史外文餘採輯之帙非事別語別不能使
聞者興談者慕唯臨川世說蔚有奇情譬
人評其機鋒似沉滑稽又冷可以爲談之
宗信善述也是後唐有語林殆又濫觴於
是者乎間嘗得而諷味之其意象詞致乃
更不同蓋世說清曠簡遠而語林精博典
質世說情勝語林實勝其大較也且夫藻

牘造語以爲文也不曰樹幟脫幘之難乎學士才人苦心大篇而訖無俊賞者爲不少矣則酬應之頃單言隻辭不經慮謀而神理超暢又其最難者也庸人懲江左玄虛矯以渾淡故今所述似多要確雖其折之以道未必盡然而筆吉翩翩意興依寄神寄爽媚非苦非煩詹之石中片玉砂中金純中尺錦青中禁臠溝中犧尊青黃之斷要不可以常品視之信哉藝苑之奇珍也其爲書亦非贅矣惜予所得本多譌稍嘗正之而縣吏劇俗莫能詳也復命庠生顧應時沈維俾加校勘焉又有不能意曉者並令闕疑承誤以俟善本云生遽請梓行因諾而僭書其端

皇明嘉靖二年歲次癸未三月既望桐城齊之鸞敘

宋　王讜　撰

德行

德行

文中子隋末隱於白牛谿著王氏六經北面授學者皆時偉人國初多居佐命之列自貞觀後三百年間號至治而王氏六經卒不傳至元和初劉禹錫撰宣州觀察使王贊碑盛稱文中子能昭明王道以大中立言將其門者皆天下俊傑自餘士大夫擬議及史册未有言文中子者姚崇每與兒孫會集曰外甥自非疏但別姓耳遣與兒姪連名

玄宗時重午日勅賜丞相鍾乳宋璟命子弟將此付醫人
合鍊對曰上之所賜必當珎異付其家必遭竊匿璟曰持
誠示信尚懼見猜以猜示人其可得乎宜勿以此待人
開元天寶之間傳家法者崔沔之家學崔均之家法
玄宗諸王友愛特甚常思作長枕大被與同起臥諸王或
有疾上輒轉終日不能食左右開喻進膳上曰弟兄吾之
手足手足不理吾身廢矣何暇更思寢食上於東都起五
王宅又於上都制花萼樓蓋與諸王會聚或講經義賦詩
飲酒歡笑戲謔未嘗猜忌

肅宗在東宮為

勢幾危者數矣鬢髮班白入朝

上見之惻然曰汝歸院吾當卑及上到宮中庭宇不洒掃
而樂器屏弃塵埃積其上左右使令亦無妓女上為之動
色顧謂力士曰太子居處如此將軍盍使我知乎上在禁中不呼
力士名呼為將軍力士奏曰臣嘗敬言太子不許云無勤上念乃詔
力士令京兆尹亟選入間女子頎長潔白者五人將以賜
太子力士趨出庭下復奏曰臣宣旨京兆尹閱女子入間
詎然而朝廷好言事者得以為口實臣伏見掖庭中故衣
冠以事沒入其家者宜可備選上大悅使力士詔掖庭令
按籍閱視得五人以賜太子而重敬具皇后在選中後生代
宗皇帝

肅宗爲太子嘗侍膳尚食置熟狙有羊臂臑上頗太子使
太子割肅宗旣割餘汚漫刀以餅潔之上熟視不懌肅宗
徐舉餅啖之上大悅謂太子曰福當如是愛惜
玄宗西幸車駕將自延秋門出楊國忠請由左藏庫西上
從之望見千餘人持火以俟駕上駐驆曰何用此國忠對
曰請焚庫積無爲盜守上斂容曰盜至若不得此必享斂
於人不如與之無重困吾民也命撤火炬而後行聞者皆
感激流涕迭相語曰吾君愛人如是福未艾也雖太王去
豳何以過於此也
玄宗西幸始入斜谷天尚早煙霧甚晦知頤使給事中盖
倜於野中得新熟酒一壺跪獻于馬首數口土不爲之舉
倜權乃注以他器自引一滿於上前上曰卿以我爲疑耶
始晉邸位之初嘗飲大醉損一人吾悼之因以爲戒迨今
四十餘年未嘗甘酒味指力士及近侍者曰此皆知之非
紿卿也
天寶中有一書生旅次宋州時李汧公勉年少貧苦與此
書生同店而不旬日書生疾作遂至不救臨絕語公曰某
家住洪州將之北都求官於此得疾且死其命也因出裹
金百兩遺公曰某之僕使無知有此足下爲我畢死事餘
金奉之李公許爲辦事及襚畢置金於棺中而同窆焉後

数年公剖開封書生兄弟齎洪州牒來而累路尋生行止
至宋州知李爲主喪事專詣開封請金之所在公請假至
墓所出金以付焉
德宗初即位深尚禮讓諒闇中召詣王食焉齒羸不說盬
酪皇姨有寡居者時鄧入宮粧餘稍過上見之極不悅異
曰如禮迺加敬焉
崔刑部李夫人太尉西平王晟之女也晟生日中堂大宴
方食有小婢附崔氏婦耳語久之崔氏婦頷之而去有頃
復來晟曰何事女對曰大家昨夜小不安適使人往候晟
忘曰我不孝有此女大奇事女爲人婦豈有恫家病不檢
校湯藥而與父作生日遽遣走擔子歸身亦續至崔氏家
問疾且拜請教訓子不至晨治家整肅責賤皆不許時世
粧梳歛臣之家稱西平禮法
李師古跋扈懼黃門爲相未敢失禮乃寄錢物百萬并氈
車一乘使者未敢進乃於宅門伺候有扃輿自宅出從婢
二人青衣繼續問何人曰相公夫人使者遽歸以告師古
乃止
杜太保宣簡公大曆中有故人遺黃金百兩後三年爲淮
南鄭慶使其子來投公取其黃金還之緘封如故
檢校刑部郎中程皓性周慎不談人短每於儕類中見人

有所訾朱曾應對候其言畢徐爲辨曰此皆衆人妄傳其實不爾更說其人美事曾於廣坐被人酗罵席上愕然皓徐起避之曰彼人醉耳何必與言

高利自濠州改楚州時江淮米貴職田每年得粳米直數千貫准例替人五月五日以前到者得職田利欵以讓前人發州所在故爲淹泊過限數日然後到州

兵部李約員外嘗江行與一商胡舟檝相次商胡病因邀相見以二女託之皆絶色也又與一珠約悉唯佳及商胡死財寶鉅萬約悉籍其數送官而以女先舍之人莫知也後胡有親屬來理資財約

諸官可發掘檢之夜光果在其窓行皆此類也

僕射柳元公家行爲士大夫儀表居大官奉繼親薛夫人之孝凡事不異布衣時薛夫人左右僕使至有以小字呼公者 [redacted] 性嚴重居外下輩常惕懼在薛夫人之側未嘗以嚴顏色待家人恂恂如小子弟敦睦內外當世無比宗族窮苦無告因公而存立者甚衆在方鎮子弟有事他適所經境內人不知之族子應規爲水部員外郎求公爲市宅公不與潛語所親曰柳應規以儒素進身始入省便造新宅殊不若且稅居之爲善也及水部沒公撫視孤幼恩意加厚特爲置居處諸子皆與身名族孫立疾病以兒女

託公廉察鄂州嫁其孤女雖箱篋刀尺微物悉手自閱視以付之公出自清河崔氏前後與舅能徒同時領方鎮居省闥又與薛氏舅草同時為觀察使妻父歸僕射同時居大僚未嘗敢以爵位自高咸[redacted]卑下之敬其行已如此元和已後大僚睦親舊者前輩有司徒鄭公中間有楊詹事馮柳元公其後李相國武都公宗閔裴尚書武奉寡姨撫甥姪為中表所稱尚書卒後工部夫人崔氏話其仁輒流涕云工部名犯御名有清德武之長兄也兄弟皆為八座自丞相耀卿至工部子泰章四世入南北省群從居顯列者不可勝書泰章後亦為尚書

沈吏部傳師性和易不從流俗不矯元觀察三郡出鎮無餘蓄京城居處隘陋不加一掾所辟賓僚無非名士身沒之後家至貧苦二子繼業並致時名人以報施不妄其父禮部員外郎既濟撰建中實錄見稱於時公亦為史官及出領湖南江西奉詔在鎮修憲宗實錄當時榮之

劉敦儒事親以孝聞親心緒不理每鞭之見血則一日悅暢敦儒嘗歛衣受杖嘗不變容憲宗朝柽表門閭又趙郡李公道樞先夫人盧氏性嚴事亦類此道樞名聲已聞又在班列賓至門往往值其受杖

榮陽鄭還古俊才嗜學性孝友初在青齊聞值李師道叛

命扶老親歸洛與其弟自卑肩舉晨暮奔走兩肩皆瘡妻
柳氏僕射元公之女有婦道弟齊古好博戲賭錢還古帑
中恣其所用齊古得之輒盡還古每出行必封管鑰付家
人曰留待二十九郎儻博勿使別取債息為惡人所陷也
弟感其誼為之稍斂有堂弟善感乘投許昌軍為健兒還
覓以剛躁喜持論不容於時路相隨而寢因致書方鎮求補他職
隨幼孤其母閻汝識汝父否曰不識毋曰正如汝面
也隨號絕父之終身不照鏡李衛公慕其淳素篤行結為
親家以女適路氏

孫偉郎數在藩林父為太子詹事分司東都較因春時遊
宴歡忽念溫清進狀乞省覲其詞曰陟彼岵兮瞻不瞻父
方寸乱矣何以事君自內庭徑出時皆稱之至華陰拜河
南尹

宣宗天資友愛每幸十六宅諸王燕少長悉預坐樂陳百
戲抵暮而罷諸王或有疾以時臨幸弁去戲樂即其臥內
躬自撫之

宣宗郊天前一日謁太廟至憲宗室捧掌而入涕泗交下
左右觀者莫能仰視

宣宗嘗出內府錢帛建報聖寺大為堂殿金碧汚漫之麗

近所未有堂曰介福之堂憲宗御像在焉堂之北曰虔思殿上休憩所也每由復道至寺凡進薦於介福者雖甚微細必手自題緘

萬壽公主宣宗之女上在藩時主尤鍾愛及下嫁武德禁中舊儀車輿有白金為飾者及呈進上曰我方以儉化天下宜從近戚始乃命以銅製主既行每進見上常誨曰無輕待夫無干預時事又降御劄勗厲其末曰苟違吾戒當有太平安樂之禍汝其勉之故十五年間戚屬縮然如山東衣冠之法

宣宗[illegible]

右掖遺[illegible]綴左補闕[illegible]

此女子朕近與會食對朕輒折筋性情如此恐不可為士大夫妻尋改琮尚廣德公主亦上次女也

博陵崔儒總麻親三世同爨貞元已來言家法者以儒為首儒生六子一為宰相五為要官太常卿邠州刺史鄭州外弟亦同居光德里一宅宣宗嘗嘆曰崔鄭家門孝友可為士族之法矣鄭嘗攝小齋于別寢御書賜額曰德星堂

吏中牟丞郎宴席將公伸在座忽酌一盃言曰座上有孝於家忠於國名重於時者飲此爵衆無敢舉李孝公景讓

起引飲之蔣以為然
李尚書蠙性仁愛喪於中外親戚時推為首常為一簿遍
記內外宗族姓名及其所居鄉縣置於左右歷官南曹牧
守及選人相知者赴所任常閱籍以囑之
東川帥有異尚書自判鹽鐵鎮梓潼有重名平生不飲酒
不務歡笑為家諱平故也
王咸少監舊族之後少入仕遭喪服除數年不飲食酒肉
後因會聚人勸勉之咸捧肉歔嗚淚下盈盤竟不食而離
席一坐為慚恫後有人傳於獨孤公者慕其獨行遂聘其
女

崔相應進士客居汴半歲與海賈同止其人得疾既篤謂
崔曰荷君見顧不以外夷見忽今疾勢不起當人重土殯
脫效君能終始之否崔許之曰某有一珠價萬緡得之能
蹈火赴水實至寶也敢以奉君崔受之曰吾一進士巡州
邑以自給柰何忽蓄異寶伺無人置於柩中瘞於阡陌後
一年崔遊丐亳州聞蕃人有自南來尋故夫并勘珠所在
陳於公府且言珠必崔秀才所有也乃於亳未追捕崔曰
儻宅變不為盜所發珠必無他遂剖棺得其珠汴帥王彥
謨奇其節歎命為幕崔不肯明年登第竟主文柄有清名
懿宗器度深厚形貌瓌瑋仁孝出於天性鄭太后崩而疏

萊同士人之禮公鄉奉慰無不感泣

沈顏游鍾陵自章江入劒池過臨川時天旱水將涸阻風

泊小渚獲敗碑字存者十七八乃撫州刺史顏魯公之文

即臨川所沉碑也其文多載魯公之德業

李英公爲僕射其姊病心親爲粥火燃輒焚其髭姊曰僕

老欲久爲姊粥復可得乎曰豈爲無人耶顧姊年與勣皆

皇甫文備武后時酷吏與徐大理論獄誣徐黨逆人奏成

其罪武后特出之無何文備爲人所告有功訊之在寬或

曰彼暴得脫入公於死今公反欲出之何也徐曰不所言者

私怨我所守者公法安可以私害公也

朱正諫敬則代著孝義自宇文周至唐並本旌表門標六

闕

元魯山自乳兄子兩乳潼流能食乃止

長安中爭爲碑誌者市賈然大官薨其門如市至有喧競

搆致不由喪家者裴均之子求銘於常相許縑萬疋常

卻之曰寧餓不苟

言語

杜司徒常言處世無立敵范僕射常言丈夫中年能指嗜

欲未有不貴達者

陳子云代宗時有術士曰唐若山餌芝不嗜氣導引壽不
逾八十郭尚父立勳業出入將相窮奢極侈壽隣九十
興元中有僧曰法欽以其道高居徑山時人謂之徑山長
者房孺復之爲杭州也方欽決重獄因詰欽以求理之曰
今有犯禁且獄成於至人活之與煞之孰是欽曰活之則
慈悲煞之則解脫
陳子曰衛公之戰伐無良也杜員外詠歌無詩也張長史
草聖無書也
太宗止一樹頲嘉之字文士及從而頌美之不容於口帝
正色曰魏徵數常勸我遠妄人我不吾妄人爲誰意疑汝而

魏徵陳古今理體言太平可致太宗納其言封德彝難之
曰三代已後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理而
不能豈能理而不欲徵書生若信其虛論必亂國家徵語
之曰五帝三皇不易人而理行帝道則帝行王道則王在
其所化而已考之載籍可得而知昔黃帝與蚩尤戰既勝
之後身致太平四夷亂德酗項征之既剋之後不失其理
桀爲亂德湯放之紂無道武王伐之而俱致太平若言人
漸澆訛不返朴素至今應爲鬼魅寧可得而教化耶德彝
無以難之徵薨太宗御製碑文并御書後爲人所讒勅令

踐之及征遼不如意深自悔恨乃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
此舉也既渡馳驛以少牢祭之復立碑焉
太宗嘗臨軒謂侍臣曰朕非不能恣情為樂常每勵心
苦節卑宮菲食者正為蒼生爾我為人主興行將相事豈
不是奪公等名昔漢高得蕭曹韓彭天下寧宴舜禹敷周
得稷契伊呂四海乂安此事朕並無用之給事張行成諫
曰有隋失道天下沸騰陛下撥亂反正拯生人於塗炭何
禹湯所能擬陛下聖德含光覩模弘遠雖文武之烈實無
以加何用臨朝對衆與之校量將謂天下以定不藉其力復
欲高蹈巖壑伏待雖醜太宗深納之俄遷侍中
陳狂直伏待雖醜太宗深納之俄遷侍中
高宗朝晉州地震雄雌有聲經旬不止高宗以問張行成
行成對曰陛下本封於晉今晉州地震不有徵應豈使然
哉夫地陰也宜安靜而乃屢動自古禍生宮掖釁起宗親
者非一朝一夕或恐諸王公主謁見頻煩承間伺隙復恐
女謁用事臣下陰謀陛下宜深思慮兼修德以杜未萌高
宗深納之
則天以武承嗣為左丞相李昭德奏曰不知陛下委承嗣
重權何也則天曰我子姪委以心腹耳昭德曰若以姑姪
之親何如父子何如母子母子尚有逼奪何諸姑所

能容使其有便可乘實位其能安乎　　陛下之
子受何福慶而委重權於姪手事之去矣則天懼曰我未思也郎日
罷承詞政事
太宗射猛獸於內有群豕突出林中太宗引弓射之四發
殪四豕有一雄豕直來衝馬吏部尚書侯君下馬持之太
宗援劒將斷豕顧而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邪何懼
之甚儉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理之陛下以神
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太宗善之因命罷獵
太宗言尚書令吏多受賂者乃密遣左右以物遺之司門
令史果受絹一疋太宗將殺之裴矩諫曰陛下以物試之
遽行極法誘人陷罪非道德齊禮之義乃免
張玄素貞觀初太宗聞其名召見訪以理道玄素曰臣觀
自古已來未有如隋室喪亂之甚豈非其君自專其法日
亂向使自專庶務日斷十事而有五條不中者何況萬務
乎以日繼月以至累年乖謬既多不亡何待陛下若近鑒
危亡日慎一日堯舜之道何以加之太宗深納之
太宗幸九成宮還京有宮人憩園川縣官舍俄而李靖王
珪至縣官移宮人於別所而舍靖珪太宗聞之怒曰威福
豈由靖等何爲禮靖等而輕我宮人郎令按驗園川官屬
魏徵諫曰靖等陛下心膂大臣宮人皇后賤豈論其委任

事理不同又靖等出外官吏訪闕迳法式朝覲陛下問人
疾苦靖等自常與官吏相見官吏不可不謁至於宮人供
養之外不合參承若以此罪恐不盡德音駭天下耳目太
宗曰公言是遂捨不問
谷那律貞觀中為諫議大夫褚遂良呼為九經庫永徽中
常從獵途中遇雨高宗問油衣若為得不漏那律曰能以
馬為之不漏也意不為畋獵高宗深賞焉賜那律帛二百
疋
武德初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三上表以事諫其一曰陛下
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九曰巍守須順四時陛下郎位之明
日有獻鷹鷂者此乃前朝之物一風少年之事務何意今日
行之又聞相國參軍盧牟子獻琵琶長安縣丞張安道獻
弓箭並家貲貲但普天之下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陛下有
所欲何求不得豈少此物乎其二曰百戲散樂本非正聲
此謂淫風不可不改其言曰大子諸王左右群寮不可不擇
領陛下納選賢才以為寮友則克宗盤石永固維城矣高
宗覽之悅賜帛百疋遂拜為侍書御史
武德四年王世充平後其行臺僕射蘇世長以漢南歸順
高祖責其後服世長稽首曰自古帝王受命為逐鹿之喻
一人得之萬夫斂手豈有猶鹿之後忽同猶之徒問爭肉

之罪也高祖與之有舊遂笑而釋之後從徼於高陵是日大獲陳禽於旌門高祖顧謂群臣曰今日畋樂乎世長對曰陛下發萬機事畋獵不滿十旬未為大樂高祖色變既而笑曰任態發耶對曰為臣私計則狂為陛下國計則忠矣嘗侍宴披香殿酒酣奏曰此殿隋煬之所作也何雕麗之若此高祖曰鄉好諫似直其心實詐豈不知此殿是吾之所造何須詭疑是煬帝對曰臣實不知但見傾宮鹿臺琉璃之屬並非帝王節用之所為也若是陛下所造誠非所宜臣昔在武功幸當陪侍見陛下宅宇綿藐風霜當此時亦以為足今因奢侈之後人不堪命數歸有道而陛下得之實謂德其智識不忘儉約今於隋宮之內又加剪飾欲撥其亂帝可得乎高祖每優容之前後匡諫諷刺多所弘益

張玄素為給事中貞觀初修洛陽宮以備巡幸上書極諫太宗善之賜綵三百疋魏徵歎曰張公論事遂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其利博哉

太宗將幸九成宮馬周上疏諫曰伏見明勑以二月二日幸九成宮臣竊惟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侍膳晨昏起居今所幸宮去京三百餘里銮輿動輛俄經旬日非可朝發暮至脫上皇或思慼欲即見陛下者將何逮之且

宋本左傳作其利博哉合本多作薄乃誤此考博字大是左傳往往訛以為妄改

車駕今行本意避暑則上皇尚留熱處而陛下自遂涼處
温清之道臣切不安太廟稽
房玄齡與高士廉借行過少府少監竇德素問之曰北門
近來有何營造德素以聞太宗謂玄齡士廉曰卿但知南
衙事我北門小小營造何妨卿事玄齡等拜謝魏徵進曰臣
不解陛下責亦不解玄齡等謝既任大臣即陛下股肱耳
目所營造何容不知責其訪問官司臣所不解陛下所為
若是當助陛下成之所為若非當奏罷之此乃事君之道
玄齡等所問無罪而陛下責之玄齡等不識所守臣實不
愈太宗嘿納之

總章中高宗將幸涼州時隴右虛耗議者以為非便高宗
聞之召五品以上謂曰帝王五載一巡狩群后四朝
此蓋常禮朕欲暫幸涼州乃聞中外咸謂非宜宰臣已下
莫有對者詳刑大夫來公敏進曰陛下巡幸涼州宣王
略求之故實未虛今興但隨時度事臣下竊有所疑高麗
雖平餘寇尚梗西道經略兵猶未停且隴右諸州人戶少
寡供侍車駕備擬稍闕臣聞中外實有竊議高宗曰既有
此言我止度隴存問故老蒐狩即還遂下詔停西擢公敏
為黃門侍郎
德宗既貶盧杞常思之後欲稍遷朝臣恐懼皆有諫疏

上問李泌公曰盧杞何處奸邪對曰陛下不知此所以為
奸邪也
馬司徒之孫始生德宗名之曰繼祖笑曰此有二意謂以
索繫祖也
陸長源以舊德為宣武軍行司馬韓愈為巡官或譏年輩
相懸周原曰大丈夫老鼠俱為十二相屬何恠之有旬日傳
於長安中
高貞公為中書舍人九年家無制草或曰前輩有製集焚
之何也答曰王言不可存於私家
高貞公致仕有前聞近代寡廉罕由斯
道鼎相司徒年過七十無意謂老衰晉公為舍人謝之
憲宗忽問京兆尹幾員李相言甫對曰京兆三員一員大
尹二員少尹人以為善對
衢州人余長安父叔二人為同郡方金所煞長安八歲自
誓十七乃復讎大理斷死刺史元錫奏余氏一家遭橫死
者實二平人蒙顯戮者乃孝子引公羊傳父不受誅子
得復讐之義時裴怕為宰相李刑部鄘為有司事竟不行
老儒薛伯高遺錫書太司寇是俗吏司刑人柄乃小生余
氏子宜其死矣
憲宗問趙相宗儒曰人言郷在荊門逵塲草生何也對曰

罪誠有之雖然草生不妨毬于上為之笑

鄭陽武絅常言欲為易比以三百八十四爻各比人事又云仁義之有莊周猶禪律之有維摩詰欲圖畫之未能也

王相涯注太玄常取以小自言所中多於易筮

高貞公之子定通王氏易為圖合八出以畫八卦上圓下方合則為重轉則為演七轉為六十四卦六甲八節備焉著外傳二十二篇定小字董二時人多以小字稱初年七歲讀尚書至湯誓問父曰桀何以臣伐君父荅曰應天順人又問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豈是順人父不能

荅年二十三為京兆府參軍卒

李白少常第宋實名者以綠李為首櫻桃為二櫻桃為三柑為四浦桃為五或薦務技曰寄舉之又問栗如之何曰敢有實事不出八九始充暗以諸香品時輩侯味虛撰百官本草皆此類也

宋濟老於詞塲舉止可笑嘗試賦語失官韻乃撫膺曰宋五又坦率矣因此大著後禮部上甲乙名德宗先問宋五坦率否

伊慎每求族望以嫁子李長榮則求時名以嫁子皆自署為判官奏言臣不敢學交易 上德宗從之

李德裕太尉未出學院盛有詞藻而不樂應舉吉甫相俾

親表勉之衛公曰好驢馬不入行由是以品子叙官也
吉甫為相以武相元衡同列事多不叶每退公詞色不懌
掌武啓白曰此出之何難乃請修狄梁公廟於是武相漸
求出領智計已聞於早成矣

政事

高祖時嚴甘羅武功人剽劫為吏所拘上謂曰汝何為作
賊對云饑寒交切所以為盜上曰吾為汝君使汝窮乏吾
之罪也赦之

太宗親録囚徒歸死者二百九十人令來年秋就刑及期
畢至悉原之

岑文本謂人曰吾見馬周論事多矣援引事類楊推古今
舉要刪蕪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加亦不可減聽之麾令
人忘倦昔之蘇張終賈正應尔耳

姚崇引宋璟為御史中丞頃之入相宋善守法故能特天
下之政姚善應變故能成天下之務二人執性不同同歸
于道協心翼賛以致於治

姚元之牧荆州受代日民吏泣擁遮道不使去馬鞭銳民
皆截留之上聞賜詔褒之

玄宗宴羣臣唐崇文當首薦先述國家盛德次序朝廷歡
娛又贊楊四方慕義言甚明辨上極歡崇因長入人許小

客求教坊判官久之未敢奏一日過崇曰今日崔公甚覘
其歌為爺奏請況吟未敢崇謂小客有所欲乃贈絹兩束
後數日上憑小客肩行來巷中小客曰臣請奏事上乃推
去之問曰何事對曰臣所奏坊中事耳小客方言唐崇上
遽曰欲得教坊判官也小客蹈舞曰真聖明未奏郎知上
勑北軍曰唐崇來可馳馬踐殺之明日不果殺乃勑教坊
使范安及曰唐崇何等敢干請小客奏事可決杖逐出五
百里小客更不須令來歌樂呼天子為崔公以歡為覘

手以每日在至尊左右為長久

顏魯公真卿為監察御史克河西隴右軍試覆屯交兵馬
使五原旱有冤獄決乃雨郡人呼御史雨

玄宗御勤政樓大酺縱士庶觀看百戲人物填咽金吾衛
士指遏不得上謂力士曰吾以海內豐稔四方無事故盛
為宴樂與萬姓同歡不謂衆人喧鬧若此汝有何計止之
力士曰臣不能止也請召嚴安之處分打場以臣所見必
有可觀上從之安之周行廣場以手板畫地示衆曰踰此
者必死是以終日酺宴喊指其畫曰嚴公界境無人敢犯
者

玄宗所幸美人忽中夜夢見人召去縱酒密會極歡盡意醉厭而歸覺來流汗倦怠忽忽不樂因言於上上曰此術人所為也汝若復往但隨時以物記之必驗其夕熟寐飄然又往美人半醉見石硯在前席密以手文印於曲房屏風上寤而具啓上乃潛令人詣宮觀求之果於東明觀中得其屏風手文尚在所居道流已潛遁矣

開元中山東有蝗姚崇奏請遣使分捕上曰蝗虫天災也由朕不德而致焉卿請捕之無乃違天乎崇曰天田之詩秉畀炎火者古人行之然前陛下用之於後行之

事也陛下熟思之上曰事既古用可救時朕之心也遂行之是時中夕咸以為不可上謂左右曰與賢相討論已定捕蝗之事敢議者死自是所司結奏捕蝗十分去四

進士王如沘者妻翁以伎術供奉玄宗欲與改官拜謝而請曰臣女婚王如沘見應進士舉伏望聖恩回授乞一及第上訊之宣付禮部宜與及第侍郎李暐以諮執政相曰王如沘文童堪及第否暐曰與亦得相曰若尔未可與之明經進士國家取材之地若聖恩優異差可與官今以及第與之將何以觀材郎自奏聞居三日如沘宥朋譴賀車騎盈門忽中書門下牒禮部王如沘可依例考試聞者罔

然自失

張九齡累歷刑獄之司無不察每有公事胥吏未敢訊劾先稟於九齡召囚問訊曲直口占案牘無輕重皆引服張延賞爲河南尹官吏有過未曾屈辱所犯既頻不可容者但謝遣之先自下拜立與之辭郎令郡官相送由是寮

已來天平功居多朝廷未及優賞上以爲然諭至納賜恚搆疾而終

廣德二年春三月勅工部侍郎李栖筠京兆少尹崔河祈公主水礙礎十所通白渠及渠溉公私田歲收稻二百萬解京城賴之常年命官昆昌不果敢二人不避強禦故用之閻伯璵表州刺史時征役繁重表州特爲殘破伯璵事以惠化招撫逃亡皆復隣境慕德襁負而來數年之間漁商闐湊州境大理及改撫州百姓相率而隨之伯璵未行或已有先發伯璵於所在江津見航問之皆云從表州來隨使君往撫州前後相繼吏不能止其見愛如此到職一年

撫州復治代宗聞之徵拜戶部侍郎未至卒
李子封爲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罰但令裹碧頭巾以辱之隨所犯輕重以日數爲等級日滿乃釋吳人著此服出入州鄉以爲大恥皆相勸勵無敢犯賦稅常先諸縣既去官竟不擾一人
劉晏爲諸道鹽鐵轉運使時軍旅未寧西蕃入寇國用空竭始於揚州造轉運船每以十艘爲一綱載江南穀麥自淮泗入汴抵河陰每船載千石揚州遣軍將押至河陰
轉相受給達大倉十運無失即授優勞官
汴水至黃河迅急將吏典主數運之後無不髮白者晏初
議造船每一船用錢百萬或曰今國用方乏宜減其費五十萬猶多矣晏曰不然大國不可以小道理凡所創置須謀經久船場既興即其間執事者非一當有羸餘及衆人使私用無窘郎官物堅固若使謀便脫削安能長久數十年後必有以物料大豐減之者減半猶可也若復減則不能用船場既廢國計亦把矣乃置十場於揚子縣專知官十人競自營辦後五十餘歲果有計其餘減五百千者是時猶可給至咸通末院官杜侍御又以一千石船分造五百石船兩舸用木廉薄又職事人吳堯卿爲揚子縣官變鹽鐵之制令商人納權隨所送物料皆計折納勘每船板

釘灰油炭多少而給之物復騰長軍將之家即時委弊船場

韓晉公鎮浙西也痛行搥撻人皆服慄時德宗幸梁洋衆心還感公控領十五部人不動搖而徧懲里胥或有詰者云里胥閘擒賊不獲懼死而逃肅聚其類曰我輩進退皆死何如死中求生乎乃燒村劫縣浸蔓滋多且里胥者皆鄉縣豪吏族系相依枝繇一番老而狡黠者其後補署悉用年少惜身保家不敢為惡矣今上在外不欲更有小寇以撓上心其旨如此其里胥不杖死者必恐為亂乃置浙東營吏押掌軍籍衣以紫服皆樂為之替除富豪人不覺也又痛斷屠牛者皆暴死連日謂人曰草賊非看牛灑酒不成結構之計深其罪所以絕其謀耳當此際賊皆失圖

德宗躬親庶政中外除授皆自攬監察秉行浙東觀察判官趙傪特授高陵縣令兼尚書武亦自廊坊監宰欒陽二人同制後數日因遊苑中有孰役者上問何處人云是高陵百姓上曰汝是高陵人也我近為汝揀得一好長官知否係貞元六年進士及第又制策登科

常皇薨行軍司馬劉闢知留後率將士逼監軍使請奏命闢為帥以徇軍情旋舉兵扼鹿頭關下蜀蜀帥李康棄城走上勑宰臣選將討伐杜黃裳曰保義軍節度使劉澭武

憲宗此事誅有遠謨元和英斷中興非幸也惜百僚不能

成節度使高崇文皆剛毅忠勇可用上曰二人誰為優黃裳曰劉澭自涿州扼城歸闕扶老携幼萬人就路飲食舒愔與衆共之居不設樂動拘法令峻嚴整肅人望而畏付以專征必著勳績澭濟之弟濟繼怦鎮幽州澭任瀛州刺史與城歸闕不由驛路而行秋稼有隙濟欵害之毋氏潛報澭澭乃誓衆扼眷遊等縣行秦州以普潤為理所保義為軍号拜澭行秦州刺史克保義軍節度使所領将十營於此澭鎮普潤七年後鎮涇原上曰卿選劉澭甚得其人然鄉慮亦未盡澭馭衆嚴肅固是良將性本倔強與濟不叶危急歸命河朔氣度尚在常聞麟麟扼腕恨不得名藩應有深意若征伐有功須令鎮西川以為寵況全蜀重地數十年間頼德名臣方可寄任澭生長幽燕只知盧龍節制不識朝廷憲章向者幽繫幕吏杖殺縣令皆河朔舊規矩我亦為之容貸若使鎮西川是自掇心腹疾不如崇文又將親軍寬和得衆用兵沉審乃命為西川行營節度使崇文下劒門長子曰暉不當矢石將斬之以勵師次綿州斬磽州節度使李康跋扈康擅離征鎮不為拒敵（當時議者云康任遠州刺史收殺武陵刷即崇文判官宋君平之父崇文秉此事為之報酬）入成都日有巷鬬喉命節級將吏凡軍府事無巨細一取帝皇故事一應為鬬脅從者但自首並不問帝皇悉佐房式韋乾度獨孤密符載郗士美（本名士美犯文宗廣諱）皆郎論薦館驛巡官沈衍陛文昌鬬迫令刺按禮同上介亦接諸公後謁崇文謂文昌曰公必為將相未敢奉薦

叱起沈衍令梟首於驛門外舉酒與諸公盡驩俳優者請
爲劉闢責貿戲文曰闢是大臣謀反非鼠竊狗盜國家自
有刑法安得下人輒爲戲弄杖優者皆令成遍房式除給事中帝軋度兵部郎中獨孤密除起居郎郗士美除太常博士符載除祕書郎並未到闕而命下劉闢就禽得俘妾二
人皆殊色監軍使請進上崇文曰諺當重寄初牧大藩且
要境內肅清萬姓復業以寬聖慮進美婦人作狐魅天子
意崇文此生不爲也遽命配緜處將校上聞之語內臣曰崇文得殊色不進來又不自蜀是忠直也是田舍人也三年爲蜀師惠化大行不事威儀禮賢接士身
與子弟車服玩用無金玉之飾一朝謂監軍從事曰崇文
可北一捷兒竊恥然祭酹已久豈宜自安但得爲節制邊
鎭死於王事誠願足矣乃陳讓請郤命以至于卒

憲宗寬仁大度不妄喜怒便嬖與宰臣論政容貌恭肅延
英入閤未嘗不以天下憂樂爲意四方進女樂皆不納謂
左右曰嬪御已多一旬之中資費盈萬豈可更剝膚取髓
強媿耳目其儉德優民如此

吳元濟亂淮西以宰相裴度爲元帥名對於內殿曰蔡賊
稱兵昨晚擇帥甚難天子用將帥如造大船以越滄海其
功既多其成也大一日萬里無所不留若乘一葦而蹈洪
流即其功也寡其復也速朕今託卿以推往惡可謂一日

萬里矣度曰臣雖不才敢以死効命因泣下霑衿上亦爲
之動容
憲宗時權長孺知監福建院贓敗有司上具獄崔相群救
曰此德輿族子上曰德輿不合有子弟犯贓使德輿自犯
朕且不赦後知其母老免死杖一百流康州
宣平鄭相之銓衡也選人相智得其入銓劉禹錫弟某在
鄭銓注潮州尉一唱雄雄而出鄭呼之却迴鄭曰如此所
試場中無五六人一唱便受亦無五六人此而不獎何以
銓衡公要何官去家穩便曰家住常州乃注武進縣尉選
人翕然喪而愛之及後作相選官又稱第一宜其有後於
魯也
又陳諷張復元各注畿縣尉請換縣允之旣而張却請不
換鄭牓子引張繞入門報已定不可改時人服之
相國晉公裴度出鎮興元因入覲值范陽節度使朱克融
囚春衣使奏曰使者傲賜衣惡軍士皆無衣兼請之又聞
車駕幸東都請以丁匠五千先理宮寢敬宗召公問公對
曰克融兇驁者此將撼之徵也欲挫之則曰所遣工役當
令供時速行也若欲緩之則發一詔曰聞中官慢易候歸
當痛責之春服所司之制我已罪之也灋洛之幸職司所
供固不煩士卒也三軍請衣吾無所愛但非徵役例克融

近有証盡京參
鋪還其參如贈
大者狀不依証者
重笞千以其泥

却出使宴賂命迴乃齎瑞寶以献不數月克融果死
李衛公鎮浙西甘露僧知玉事者誣父代常住什物為前
主僧隱沒金若干兩引證前數年皆遞相交割傳領文籍
分明且初上之時交領分兩既明交割之日不見其金引
慮之際公疑其未盡徵以意揣之僧乃曰居寺者樂於知
事前後主之者積年以來空交分兩文書其實無金矣群
衆以某孤立不雜事流欵由此擠之因流涕言其冤狀公
曰此非難也倪仰之間曰吾得之矣乃立名梵字數軍命
闔連僧八對事成遣坐檐子下簾指揮門下不令相對命
取黃泥各令模文付下次金樣以憑證據僧既不知形狀

竟模不成數輩等皆伏罪
寶曆中亳州云出聖水服之愈宿疾亦無一差者自洛已
來及江西數十郡人爭施金傾人使往汲以飲焉獲利千
萬人轉相惑李德裕在浙西命於大市集人置釜取其水
同猪肉五斤煮云若聖水也肉當如故遂巡熟爛自此人
心稍定妖者尋而敗露
敬宗時吏部郎韋頴宰相忠貞公見素之孫大曆中刑部
員外郎襲靈昌公益之子孝友貞重未冠角繼鍾大豐成
長謝事終身抱戚及釋褐命服棄衣不釋絹素博覽群書
不為諷誦嗜學彊記自筮仕至夕拜秉筆記録不暫廢輟

士流出身內外揚歷行能所立其材何適必廣詢搜載於
別錄武臣謀將毅勇忠廉可將千人可重萬人可攻可守
無不博記其姓名州武征賦重輕物產繁闕凋殘富庶風
俗里路山川險易兵甲強弱無不備詳山澤利害國用經
費九曰能吏興之較量濟物澤人除苛靜理之術蔚爲吏
師外國所習邊壘控扼曾注歷者無不與之論洞曉天之
數術陰陽易象四方災祥朝廷休寧無不先知丞相裴公
相帝公貫之李公絳崔公群蕭公俛皆布衣舊繼聲台袞
每有朝廷重事廟謀未決者必資於帝公及數奏施行咸
稱折中或尹京椎鎮禦命難理之邦金屬未之定其人資
於帝帝曰某剛勁峻急某細物利人某殘尅
執滯某明於辨博某練達刑書某可以任繁劇某可以輯
凋瘵裨贊朝略未嘗有私性沉厚容納進退情理而士大
夫親疎交友莫能知者丞相敬服以爲龜鏡相顧而歎
曰吾輩五人知慮自昏及曉籌度事不逮帝公於此之間
房杜姚宋相業著於簡書吾恨不得親承規矩帝公之才
但恐房杜姚宋不相遠也

劉桂州栖楚爲京兆尹號令嚴明誅罰不避權勢先是京
城惡少及屠沽商販多繫名諸軍干犯府縣法令有罪即
逃入軍中無由追捕劉公爲尹一皆窮治有匿軍中名目

自稱百姓者罪之坊市姦偷宿猾屏跡嘗有儒生入市市
内有一軍人乘醉誤突生驢過旁諸少年譟曰癡男子尚
敢近衣冠也與駡吏言不循傷氣未嘗叱責一官人常謂府
縣官曰諸公各自了本分公事晴天美景恣意遊賞勿致
拘束
權寔子範為殿中侍御史知巡有小吏從市有取事發笞
十數他日復有如此者白於臺長杖背十五同列疑其罪
同罰異權對曰前吏所取者名曷左軍臺之威令不振久
矣百司尚有不稟奉者況憑禁軍之勢耶彼受賄於此輩
猶是抑豪強可以未減後吏則挾臺之威以恐百姓杖此
猶為至輕
張傑夫前自襄州從事至京失馬臺中三院多親友為求
馬價同列或前却不肯署字權獨先署謂衆曰其向不與
張熟且聞其在窮乘馬正當求祿求知之際不可使徒行
且一千何足為輕重
開成中李石作相兼度支一日早朝中箭遂出鎮江陵自
此詔宰相坐檐子出入令金吾以三千人宿直李衛公復
相判云在具瞻之地自有國容居燕事之時何勞武備所
送並停李衛公初入相是大和七年居李石之前衛兵不因李
武宗將賜杜悰之子燕寢衣所司條列其目衫色奉進上

曰不可賜白衣又其年幼未有官不可假以服色但賜青
衣無衫可也

會昌中晉陽令狄惟謙梁公之後善為政州境亢陽滅春
夏數百里水泉耗竭禱於晉祠者數旬無應有女巫郭者
攻符術猷勝之道有監軍携至京師因緣出入宮掖其後
歸遂號天師天既久不雨境內莫知所為皆曰若得天師
至晉祠則旱不足憂矣惟謙請於主帥曰灾厲流行昨庶
焦灼若非天師一救萬姓恐無聊生於是主帥親自為請
亟者許之惟謙具幡蓋迎自私室郭為控馬既至祠所盛
設供帳飲饌自旦及夕立於道下如此者兩日語惟謙曰
為尔飛符于上帝請雨三日雨當足矣觀者雲集三夕雨
不降又曰此土灾沴亦由縣令無德為尔再請七日當有
雨惟謙有罪於已奉之愈恭及期又無應郭乃驟索馬入
州宅惟謙曰天師已為百姓此來更乞祈禱勃然怒罵曰
庸瑣官人不知禮天時未肯下雨留我復奚為惟謙謝曰
明日排比相送運明郭將歸肴醴一無所設坐於堂上大
怒惟謙曰在道女子妖惑日久當須斃此焉敢言歸叱左
右曳於神堂前杖背三十投於潭水祠後有山極高遂令
設席焚香端笏立於其上闔縣駭云長官打殺天師馳走
者紛紜祠上忽有雲如車蓋覆惟謙遂巡四合雷震數聲

甘澤大澍數尺於是土民自山頂擁惟謙而下州將初責以專殺巫者既而嘉其精誠有感盥軍表言其事制書褒曰伏惟謙剔邑良才忠臣華冑覩此天厲將殫下民當請禱於晉祠類投巫於鄴縣曝山極之畏景事等焚軀起天際之油雲法同剪瓜遂使旱風潛息甘澤施流昊天猶鑒於克誠余志豈忘於褒善特頒朱紱俾耀銅章勿替令名更昭殊績賜章服并錢五十萬後歷絳汾刺史所治皆有名稱

盧元公鈞鎮北都推官李璋幕中飲酒醉決主酒軍職衙前虞候明日元公出赴衙其徒百人橫街見公輪

璋入推巡決得衙前虞候例元公命收禁責狀至衙命李推官所決者更決配外鎮其餘虞候各罰金內外不測璋惶恐衣公服求見公問何事公服請十郎袴衫麻鞋相見璋款引咎公語皆不及臨去曰十郎不決衙前虞候只決所由

假使錯誤亦不可縱況太原邊鎮無故二百虞候橫攔鄧廢使須當挫之璋後為尚書右丞

盧公鎮太原同日補左右都押衙其牒置案前堦上補右者先自探之展見右字却摺於堦上退身致詞云在軍門幾十年前後主辦未嘗敗績伏蒙右補情有嫌礙謹未敢授公曰君近前君知軍中無事勞知有扳卒為將否君高

蔡襲有功朝廷合議超寵其人未遂公復名前行排衙大
校悉前曰君快恨石補都衙軍未見盧鈞耶軍中見節使
自呼姓名皆悚然盧鈞進士出身歷中外五十年豈不消
中書一頓飯臨年暮齒亦是得襲有紙合如何於是牙
中感泣領拜謝而去蔡受左都衙押郎日表薦為上將軍
尋建幢節鎮湖南
武宗好神仙道士趙歸真者出入禁中自言數百歲上頗
敬之與道士劉立靖力排釋氏上惑其說遂有廢寺之詔
宣宗郎位流歸真於嶺南戮立靖于市
宣宗性至孝奉養鄭太后於大明宮不為別宮昜鄭光
為平盧河中兩鎮節度使大中七年自河中来朝上詢其
政事光不知文字對皆鄙俚上命留光奉朝謁后以光生
計為憂乃厚賜金帛不復更委方鎮
宣宗微行至德觀見女道士盛服濃粧者赫怒歸宮立名
左街功德使宋叔康令盡逐去別選男子二人住持其觀
武宗於大明築望仙臺其勢中天宣宗郎位殺道士趙歸
真而罷望仙臺院大中八年復命葺之右補闕陳嘏已下
面論其事立罷之以其院為文思院
宣宗能納諫李燧除嶺南節度已命中使頒旄節矣給事
中蕭倣封還詔書上正聽樂不暇別差中使謂伶人曰汝

可就李燧宅邸喚使来旌節及燧門而返劉瑑自鄭州刺
史除桂州觀察右諫議大夫鄭裔綽疏言不可中使至鄭
賜告身已数日亦命追還
宣宗命相一出於已嘗詔樞密院兵部侍郎判度支蕭鄴
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仰指揮學士院降麻處分樞密使
王歸長馬公孺以鄴先判度支再審聖旨未審下落或仍
舊上疑左右黨蔽乃詔翰林院戶部侍郎判戶部事崔琪出可工部尚書平章事落下判戶部
宣宗以崔郾為京兆旨以事去面名翰林學士韋澳授之
便令赴任賜度支錢二萬貫令造府宅澳公正方嚴吏不
敢欺委長安縣尉李信主其事造成雖宇極一時壯麗尚
有羨緡進澳連書信兩上下考
京兆府進士明經解送該異等三級以甄行能其後挽於
權勢而不行宣宗時常澳為尹牓曰禮部舊格本無等第
京府解送不當區分今年所送省進士明經等並以納策
試前後為定更不分等第之限詞科本以京兆等第為梯
級建中二年崔元翰崔敖崔備三人府元府副第三人于部
知貢舉依次放及第蓋推藝實不能易也自文學道喪朋
黨弊興紛競既多澳雖憤澆弊而革之然人亦惜其故事
之廢
牛叢任拾遺補闕五年多論事上密記之後自司勳員外

爲睦州刺史入謝上命至軒砌問曰鄉頃任諫官頗能舉
職今忽爲遠郡得非宰臣以前事爲懲否叢曰新制未任
刺史縣令不得任近侍官宰臣以是獎擢非嫌忌也上曰
賜紫叢謝畢前曰臣所衣緋衣是刺史借服不當陛下便
賜臣紫爲復別有進止上處曰且賜緋上慎重名器未嘗
容易服章之賜一朝無濫

李藩自司勳郎中遷膳部郎中知制誥衣綠如故鄭裔綽
自給事以論駁楊漢公忤上意出商州刺史始賜緋沈詢自
禮部侍郎爲浙東觀察友賜紫茍恪自司勳員外郎除洛
陽縣令監衫赴任裴虔惟自司封郎中出河南少尹到任

本府奏薦賜緋給事中崔郾駁還手詔褒之曰有不當鄉
能駁還職業既脩朕何所慮

宣宗密召學士韋澳屏左右謂澳曰朕每與節度觀察刺
史語要知所委州郡風俗物產鄉採訪撰次一書進來澳
即采十道四方志撰成題曰處分語自寫面進雖子弟不
得聞後數日薛弘宗除鄧相刺史澳有別業在南陽召弘
宗餞之弘宗曰昨日中謝聖上處分當州事驚人澳訪之
即處分語中事也

宣宗獵城西及渭水見父老數十人於佛祠設齋上問之
父老曰臣醴泉縣百姓本縣令李君稟有異政考秩已滿

百姓詣府乞禾替来此祈佛上歸於御床大書君奭名中
書兩擬醴泉令上皆抹去之踰歲懷州刺史闕請用人御
筆曰醴泉縣令李君奭可爲懷州刺史人莫測也君奭中
謝上諭其事
宣宗厚待詞學之臣於翰林學士恩禮特異宴遊無所
間惟於遷轉皆守常法皇甫珪自吏部員外名入改司勳
員外計吏員二十五箇月轉司封郎中知制誥孔温裕自
禮部員外改司封員外名入二十五箇月改司勳郎中知
制誥

樂工羅程第一能變易新聲得幸於武宗
情恩自恣宣宗初亦名能奉程既審上晓音律尤自尅苦
往往令侍嬪御歌必爲奇巧聲動上由是得幸程一日果
以眦睚殺人上大怒立命斥出付京兆他工輩以程藝天
下無雙欲以動上意會幸苑中樂將作遂夢設一虚坐置
琵琶於其上樂工等羅列上前連拜且泣上曰汝輩何爲
也進曰羅程負陛下萬死不赦然臣輩惜程藝天下第一
不得求奉陛下以是爲恨上曰汝輩所惜者羅程藝耳我
所重者高祖太宗法也卒不赦
故事每罷左護軍由右出罷右護軍由左出蓋防微也宣
宗既以法馭下每罷去軍令自本軍出中外不能測

宣宗雖寬仁愛人然尅於用法嘗曰犯朕法雖我子弟
不宥內外繇是畏憚
優人祝漢貞者累朝供奉滑稽善伺人意出呂爲七字語
上有所指頓遽令摹諫捷若夙構尤爲宣宗所喜上行幸
名漢貞前抵掌呼笑顧言及外間事上正色曰我養汝輩
供戲樂耳敢干預朝政耶遂疏(疏)後其子犯贓上命杖殺
而徒漢貞于邊

柳僕射仲郢任鹽鐵使奉勅醫人劉集宜與一場官集醫
行問閭閻頗通中禁遂有此命仲郢手疏執奏曰劉集之
醫皆精可用爲翰林醫官則所醫貴賤品秩非授州府醫專主委務詞臣
恐不可請用爲翰林醫官則所醫貴賤品秩非授州府醫專主委務詞臣
宣宗御筆批劉集與絹百疋放東回數日延英對曰卿論
劉集大好

宣宗微行至廣化北見樵者數人因留與語言涇陽百姓因問邑
宰爲誰曰李行言爲政何如曰性執滯有姦賦五六人歷
軍家取來直不肯與盡杖殺之上還宮以書其名帖
於殿柱上後二年行言領海州中謝上曰魯宰涇陽否對
在涇陽二年上曰暘爺柔再謝上曰卿知著紫來由否行
言奏不知上顧左右取殿柱帖子來宣示

宣宗微疾召醫工梁新對脉(禁中以診脉爲對脉)數日有陳求官不

與但每月別給錢三百緡
高尚書少逸爲陝州觀察使有中使於硤石驛怒餅餌黑
鞭驛吏見血少逸封餅以進中使亦自言上怒曰高少逸
已奏來深山中如此食豈易得也遂 謫配恭陵復今
過陝赴洛
宣宗賜鄭光雲陽鄠縣田皆令免稅宰臣奏不可 上曰
朕初不思尔鄭等每爲臣救必極言毋避親戚之間人所
難言苟非忠愛何以及此
鄭光宣宗之舅別墅吏頗恣橫爲里中患積歲征租不入
戶部侍郎常溥爲京兆尹檢而械繫之及延英對上曰卿
禁鄭光莊吏何罪溥具奏之上曰卿擬如何處置溥曰臣
欲寘於法上曰鄭光甚惜如何溥曰陛下自內庭用臣爲
京兆是使臣理畿甸積弊若鄭光莊吏積年爲蠹得覓重
典則是朝廷之法獨行於貧下臣未敢奉詔上曰誠如此
但鄭光再三干朕鄉與貸法得否不然重夾貸死可否溥
曰臣不敢不奉詔但許臣具繫之俟徵積年稅物畢放出
亦可爲懲戒上曰可也爲鄭光所稅擾鄉行法自近溥自
取常溥入奏之上曰郭群屬飛龍不錯否翌日內養押郭

宣宗每行幸內庫緊衣金魚朱衣銀魚三二副隨駕或半年或終年不用一副當時以得朱紫爲榮

宣宗坐朝次對官趨至必待氣息平均然後問事令狐綯進李遠詩云青山不厭千杯酒白日惟消一局棊何以臨郡對曰詩人必以棊酒爲言臨事未必然也仍薦廉察可任上曰且令行要觀其如何

宣宗視遠郡謝上表左右曰不足煩聖慮上曰遠郡更無非時章奏只有此謝上表安知其不有情貌乎吾豈敢忽

宣宗嘗曰韋絢入上曰要與郎款曲此間出列但言論詩上乃出詩一篇有小黃門置茶床訖亟屏之乃問朕於物使如何渠曰威制前朝無比上閉目搖手曰抱未依前怕他在鄉如何計將安出渠既不爲之備率意對曰謀之於外庭郎恐有大和事不若就其中揀擇有才者委以計事上曰此乃未策朕行之初擢其小者至黃至綠至緋皆感恩若緊衣掛身即合爲一片矣渠慙汗而退

太中初雲南朝貢及西川質子入數漸多館度使奏請鞫華有許入録詔報雲南詞不遜（詞云一人有慶方當萬國而來朝四海爲家豈計十人之有貴）

（後納貢不時境上驟擾宣宗崩命內臣告哀行及其國南詔王蒙豐記已死子繼立號曰驟信兇狠恃憑謂我國亦有喪朝廷不賜弔問詔書又賜故王於是待使者禮薄

旋又累犯封疆掠越傷朝廷以驃信名爲蒲諦復無使朝貢不告國喪遂絶策立帝弟使杜悰再入輔議曰雲南向化七十餘年瀘水之陰弓弛甲解諸蛮納職如編氓撫慰懷來不勞籌策悰二十年間再領西蜀近者費用多於往年聚蓄不得盈實今者雖起衆端未深爲敵宜化以禮誼夷狄之君立名犯上難爲綦閒下詔令其改更縱未行典册且發使弔祭以息信全其國禮詔清平官已下諭其君長名犯廟諱朝廷未可便行册命驃信必遣使謝恩易名獻貢若不納使臣入國城郎遥陳祭禮令使臣録文并賫

[illegible]帝不從驃信果僭稱帝乃命左司郎中孟穀爲雲南冊[illegible]報破越舊攻邛崍開使臣遍留數月不發未幾悰出鎮鳳翔議多異同復言未可發使乃詔西川令遣使示朝旨尔後連陷城邑徵兵討逐朝貢遂絶

宣宗時党項叛擾推其由乃遷將貪暴利其羊馬多欺取之始用右諫議大夫李福爲夏州節度刑部侍郎畢誠爲邠寧節度大理卿裴識爲涇原節度發日臨軒戒勑

宣宗時浙東觀察李訥爲軍士所逐貶朗州刺史訥狂狷過軍士不以禮遂及於難監軍使王宗景撫循無狀杖四十流恭陵自此戎臣失律監軍使皆坐從大中十二年後

藩鎮繼有叛亂宣州都將康全泰逐觀察使鄭薰湖南都將石君涉順逐觀察使諱琮廣州都將王令寀逐節度使楊發江南都將毛鶴逐觀察使鄭憲宣宗命淮南節度使檢校左僕射平章事崔鉉兼領宣池歙三州觀察使以宋州刺史溫璋爲宣州刺史以右金吾將軍蔡襲爲湖南觀察使以涇原節度使李承勛爲廣州節度使以光祿卿韋宙爲江西觀察使各以諸道兵討之諸州皆平

令狐公綯文公楚之子也自翰林入相最承恩澤先是宣宗諭諸州刺史秩滿不得徑赴別郡須歸朝奏對後許之任綯以通房牒地除一故獨徵徑令赴州上覽謝上表因問綯曰此人緣何得便之任對曰比近換守廢其便於迎送上曰朕以比來郡守因循故令至京師親問其施設優劣將行黜陟此令已行而復變之宰相可謂有權時方寒綯汗透重裘上留意郡守凡選尤難其人

宣宗在位逾一紀憂勤無怠天下雖小康而閭水旱又宣洪潭青廣等數郡軍亂蓋將帥失於統御而不日晏輯時稱小太宗

大中已後宰相堂判無及路巖者杜尚書牧悼悵之弟守泗州爲龐勛所圍以孤城自全高錫望守滁州嬰城固拒而死巖判崔雍狀云錫望守城而死已有追宗杜悼孤壘獲

全尋加異獎
王尚書式僕射起之子見重於武宗常自薦於上稱有文
武才式有武幹善用兵既平浙東徐州溫璋失守朝廷以
彭門頻年逐帥乃自河陽移式領河陽全軍赴任駐軍境
外而緩進徐州將士自王智興後驕橫難制其銀刀都父
子相承每日三百人守衛皆露刃坐於兩廊次幕下稍不
如意相顧笑議於飲食間一夫號呼衆卒相和卻使多儒
怯聞亂則後門迸去如是又聞式至境先遣衙隊三百
人遠接式衣衣坐胡床受參乃問其之罪命盡斬於
長前既而後來者莫知前者已死又斬之數日銀刀都數千
人迫盡徐州軍士平居自情吞噬及式衣襖子半臂曳衣
危坐拱手栗縮就死無一人依拒者其後親戚不訝不能
自知焉式既視事餘黨並配郡中以安矣式初爲京兆
少尹多從前訶者令遠時或避之他適京城號爲鄧子性
放率不拘小節長安坊中有夜攔街鋪設詞樂者逢明未
已式過之駐馬寓目耋者奉主人杯跪献於馬前曰主
人多福感達官來顧酒味稍美敢壽觴式取而飲之行百
餘步復回向之酒甚惡可更一盃復擲鞭引滿而去其
放率如此
太宗閱醫方見明堂圖人五臟之系咸附於背乃愴然曰

令律杖笞背柔徇罪甘分受乃詔不得笞背

梁公以度支之司天下利害郎嘗閱求之未得乃自職之

高宗時司農欲以冬藏餘菜責之以墨勑示僕射蘇良嗣

判曰昔公儀相魯猶掇園葵況臨万乘而販蔬鬻菜上從

之不行

開元始年上意出金銀珠玉錦繡之物於朝堂若山積皆

焚之示不復御用

姚開府元三為相皆兼兵部軍鎮道里與騎卒之數皆能

閤計之

鄧尚書元挺始為幸州刺史歿至涼部人賣為

奴婢者甚衆武后聞之始籍其家惟有書數卷后令問其

資財所在皆以濟人為對於是奇而免之後為涼州都督

路不拾遺諸蕃聞風請朝献庸興已來善為涼州者鄧其

居最

蘇頲神龍中給事中并脩弘文館學士轉中書舍人時父

瓌為宰相父子同掌樞密時人榮之屬機事填委文制誥

皆出其手中書令李嶠嘆曰舍人思如泉涌嶠所不及後

為中書侍郎與宋璟同知政事璟剛正多所裁斷頲皆順

從其表璟甚悅之嘗謂人曰吾與父子前後皆同時為宰

相僕射長厚誠為國器獻可替否鞏盡臣節頲過其父也

後罷政拜禮部尚書而薨及葬日玄宗遊咸宜宮將舉獵聞顥喪出愴然曰蘇顥令日葬吾寧忍娛遊乎遂中路還宮

姚崇以拒太平公主為申州刺史玄宗深德之太平既誅徵為同州刺史素與張說不平說諷趙彥昭彈之玄宗不納俄校獵于渭濱令會于行所玄宗謂曰鄉頃獵乎崇對曰臣少所習也臣年三十居畢中以孚雧為樂獲狐不知書張璪謂臣曰君當位極人臣無自棄也尒來折節讀書以至將相臣少為獵師老而猶能玄宗大悅與之偕為臂鷹遲速在手動必稱旨玄宗懽甚樂則割鮮閑則咨以政事備陳古今理亂之本上之可行者必委曲言之玄宗心益開聽之曹曹忘倦軍國之務咸訪於崇崇罷元職脩舊章內外有叙文請無赦肴無度僧無數遷吏無任功臣以政玄宗悉從之而天下大理

李福尚書鎮南梁境內多有朝士庄產子孫僑寓其間而不肖者相效為非前牧以其各有階緣弗克禁止閭巷苦之福嚴明有斷處分寬織箋籠名其尤者詰其家世譜

第在朝姻親乃曰郎君籍如是地望作如此行止無乃辱
於存亡乎今日所懲賢親眷聞之必賞老夫
以竹籠沉於漢江由是其儕惕息各務戢斂崔氏二男荊
州三害不免行刑也
梨園弟子有胡觀善吹笛尤承恩嘗犯洛陽令崔隱甫已
而走禁中玄宗非時託以他事召隱甫對胡觀在側揖曰
就鄉乞得此吾隱甫奏曰陛下此言是輕臣而重樂人也
臣請休官再拜而出玄宗遽曰朕以卿戲遂令曳出纔至
門外杖殺之俄而復赦釋放已死矣乃賜隱甫絹百疋

劉忠州愛通百貴之利自言
則為鞭笞嘗言居取妄便不
馬取穗健不務毛色
江淮賈人有積米以待踴貴畫圖為人持米一斗貨錢一
千以縣於市楊子當後除
李惠登自軍吏為隨州刺史自言吾二名惟識惠字不識
登字為政清淨無迹不求人知兵革之後懽忻大化
武相元衡遇害朝臣震恐多上疏請不窮究獨尚書右丞
孟容言罪京兆
問吏吏曰煞人者未嘗得脫
王悅為盩厔鎮將清苦肅下有軍士犯禁杖而枷之約曰

百日乃脫未及百日而脫者死又曰我死則脫
[redacted]天子之命則脫非[redacted]由是秋毫不犯
李建爲吏部郎中嘗曰方今秀才皆在進士使吾得志當
令登第之歲集于吏部使尉繁縣既龍復集稍尉望縣既
寵又集使尉畿縣而升於朝入九中人三十成名四十乃至
清列遲速爲宜既登第遂食祿既食祿必登朝雖不欲也
無奄滯以守常限無紛競以求進曹得慕備舉上位
得其吏歷就而言之其稱甚[redacted]侍議者是之

文學　　少正
雅量　　識鑒

文學

文中子見王勃少弄筆硯曰雨爲文乎曰然因與題太公
遇文王贊曰姬昌好德呂望潛華城闕雖近風雲尚斂漁
舟倚石釣浦橫沙路幽山僻溪深岸斜豹韜攘惡龍鈐辟
邪雖逢切近猶待安車君王握手何期晚耶
杜淹國初爲樣吏嘗業詩文皇勘定內難詠鬬鷄寄意曰
寒食東郊道飛翔競出籠花冠偏照日芥羽正風顧敵知

心勇先鳴覺氣雄長翹頻掃陣利距屢通中文皇覽之嘉歎數四竟擢用之

王勃九欲作文先令磨墨數升而痛飲數盃引被覆面而寢寢寤援筆而成文不加點時人以為腹藁也

駱賓王年方弱冠時徐敬業據揚州而反賓王陷于賊庭其時書檄皆賓王之詞也每與朝廷文字極數大[redacted]天后覽之至蹙眉不肯讓人狐媚偏能惑主初微笑之及見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乃不悅曰宰相因何失如此之人蓋有遺才之恨初徐敬業十餘歲時射必溢鏑走馬若飛英公每見之曰此兒相不善附赤吾族也

蘇頲少不得父意常與僕夫雜處而好學不倦每欲讀書患無燈燭嘗於馬廐中吹火照書誦焉其苦學如此

長安春時盛於遊賞蘇頲應制詩云飛埃結紅霧遊蓋飄青雲玄宗覽之嘉賞遂以御花親插頲巾上

玄宗初即位銳意政理好觀書嘗思起居注選當時名儒執筆其稱職者雖十數年不去多則遷名曹郎兼之自先天初至天寶十二載冬季成七百卷內起居注為多

開元二年春上幸寧王第敘家人禮樂奏前後酒食靣盡歡上不自專皆令稟於寧王上曰大哥好作主人阿瞞但謹為上客上禁中常稱明皇曰寧王頭岐薛同奏曰臣聞起居注

必記天子言動臣恐左右史記叙其事四季朱印聯牒
送史館附依外史上以八分爲卷詔謝而許之至天寶之
載冬季成三百卷率以五十幅黃麻爲一軸用彫檀軸紫
龍鳳綾標帶王每請百部納于史館上命宴侍臣以寵之
上寶惜此書令別起閣貯之及祿山陷長安用嚴高計未
升宮殿先以火千炬焚是閣故玄宗實録百不叙其三四
以是人間傳記尤衆（祿山謀主嚴莊高尚等）
李白名播海内明皇見其神氣高朗軒然霞舉上不意忘
萬乘之尊與之如知友焉嘗製胡無人云太白入月敵可
[illegible]録中記開時太白月皆謂之不凡耳

天寶中國學增置廣文館以領詞藻之士榮陽鄭虔久被
貶謫是歲始還京師參選除廣文館博士虔旣然曰不知
廣文曹司何在執政謂曰廣文館新置總領文詞故以公
名賢處之且令後代稱廣文博士自鄭虔始不亦美乎遂
拜職虔天寶初協律採集異聞著書八十餘卷人有竊窺
其業草上書告虔私脩國史虔遂焚之由是貶謫十餘年
方從調選授廣文館博士虔所焚書旣無別本後更纂録
率多遺忘猶成四十餘卷書未有名及爲廣文館博士詢
于國子司業蘇源明源明請命名爲會粹（上音名外取爾下音名内取
雅序會粹舊說也西河太守盧象贈虔詩云書名會粹才

偏逸酒號屠蘇味更醇郎此也

著作郎孔至撰百家類例第海內族姓以燕公張說等為

近代新門不入百家之數駙馬張垍燕公子也觀至所撰

謂第壻曰效事漢天下族姓何關汝事而妄為升降壻與

至善以兄言告之時工部侍郎常述語練士族至書初成

以呈常公以為可行也及聞垍言恐懼將追改之常曰文

士奮筆將為千載之法素何以一言自動搖有死而已胡

可改也遂不改

長安荐福寺僧弘道天寶末見王右丞為賊所囚於經藏

院與左丞張建封善往還張說賦會宴於大極西內王閣之

泣下為詩二絶書經卷麻紙之後弘道藏之相傳數世其

詞云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官何日更朝天秋槐葉落空宮

裏疑碧池頭奏管絃又云安得捨塵網拂衣辭世喧脩然

策藜杖歸向桃花源

代宗獨孤妃薨贈貞皇后將葬尚父汾陽王子儀在邠州

其子尚主欲致祭遍問諸吏皆云古無人臣祭皇后之儀

子儀曰此事須稟使在邠郎急名之既至子儀曰有切事須籍侍

掌書記奉使在邠郎急名之既至子儀曰有切事須籍侍

御焉之遂說祭事殿中初亦對如諸人既而曰禮緣人情

令公勳德不同常人且又為姻戚令自令公始亦謂得宜

子儀曰正合某本意殿中草祭文其官銜稱駙馬都尉郭
瑗父具官某其文幷叙特恩許致祭之意辭簡禮備子儀
大稱之

德宗暮秋獵于苑中是日天已微寒上謂近臣曰九月衣
衫二月衣袍與時候不相稱欲遹遷一月何如左右皆拜
謝翌日命翰林議之而後下詔李趙公吉甫時為承旨以
聖人上順天時下盡物理表請宣示天下編之於令李相
程初為學士獨不署名別狀奏曰臣謹按月令十月始裘
月今是玄宗皇帝刪定不可改易上乃止由是與吉甫不
協

唐應物詩云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後人多
說率尔成章不知江左嘗有人於紙尾寄洞庭霜三百顆
韓晉公治左氏為浙江東西道制節屬淮寧叛亂發戍遣
饋粲籍駢雜而未嘗廢卷在軍中撰左氏通例一卷刻石
金陵府學

憲宗問宰相曰天子讀何書即好權德輿對曰尚書哲王
軌範歷歷可觀又問鄭餘慶曰老子列子如何奏曰老子
述無為之化若使資聖覽為理國之樞要即未若貞觀政
要上曰尚書曾讀

裴晉公平淮西後憲宗賜玉帶臨薨欲還進使記室作表

皆不愜乃令子弟執筆口占狀曰內府珍藏先朝特賜旣不敢將歸地下又不合留向人間諠却封進聞者歎其簡切而不亂

晉公貞元中作鑄劍戟爲農器賦首云皇帝之嗣位十二載寰海旣清方隅砥平驅域中盡歸力穡示天下不復用兵

憲宗平諸鎭幾至太平正當元和十三年而晉公以儒生作相竟爲韋武佐命

楊京兆兄弟皆能文爲學甚苦或同賦一篇共坐庭石霜積漸抽課成乃已

蜀韋鍔云與柳八歸七請施士丐聽毛詩說維鵜在梁梁人取魚之梁也言鵜自合求魚不合於人梁上取其魚譬之人自無善事攘人之美者如鵜在人之梁毛注失之矣又說山無草木曰岵所以言陟彼岵兮言無可怙也以岵之無草木故以譬之因言屈原憂思也今之校障屏牆也天子有外屏人臣將見至此復思其所對歎去就避忌也魏大闕樓觀也人臣將入至此則思其遺闕桓楹者即今之華表也桓華聲訛因呼爲桓桓亦丸丸然柱之形狀也又說古碑有孔今野外見碑有孔古者於此孔中穿棺以不於墓中耳又說甘棠之詩勿拜召伯所憩拜言如人身

之拜小低屈也上言勿尊終言勿拜明召伯漸遠人思不
可得也毛注拜猶伐非也又言維北有斗不可挹酒漿言
不得其入也毛都不注此下劉禹錫曰為詩用僻字須有
來處宋考功云馬上逢寒食春来不見餳常疑之因讀毛
詩鄭箋說吹簫處注云即今賣餳者所吹六經惟此中有
餳字不敢為它嘗訝杜員外巨額折老拳無據及覽石勒傳
云卿既遭孤老拳孤亦飽卿毒手豈虛言哉 常編曰司
馬牆何也曰今唯陵寢繞垣即呼為司馬牆而毬場是也
不呼之何也劉禹錫曰恐是陵寢即呼臣下避之詩曰我

思肥泉者源同此名之曰肥也言我今衛女嫁于曹如肥
泉之分也魏文帝詩云盡觴提即今淮淅間偷船蓬子
上惟載書虛實滯傳言之船子著油比感之見魏詩
方悟又同魏兵者上側下高曰旄兵言君臣相指也鄭注云
旄當為旌既又言務未詳何也郭璞山海經敘曰人不得
耳聞眼不見為無非也是有不知不見耳夏亟疑冰之類
是矣仲尼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常
編三絕所云明未會者多於解也有揚何者有禮學以往
平来燕州朝雲安臨官因過劉禹錫與之 何云仲尼
合葬於防防地名非也仲尼以開墓合葬於防防隊道也

且清然流涕是以合葬也若謂之地名則未開墓而已潸然何也絢曰五夜者甲乙丙丁戊更迭之令唯言乙夜或子夜何也未詳劉禹錫同萊鄂二守經三詩人用以有能否杜甫言醉把茱萸子細看王右丞偏插茱萸遍最優也劉禹錫曰牛丞相奇章公初為詩務奇特之語至有地瘦葦繁短之句明年秋卷成呈之乃有求 氣色沮憊酒意乃伸益加能矣明年乃上第楊虞卿云河勢崐崘遠山形黛舊秋此詩魁云過華山下作回首已蓬萊之句皆極的當而暗靜矣劉禹錫曰石季龍執謝殺人其兄怒之其母曰健[illegible]

[illegible]

望雅不喜則意氣定矣又曰為文自鬬異一對不得予嘗為大司徒杜公之故吏司徒家嫡之薨於桂林也柩過諸宮予時在郎州使一介吊其喪又俯子禹錫曰吊祭文云事吳之心雖云已矣報智之志嘗奇徒然報智人或用之事吳自思得者柳八駁韓十八平淮西碑云左食右粥何如我平淮西雅云仰父俯子禹錫曰美憲宗俯下之道盡矣柳曰韓碑兼有憾子使我為之便說用兵討叛矣劉禹錫曰韓碑柳雅余詩云城中晨鵲喔喔鳴城頭鼓角聲和平美李尚書懇之入蔡城也須臾之間賊都不覺又詩落句言始知元和十二載四海重見昇平時所以言十二

載者因以記淮西平之年段相文昌重爲淮西碑碑頭便
曰韓弘爲統公武爲將用左氏柬書將中軍柬屬佐之文
勢也其善亦是効班固燕然碑樣別是一家之美又曰薛
伯臯脩史爲憩傳牧蔡州徑入爲能禹錫曰我則不然若
作史官以憩得李祐釋縛委心用之爲能入蔡非能乃一
夫勇耳劉禹錫曰春秋稱趙盾以八百乘凡帥能曰以由
也由趙盾也又曰王奔以義和爲官名如今之司天臺太
蜀太史氏故春秋史魚蘇史墨皆知陰陽術數也蜀都賦
言殆夏韭子卯之卯也而公孫羅云殆音烏卯非也且
皆信然何卯忽無言房玄齡晉中興書亦用筆削之理
使水火雖亦心也亦用筆亦心勞一也與新勞之理
皆藥家之妙用又曰近代有中正中正鄉曲之表也漢別人
物知其鄉中賢愚出處晉重之至東晉東部侍郎裴撰爲
請改爲九品法即今之上中下分爲九品官也
王武子曾爲婆州之西市俯臨江岸沙石下有諸葛亮八
陣圖箕張翼舒北形鶴勢聚石分布宛然尚存峽水大時
三蜀雪消之際瀕旁混濫大樹十圍枯槎百丈破碓巨石
隨波基川而下水與岸齊雷奔山裂聚石爲堆者斷可知
也及平水已平萬物皆失故態惟陣圖小石之堆標聚行
列依然如是者垂六七百年間淘灑推激迄今不動劉禹

錫曰是諸葛公誠明一心爲玄德效死況此法出六韜是
太公上智之材所講自有此法惟孔明行之所以神明保持
一定而不可改也東晉桓溫征蜀過此布常山蛇陣擊頭則
尾應擊尾則頭應擊其中則頭尾皆應常山者地名其蛇
兩頭出於常山其陣適類其蛇之兩頭故名之也溫遂勒
銘曰望古識其真臨源愛往跡恐君遺事節聊下南山石
陸法和亦曾征蜀及上白帝城捕標曰此下必掘得諸葛
鏃既掘之得箭鏃一斛又何哉或曰當法和至此時去諸
葛亮猶近應有人向說故法和掘之耳法和雖是異人未
必知諸葛亮箭鏃在此（）諸葛亮所止令兵士獨種蔓菁
者何也曰取其甲生啖一也葉舒者煮食二也久居則隨
以滋長三也弃去不惜四也回則易尋而採之五也冬有
根可斲食六也比諸蹊徑其利博哉三蜀之人今呼蔓菁
爲諸葛菜江陵亦然（）禹錫曰芍藥和物之名也此藥之性
能調和物或音著略語訛也編時敵賦用此爲藥字以煙
芍霧芍氣芍靄芍言四物調和爲雲也公曰甚善因以
解之

長慶二年白居易自中書舍人爲杭州刺史替嚴員外
休復休復有時名居易喜爲之代時吳興守錢徽吳郡守
李穰皆文學士悉生平舊友日以詩酒寄贈官妓高玲瓏

謝好好巧於應對善歌舞後元相稹鎮會稽參其酬唱每以筒竹盛詩來往（按彭門崔大夫彦曾爲郡日追題尚書數百篇）居易在杭樂於蘇而詩有使君全未厭錢塘之句及罷俸錢多留官庫繼守者公用不足則假而復填如是五十餘年及黃巢至郡文籍悉焚燒其俸遂已

張弘靖十二世掌書命至丞相楊巨源贈公詩云伊陟無聞祖常賢不到孫當時稱其能與張氏說家門巨源在元和詩韻不爲新語體律務實功夫頗深自旦至暮吟詠不輟年老頭數搖人言吟詩多所致

韓文公與孟東野友善東野公文至高孟長於五言時號孟詩韓筆元和中後進師匠韓公文體大變又柳柳州李尚書翺皇甫郎中湜馮詹事定祭酒楊公李公皆以高文爲諸生所宗而韓柳皇甫李公皆以引接後學爲務楊公尤深於獎善遇得一句終日在口人以爲癖長慶以來李封州甘爲文至精獎拔公心亦類數公甘出於李相國宗閔下時以爲得人然終不顯又元和以來詞翰兼奇者有柳柳州宗元劉尚書禹錫及楊公巨源楊二人詞翰之外別精篇什又張司業籍善歌行李賀能爲新樂府當時言歌篇者宗此二人李相國程王僕射起白少傅居易兄弟張舍人仲素爲場中詞賦之最言程試者宗此五人

伯仲

以史學繼業藏最多者有
蘇少常景鳳堂弟尚書滌諸家無比而皆以清望為
後来所重景鳳登弟與堂兄特並時世以為美
呂衡州溫祖延之父滑俱有盛名至大官家世碑誌不假
於人皆子孫自撰云歎傳慶善於後嗣敬文學之荒墜
裴晉公自為誌銘曰裴子為子之道備存乎家諜為臣之
道備存乎國史杜牧亦自銘曰嗟爾小子亦克歛修謂二
銘詞簡而備白居易亦自為銘顏魯公在蔡州知必禍及
自為誌銘置左右

文宗皇帝嘗製詩以示鄭覃覃奏曰臣竊聖慮於萬機
天下仰望文皇未悅覃出復示李宗閔歎服不已一句一
拜懷而出之上笑謂之曰勿令適來阿父子見之
文宗尚賢崇善宰臣每奏事畢必論經義或講前代興
士故當時多以文進上每視事後即閱群書至亂世之君
則必扼腕嗟嘆讀堯舜禹湯事即灌手歛衽謂左右曰若
不甲夜視事乙夜觀書即何以為君試進士上多自出題
月及所司試覽之終日忘倦嘗召學士於內庭論經較量
文章宮人已下侍茶湯飲饌
每訓講周易頗叶上意時方盛夏遂取扇如意賜訓上曰
無柳為諱柄讀高郢高郢高聲樂賦白居易求玄珠賦謂之玄

但未標員外郎晉萬說云文宗好五言詩品格與前代悉
宗同而古調尤清峻當時詩人李廣馳
馬人姓名者當時詩人李廣馳各為注原從事宰相楊嗣復曰今之能詩
者實多分司劉禹錫上
名稱不嘉況詩人多窮薄之士昧於識理令翰林學士
有文詞陛下得不覽古今作者可怡悅其間有疑問學
士可也陛下首命王起許康佐為侍講天下聖陛下好
古宗儒敦揚朴厚臣聞憲宗為詩格合前古之薄之
徒務華繪句聲牙吻識諷時事爾後競名華詞
之元和體實非聖意好尚如此今陛下更置詩學士臣深慮
好薄小人競為嘲詠之詞屬意於雲山草木亦不謂之開
成體乎玷黜皇化實非小事

文宗時工部尚書陳商立漢文帝廢喪議又立左氏學議
以孔子脩經褒貶善惡類例分明法家流也左丘明為魯
史載述時政懼善惡失墜以日繫月本非扶助聖言緣飾
經旨蓋太史氏之流也舉之春秋則明白而有實合之左
氏則叢雜而無徵杜元凱曾不思孔子所以為經當與詩
書周易等列丘明所以為史當與司馬遷班固等列二義
不伴乃參而貫之故徵古有所未盡婉章有所未其後
吳郡陸龜蒙亦引啖助趙匡為證正與商義同

進士李為作淚賦及輕薄小四賦李賀作樂府多寓意
花草蜂蝶之間二子竟不遠大世言文字可以見分命之
優劣
上元左官寺僧守亮通周易性往易李衛公鎮浙西以南
朝舊寺多名僧求知易者因帖下諸寺令擇送至府左官
寺衆白守亮曰大夫求取解易僧汝常時好說易可往否
守亮請行衆戒曰大夫英俊嚴重非造次可至汝當慎之
守亮既至衙公初見未之敬及與言論分條析理出沒幽
頤公凡欲質疑亮已演其意公大驚不覺前席命於甘露
寺設館舍自於府中陳講席命從事以下皆攝經聽之逾
年方畢既而請再講講將半亟請歸甘露既至命浴浴畢
整巾纓曰公云大限今至不及回辭言訖而終公聞驚異
明日率賓客至寺致祭適有南海使送西國異香公於龍
前焚之其煙如弦穿屋而上觀者悲敬公自草祭文謂舉
世之官爵俸禄皆加於亮亮盡受之可以無愧
李德裕鎮浙西有劉三復者少貧苦有才學時中使齎詔
書賜德裕德裕謂三復曰子謂我草表能立構否三復曰文貴
中不貴速得德裕以為然三復又請曰中外皆傳公文請
得以文集觀之德裕出數軸三復乃體而為表德裕尤喜
之遣詣京師果登第其子鄴後為丞相上表請德裕歸洛

中

段郎中成式博學文章著書甚多守廬陵常遊山寺讀一碑無因於世矣成式讀之不過客有以此字遍問人果無知者連典江南數郡皆有名山九江匡廬縉雲爛柯廬陵麻姑前進士許棠寄詩云平生三須郡須郡管仙山廬陵時為人妄訴逾年方辯乃退居于襄陽溫博士庭筠亦謫隋縣尉節度使徐太師商在幕府與成式尤相善嘗送墨一挺與庭筠往復致謝搜故事者凡幾段成式子安節娶庭筠女安節仕至吏部郎中沂王傳善音律著樂府新録傳於世

令狐綯自兵興除司勳郎中入禁林一夕寓直中使宣召行百步至便殿上遣內人秉燭候之引於御榻前賜坐問卿從江外來彼中昨廉安否廉察郡守理人求瘼之道如何朕常思四海之大九州之廣雖明君不能自理常須賢佐迺來朝庭皆未覩其忠蕃綯降階俯伏曰聖意如此微臣便合得罪上曰卿方為翰林學士所識者朕之語命向來之言本不相及以玉杯酌酒賜綯有小案置御床上有書兩卷謂綯曰朕聽政之暇未嘗不觀書此讀者先朝所述金鏡一卷則尚書禹謨復問曰卿曾讀金鏡否對曰文皇帝所著之書有理國理身之要披閱誦諷不離於口卿

試舉其要綱跪於御前誦之至乱未嘗不任忠賢任忠賢則享天下之福任不肖則受天下之禍
上止之曰朕毎讀至此未嘗不三復後已又書云任賢勿
貳去邪勿疑是則欽致昇平當用此言爲首綱奏曰先臣
毎言金鏡可爲万古格言自非聰明之資無以探其壺奥
上曰曩者知卿材器今日見卿詞學顧中使曰持燭送學
士歸院當時近臣恩澤無比居歲餘遂遷宰相
宣宗因重陽便殿大合樂錫宴群臣有御製詩其略曰欵
塞旋征騎和戎委廟謨傾心方倚注叶力共安邊宰臣已
下應制皆和上曰宰相罷慕詩取出其聯云四方無事去
神豫秋来八水寒光動千山露色開上嘉賞久之魏謨
舞謝
宣宗嗜書嘗構一殿毎退朝必獨坐內觀書或至夜中燭
灺委禁中謂上爲老儒生大中十二年以左諫議大夫鄭
滻兵部郎中李鄴爲鄆王已下侍讀時鄆王居十六宅夔
昭已下五王居大明宮內院数日追制改克夔王已下侍
讀五日一入乾符門講讀懿宗即位遂停○大中咸通之後每
歲試禮部者千餘人其間有名聲如何植李玫皇甫松李
孺犀梁望毛漪具麻来鵠賈隨以文章稱温庭筠鄭澣何
涓周鍔宋耘沈駕周繫以詞翰顯賈島平曾李洵劉得仁

喻坦之張喬劇燕許琳陳覺以律詩傳張維皇甫川郭郯
劉庭輝以古風著雖然皆不中科
陸翽為詩有情思其閑居即事云衰柳[redacted]隋苑衡門啼暮
鴉茅廚煙不動書牖日空斜悔下東山石貧於南阮家況
憂損神慮豈草自開花宴趙氏北樓云殷懃趙公子良夜
竟相留朗月生東海仙娥在北樓酒闌珠露滴歌迴石城
秋本為愁人設愁人到曉愁題鸚鵡早鬻柳絮燕子俱傳
於時登第累年薦辟名一遊東[redacted]諸侯得錢僅百萬而卒
於江南長子希聲好學務才藝勤於讀史非寢食未嘗釋
卷中朝子弟好讀史者無及昭宗時為相
李郢有詩名鄭尚書顥門生也居杭州不務進取終[redacted]下
郎官初赴舉聞鄰女有容求娶之遇有爭取者女家無以
為辭乃曰備錢百萬先至者許之兩家貨錢同日皆至女
家無以為辭復曰請各賦一詩以為優劣郢乃得之登第
回江南駐蘇州遇故人守湖州邀同行郢辭以決意春歸
為妻作生日故人不放與之胡琴樵桐方物等令且寄歸
代意郢為寄內詩曰謝家生日好風煙柳暖花春二月天
金鳳對翹雙翡翠蜀琴新上七絲絃鴛鴦文頓期千歲琴
瑟諧和願百年應恨客程歸未得綠牕紅淚冷消消兄子
咸通初守杭州郢至宿虛白堂云缺月斜明虛白堂寒蛩

唧唧樹蒼蒼江風徹曙不得聽二十五聲秋點長
馬博士載大中初爲太原李司空掌紀以正直被斥貶浪
州龍陽尉戴著書自痛不得盡忠於故府而動天下之議
行道典誄寄情哀楚凡數十篇其方城懷古云申胥枉向
秦庭哭靳尚終貽楚國羞新春聞赦云道在猶讒怠仁深
疾苦除兇聽能下聽湯網本来疎
李字除巢名地名人名之外更無有別訓義也左傳行李
之往来注行李使人也遂行結束謂之行李而不悟是行
使尔按舊文使字作李傳寫之誤作李焉舊文使字下人人
漢四皓其一號角里角音祿今多以覺呼者非也魏子孔
氏秘記前氏漢記虞將来之誤在書祿里按玉篇等字書
音或作角角亦音祿魏子秘記漢記不書皓而作祿者以
其字畔又虞誤音故也李庶文云角里當東方何者按陳
留志稱京師亦号爲覇上儒生覇既在京師之東則角里
東方不疑矣以字書而言角直作皓字亦音角音覺者樂
声也或亦通用偶之角字點畫有分別今人皆不知角
皓各有二音字體皆同而其義有異也
又禮記君大夫髮爪實于綠中鄭司農注云綠當爲角聲
之誤也既云聲誤是鄭讀角中爲綠與綠是雙聲若
讀角爲覺覺是嘼際聲綠是舌頭之聲注復云角中謂棺
內隅也據此則又以音祿之角與音覺之覺義同陸氏釋文
孔氏疏不能寫其聲義亦但云當爲角漢之角里禮之綠
中皆當作祿者

月令入依陸德明說云是呂氏春秋十二紀之首後人
刪合爲之非也蓋出於周書時訓兩篇蔡邕玉篇云周公
作是呂紀自采於周書非載禮取於呂紀明矣
論語宰予晝寢梁武帝讀爲寢室之寢書胡卦反言其繪
畫寢室故夫子歎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杇也今人
皆以爲韓文所說非也又傷入乎不問馬今亦云韓文公
讀不爲否言天德聖人豈仁於人不仁於馬故貴
人所以前問賤畜所以後問然不字上豈更必
助詞其亦曲矣況又未必韓公所說按陸氏釋文亦云
讀至不字句絕則知以不爲否其來尚矣誠以不爲否

而比量五臣者方悟所注宜盡從李氏注中去開元進表
及非斤李氏無乃欺心歟且李氏未詳處將欲下筆宜明
引憑證細而觀無非率爾令聊各舉其一端至如西都賦
說儁云許少施巧秦成力折李云許少秦成未詳五臣云
昔之捷人壯士搏格猛獸施巧力折固是捷壯文中自解矣
豈假更言況不知二人所從出乎又注作我上都云上都
西京也何太淺近忽易歟必欲加李氏所未注何不云上
都者君上所居人所都會耶況秦地厥田上上居天下之
上平又輕改前賢文者若李氏注云某字或作某字便隨

而改之其有李氏解而自不曉輒復移易今不能駁亦略
指其所改一字曹植樂府云寒鼈炙熊蜡李氏云今之時
所謂之寒蓋韓國事饌尚此法復引鹽鐵論羊淹鷄寒劉
熙釋名韓鷄為証寒與韓同又李以上句之膾鯉鳴胎鰕
因注云詩曰魚鼈鱠鯉五臣兼上句有膾遂改寒鼈為魚
鼈以就毛詩之句又子建七啓云異芳芬之巢鱠鱠西海
之飛鱗五臣亦改寒為峯注云峯取也何以對下句之鱠
耶況此篇全說殽事之意獨入此峯字於理甚不安上句
既改寒為峯下句亦宜改鱠為魚鱠以對之明子建故用寒字豈可改為魚峯耶
不相承接以此言之明子
斯類篇有之學者幸留意仍知李氏絶筆之本縣若日月
焉方之五臣猶虎狗焉鷄耳其改字有翩翩對恍惚則獨
改翩翩為翩翩與下句不相收又李氏舊本作泉及年代
字五臣皆有異同改其字却犯國諱豈惟矛楯也
衡山五峯曰紫蓋雲霧祝融天柱廬成下人多文詞至於
撫夫往往能言詩嘗有廣州幕府夜聞舟中吟曰野鴈灘
西一棹孤月光遥接洞庭湖堪憎迴鴈峯前過望斷家山
一事無問之乃其所作也
李華字遐叔以文學自名與蕭頴士賈幼幾為友華作賦
云星鎚電火於萬緒霜鋸冰解於千尋擁楫為山攢杵為

林頴士讀之謂華曰可使孟堅解平子土崩矣幼幾曰
未若天光流於紫庭測景入於朱戸騰祥靈於黯霧映旭
日之葱蘢華曰某所自得惟括萬象以為尊特巍巍於上
京分命徵般石之匠下斲揚之材操斧執斤者萬人涉績
礫而崔巍實不讓東西二都也時人以華不可居蕭賈之
間

鄭[redacted]云張燕公文逸而學奥蘇許公文似古學少簡而
密張有河朔刺史幷府君碑序金城郡君云舜華前落蓁
蓼城隅天使馬啓騰公之室人之金屋見仙鳥之瑶筐亦
其比也公又云張巧於才近世罕比端午三殿侍宴詩云
甘露垂天[redacted]老拜御書金舟同螾蜕灰骨慕蟬蛻上親
解紫拂森帶以賜焉蘇嘗夢書壁云元[redacted]見逐讒人孔多
既誅群兇方宣大化後十三年視草禁中拜劉幽求左僕
射制上親授其意又進本上自益前四句乃夢中之詞也
又閻杜工部詩如奕鶻摩霄駿馬絶地其公哀詩詩人比
之大謝擬魏太子鄴中八篇杜曰公知其一不知其二吾
詩曰汝陽讓帝子眉宇真天人虬髯似太宗色映塞外
春八篇中有此句不惑同百川赴巨海衆星拱北辰所謂
世有其人杜曰使昭明再生吾當出劉曹二謝矣杜善鄭
廣文嘗以花卿及妻楚公畫鷹歌示鄭曰足下此詩可

以療疾他日鄭妻病杜曰爾但言子童髑髏無摸糊手提
擲還崔大夫如不瘥即云觀者徒驚帖壁飛畫師不是無
心學未問更有太宗拳毛猧郭家師子花如又不瘥雖和
篇不能為也其自得如此
太宗嘗出行有司請載副書以從帝曰不須虞世南在此
行秘監虞公為秘書監於省後堂集群書可為文章用者
號為北堂書鈔後北堂猶存而書盛傳於世
褚遂良為太宗哀册文自朝還馬誤入人家而不覺
沈佺期以詩著名燕公張說嘗謂人曰沈三兄詩須還他
第一代有東山士大夫類例甚非士族及假冒者不見録
署云相州僧雲剛撰後柳常侍亦明族姓中宗朝為相
州刺史詢問耆舊云自隋已来不聞有僧名雲剛蓋
嫉於時隱其名氏云
近代言樂衛道弼為最天下莫能以聲欺者曹紹夔與弼
皆為樂令比監郊享御史有怒於夔欲以樂不和為之罪
雜叩鍾磬使夔閣別之無悞者由是反歎服其能
咸通中進士皮日休進書兩通其一請以孟子為學科有
能通其義者其科選同明經其二請以韓愈配饗太學有
唐以来一人而已苟不得在二十一賢之數列於典禮未
為備也日休字逸少後字襲美襄陽人也少隱鹿門山

號醉吟先生牓末及第禮部侍郎鄭愚以其兒不揚戲之曰子之才學甚富如一日何休對曰侍郎不可一日廢二日謂不以人廢言也官至太常博士居蘇州與陸龜蒙為友著文數十卷皮子二卷黃巢時遇害其子仕錢鏐

王維好佛故字摩詰性高致得宋之問輞川別業山水勝絕清源寺是也維有詩名然好取人句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英華集中詩也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轉黃鸝李嘉祐詩也

柳芳與韋述友善俱為史學述卒後所著書未畢者芳續之

李華作含元殿賦蕭頴士見之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華著論言龜卜可廢可謂深識之士後以失節賊庭故其文不傳

首四皓元魯山極筆於權著作蓋心所愧也

李翰文雖宏暢而思甚苦澁晚居陽翟常從邑令皇甫曾求音樂思天曆已後學士蔡廣成周易強蒙論語咲貝趙匡陸質春秋施士丐毛詩秦彝仲子陵常彤裴茝講禮董庭垚辭伯高徐嶠通經地里則賈僕射兵賦則杜太保故事則蘇冕蔣乂曆算則董純天文則徐澤氏族則林寶

楚僧靈一律行高絜而能為詩呂僧皎然一名晝一工篇什著詩評三卷及卒德宗遣使取其遺文中世文僧二人

畜出

帝應物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焚香掃地而坐其爲詩馳驟建安已還各得風韻

李益詩名早著征人歌一篇好事者畫爲圖陣囘樂烽前沙雪天下唱爲歌曲

沈既濟撰枕中記呂翁愈撰毛頴傳不下史篇良史才也張柯太守傳有妓樂而工篇什者蜀妓不名皆事之異也

登爲小賦氣宏而密閒不容髮又有織成隱起結綵璧金之狀中世有造謗辭而著者鵝眼二人有傳蟻穴而栖者李公佐南

進士爲時所向久矣俊又實在其中由此若爲聞人爭名常切爲俗亦弊其都會謂之舉場通稱謂之秀才投刺謂之鄉貢得第謂之前輩相推敬謂之先輩俱捷謂之同年有司謂之座主京兆考而昇之謂之等第外府不試而貢謂之拔解各相保任謂之合保群居而試謂之私試造請權要謂之關節激揚聲問謂之徃還既捷列其姓名於慈恩寺謂之題名會酺爲樂於曲江亭謂之曲江宴籍而入選謂之春關不捷而醉飽謂之打毬燥飛書造謗謂之無名子退而頼習謂之過夏執業以出謂之秋卷挾藏入試謂之書策此其大略其風俗繫於先進其制置存於有司

雖然賢者得其大者故位極人臣常十有二三登顯列常有六七而魯山張雖陽有馬劉關元脩有馬自開元二十四年考功員外郎李昂爲士子所訴天子以郎署權輕移職禮部始置貢院天寶則有袁成用劉長卿分爲棚頭是時常重東府西兩監至貞元八年李觀歐陽詹以廣文登第自後乃群奔於京兆矣貞元十二年駙馬王士平與陽公主不協蔡南史獨孤申叔揩爲樂曲號義陽子有園雪散雪之歌德宗怒欲廢進士科後稍流南史而止

或有 朝客譏宋濟曰近日白袍子紫袍子紛紛使然也濟曰蓋因緋袍子紫袍子紛紛使然也

元和已後文士學奇於韓愈學澁於樊宗師歌行則學於張籍詩句則學僑激於孟郊學淺切於白居易學澁靡於元稹俱名元和體大抵天寶之風尚黨大曆之風尚怪建中初金吾將軍裴冀自禮部先時頒天下曰某年試題取某經史某年試題取某經史至期果然亦觀學之一術也

熊執易通易建中四年試易簡知險阻論執易瑞坐剖析聲動場中一舉而捷

方正

狄梁公仁傑爲度支員外郎車駕將幸汾陽宮仁傑奉使

俯供頓行州長史李玄冲以道出妬女祠俗稱有盛衣服
車馬過者必致雷風欲別開路仁傑曰天子行幸千乘萬
騎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妬女敢害而欲避之玄冲遂止
果無他變上聞之歎曰可謂真丈夫也後為冬官侍郎充
江南安撫使楚風俗歲時尚淫祀祠廟凡一千七百餘所
仁傑並令焚之有項羽廟吳人所憚仁傑先撤書責其褻
失江東八千子弟而安受牲牢之薦然後焚之
陸少保宇元方曾於東都賃一小宅家人將受直矣買者
求見元方告其人曰此宅甚好但無出水處買者聞之
遽辭不買云
納言元方白不爾欺之也

裴光庭累典名藩皆有異政玄宗謂宰相曰裴光庭姓好
惡如分明驅蚊蚋馬
宋璟為廣府都督玄宗思之使內臣楊思勗馳驛往追璟
就路竟不與思勗交一言思勗以將軍貴倖殿中訴于玄
宗上嗟歎良久拜刑部尚書
代宗感釋氏業報輕重之說政事多託於宰相而元載專
權亂國事以貨成及常衮為相雖賄賂不行而介僻自專
昇降多失其人或同列進擬稍繁則謂之黠伯於是京師
語曰常分別元好錢鬪貫者愚忘者愚忘者鬪貫崔祐甫素公直因於
衆中言曰朝廷上下相蒙善惡同致清晝昏晚府為鼠竊養

資豈所以裨政耶由是爲特權者所忌建中初祐甫執政
中外大悅
郭尚父在河中禁無故走馬犯者死南陽夫人乳母之子
抵[redacted]禁都虞候杖殺之諸子泣訴虞候縱橫之狀公叱而
遣之明日對賓客歎息數四以其事告客曰不嘗父之都
虞候而惜毋之阿妳兒非奴才而何
中書侍郎張鎬爲河南節度使鎮陳留後薦統江淮二
道將圖進取中官絡繹鎬起自布衣一二年登宰相正身
持立不爲苟媚閹官去來以常禮接之由是爲閹豎稱其
無經略才徵入改爲荆府長史未幾又除洪州長史江南
觀察
相里造爲禮部郎時宦官魚朝恩用事稱詔集百寮有所
評議凌鑠在位宰相元載已下唯唯而已造抗言辯對無
降屈之色朝庭壯之
崔祐甫爲中書舍人時宰相常袞當國祐甫每見執政問
事未曾屬舍人參掌告憂稱疾不入祐甫人情雖[redacted]憚
而不敢發祐甫獨入見以舍人移疾既多不可離袞曰此
子羸病日久諸賢豈不能容之祐甫曰相公若知舍人抱
疾本不當遷授今既居此安可以疾辭乎袞默然無
以奪也由是心銜之及德宗在諒闇袞矯制除祐甫爲河南

少尹上覺其事遽追還之拜中書侍郎平章事而裴論於嶺外

李惇爲潞青節度判官其使尚衡第十政惇屢言之衡曰兄弟孤遺相長不忍失意惇曰君能愛之當訓以道何使其縱恣衡家又好禱車輿出入人或苦之惇又進諫衡不能用他日衡對諸客有所問惇曰惇前後獻愚直大夫不用今復何問衡曰吾子好爲詆訐久居何益請發此辭遂趨出衡怒不使人追之

裴操者延齡之子應宏辭舉正拜於吏部候消息時苗給事及杜黃門同時爲吏部尚書操見探慎二

李希烈跋扈蔡州時盧杞爲相奏顏魯公往宣諭而謂顏曰十三丈此行自聖意顏曰公之先忠烈公面上血是某舐之忍以垂死之年餌虎只杞聞之蹈焉盧即是御史中丞弄之子

裴澥爲陝府録事參軍李汧公勉徐長史光觀察始至官屬吏謁訖令別名裴録事與之語公曰少頃有謎便請隨判官同赴九三名不至公怒明日名澥謙之曰久聞公名故趨禮分相名何忽而不至澥曰必也正名各司其局古人所守某敢忘之中丞自有賓僚某走吏也安得同宴汧公曰吾過矣遂請入幕澥之子充大常寺太祝年甚少時

京司書考官之清高者例得上考[redacted]同輩皆上中考許其
長曰此舊例也元常職重地高不同他[redacted]寺本設
考課爲奬勵有勞則書喜繫於官秩若一以官上下爲優
劣則卿當上上考少卿上下考其等當受校矣卿笑且慙遂特書上瀚後累遷同州
刺史所在有能名元至湖州刺史
張萬福以父祖力儒不達因焚書從軍遼東有功累官至
右散騎常侍致仕萬福爲人慷慨嫉險佞雖妻子未嘗敢
輕干嘗徑造延英門賀諫官陽城雪陸贄[redacted]時人稱之仕
宦七十年未嘗病一日雖不識字爲九郡皆有惠愛

順宗寢疾常執誼王叔文等竊弄權柄憲宗在東宮執誼
懼之遂令給事中陸贄侍讀潛伺上意因辭之及贄經言
上曰陛下今先生與寡人講讀何得言也惶懼而出[redacted]
李相國忠公貞元十九年鎮淮南是郡城已連失四
牧故府寮者七稔公旣任後命啓籥而居之郡吏以有性
堅請公曰神好正直守直則神避妖不勝德失德則妖興居
之在人

李忠公之爲相也政事堂有會良之床吏人相傳移之則
宰臣當罷者五十年公曰朝廷論道之所豈可使朽蠹之
物藏而不除俗言拘忌何足聽也以此獲免余之頑焉敢

徹而焚之其不讎去聚壞十四奮議者稱焉
裴光德拍在中書有故人官亦不卑自遠而至拍給鄒甚
厚從容款狎乘間求京府判司拍曰公誠佳士也但此官
與公不相當不敢以故人之私而黷朝廷綱紀他日有睹
眼宰相憐公者不妨却得其執守如此
柳元公初拜京兆尹將赴上有神策軍小將乘馬不避公
於市中杖殺之及因入對憲宗正色詰專煞之狀公曰京
兆尹天下取則之地臣初授陛下奨擢軍中偏俾躍馬衝
過此乃輕陛下曲法不獨試臣臣知杖無禮之人不知打
神策軍將上曰卿何不奏公曰臣只合決不合奏曰既死合
是何人奏公曰在街中本街使金吾將軍奏若在坊內則
左右巡使奏上乃止
柳公綽善張正甫柳之子仲郢嘗過張於途去蓋下馬而
拜張卻之不從他日張言於公綽曰壽郎相逢其禮太
過柳作色不應父之張去柳謂客曰張尚書與公綽往還
欲使兒於街市騎馬衝公綽耶張聞深謝之壽郎仲郢小
字也公綽為西川從事嘗納一姬同院知之或徵其出妓
者公綽曰士有妻一妾以主中饋備洒掃公綽買妾非
妓也
張正甫為河南尹裴中令代淮西置宴府西亭裴公舉一

入詞藝好解頭張正色曰相公此行何為也何記得河南
府解頭中令有慙色
韓愈病將卒召群僧曰吾不藥令將病死矣汝詳視吾手
足支體無詿人云韓愈癡願死也
文宗時昭義軍節度使劉從諫襲父帥潞少年明俊自謂
河朔近無倫比及入朝公卿輻湊其門廣納金帛於權倖
名譽甚著求常平章事人多許之而悻宰相李固言沮其
意遇休假謁於私第遂言其情固言曰僕射先君以天下
功書於簡册及鎮上黨近二十年但聚斂貨財雄壯軍旅
不發一卒戍邊未嘗脩朝觀之禮及即世後以僕射先君
勲績不絕
延賞嘗領偏師輸忠咨京遂不行典憲將
何以上報國恩豈不能效田承嗣張忠志王承元携家赴
闕永保祿位若請還隴一鎮拓境復疆朝庭豈不以衮職
命賞區區求之一何容易從諫瞿然失色再拜趨出從
諫厚結僖臣竟加同平章事宰相餞於郵亭李公曰相
公少年勉報國恩幸保家勿殃後嗣從諫以笏叩額下淚
至鎮謂將校曰昨者朝觀遍觀德望唯李公峯直貞明凜
凜可懼真社稷之臣也
唐尚書特大和六年尉渭南為京兆府試進士官杜相悰
時為京兆尹將託以所親等第時重十人內為等第名與

從容語及舉人則趨而下堦俯伏下對社稷不敢言而止
是年上等內近三十餘人數年內皆及第無缺落者
崔慎由以元和元年登第至開成已入翰林因寓直忽中
夜有內使宣召引入數重門至一處堂宇華煥簾幕叢
見二中尉對燭而坐謂慎由曰上不豫來已數日兼自登
極後聖政多虧今奉太后中旨有命學士草廢立令慎由
大驚曰某有中外親族數千口兄弟甥姪僅三百人一旦
聞此覆族之言寧不敢承命況聖上高明之德覆于八荒
豈可輕議二中尉默然無以為對良久啓後戶引慎由至
一小殿見文宗坐於殿上二人迫堦而疏文宗過惡上惟
俛首又曰不為此柳木枕錯矣不合更在坐矣仍戒慎由
曰事泄即汝也於是二中尉自執炬送慎由出殿門復令
中使送至院柳木枕者從談強項也慎由尋以疾出翰林
遂金滕其事付其子鳳切於勤絕宦官者由此
李相石在中書京兆尹薛元賞謁石於私第故事百寮將
至宰相宅前驅不復呵元賞下馬后未之知方在廳若與
人訴競者元賞問焉云軍中軍將元賞排闥進曰相公朝
廷大臣天子所委注撫蠻夷和陰陽安百姓□□叶衆心無
敢乖謬升絀賢不肖賞功罰罪皆公之職者安有軍中一
將而敢如此哉大貴賤失序綱紀之紊常必由之苟朝廷

如此猶望相公整頓頹壞世有出自相公者即疾趨而去
顧左右曰無禮將軍可擒於馬下楊祕使元賞比至則相
臂踣之矣中尉仇士良有威權其輩已有訴之者宦官連
聲傳士良命曰中尉奉帝大尹元賞不荅即命杖殺之士
良大怒元賞乃白衣請見士良出曰敢必杖殺軍中
大將可乎元賞即其言無禮狀且曰宰相大臣也中尉大
臣也彼既可以無禮於此此可以無禮於彼平國家之法中
尉所宜保守一旦壞之可惜已白衣惟中尉命士良以
其理直命左右取酒飲之而罷不從于是少權進士第石
之力也衆咸拜監察分司東都

鉉鎮淮南到洛累日

不拜堂庾謝其前且將奉之時人稱焉

武宗數幸教坊作樂優倡進酒酣妓詣謁如民間燕席
上甚光宮奏疏乃不復出遂召優倡入私內人習之宦

今揚州選擇妓女詔揚監軍取解酒令妓女十人進
盛軍得詔請節度使杜悰請同於管內選擇悰曰監軍
自承吉悰不奉詔書不可擅預權力事監軍怒奏之宦者
請幷治悰上曰不可蕃方取妓女入宮掖非禹湯所為斯
極細事豈宜詔大臣杜悰累朝舊德深得大體真宰相也
及悰入相中謝上曰昨詔淮南監軍選擇酒令妓女欲因
行幸舉酒為樂歡耳音聲使奏偶然下命朕德化未被而

色荒外聞賴卿不御苟且不然天下將獻納取悅朕何由
得知報卿忠讜命卿作相內懷自如得魏徵
懿安郭太后既崩禮院檢討王暐請祔景陵配饗憲宗廟
宣宗大怒宰相白敏中名暐諧其事暐曰郭太后是憲宗
元妃汾陽王孫治事順宗為婦憲宗崩事出曖昧毋天下
五朝不可以疑似之事黜合配之禮敏中怒甚暐聲色益
壯宰相將會食周墀立敏中廳門以候敏中語墀正為一
書生惱亂但乞先之墀就敏中問其事暐蓋不屈墀以手
加暐額賞其正直翌日暐聚向容縣令墀亦免相大中十
三年秋八月上崩令孤綯為山陵禮義使奏暐為判官暐

又論懿安合配亭憲宗始
相馬
常澳為京兆尹豪右斂手鄭
公喜宗勇於租不納澳繫其
主者期以五日不足必抵法太后為言之上延英問澳曰
今日納租足放否澳曰尚在限內來日即不得矣澳既出
上連召之曰國家於租今日納足放主者否澳曰必放上
白太后曰常澳不可犯且與送錢納迺頃刻而租足
李景讓夏侯孜立朝有風采景讓為御史大夫祝事之日
以侍御史孫玉汝監祭御史盧拍玉酗不稱職請移他官
改為右丞以職方郎中裴誠廣部郎中韓瞻無聲績按諸
取容誠改太子中允瞻為鳳州刺史

李景讓爲御史大夫宰相宅有着街樓皆封泥之懼其劾奏也然終以強毅爲衆所忌故事除大夫百日内他人拜相謂之辱墓景讓未旬將相伸先拜景讓除西川節度不遇羊致仕歸東都

崔瑾知貢舉以貴要自恃不畏外議薦出率皆權豪子弟其弟兄見之輒曰勿觀察吾眼

劉允章祖伯芻父寬夫皆有重名允章少孤自立以臧否爲已任及掌貢舉尤惡朋黨初進士有十哲之號皆通連中官郭纁羅虬皆其徒也每歲有司無不爲其干撓根蒂牢固堅不可拔鄧尉丁棕方以恩澤主盤錯爲纁極力

允章不應纁竟不就試比考帖虬居其間允章誦學士詩有廉外桃花豔熟紅不知熟紅何用虬已具在去留中對曰詩云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侍郎得不思之頃之唱落衆莫不失色及出牓惑於浮說子奢不能塞時望允章自鄂渚分司東都其制中書舍人孔悔之辭弟紓爲諫官乃允章門生率同年送於坡下紓猶歉前行允章正色曰請遠公不去故事門生無答拜者允章哭是不拜同行皆愕然

懿宗迎佛骨自鳳翔至内檀儀盛於郊杞中出一連索不得輒有犯者車馬相接締以組繡緣路

里不絕天子親幸安福樓以錦綵成橋滑至即[redacted]乾
然後迎入禁中置於安國寺宰相已下施財不可計[redacted]
姓竟爲浮圖以至失業明年懿宗崩京兆尹薛逵數之無
遺

封侍郎知舉首訪能賦人盧駢詣羅邵興云主司愛賦十
九[redacted]宮羅曰主司安邑佳邵興居宣平彼處愛賦無由得
知

鄭少尹師薰知舉放榜日[redacted]畢令到宅謝恩至蕭相公知
舉放榜日並無人及門時論揄之主司放榜日於貢院見
門生惟有南鄭尚書及楊侍郎禮部故事每年主司中塲

多作風采鄭詹尹知舉第一李侍郎蕃次舉落人極多唯
許下杜相公帖日每去一人必吁嗟移時
太宗得鵝子俊異私自臂之望見魏公乃藏于懷公知之
遂前白事因話自古帝王逸豫微必爲諷上惜鵝子恐死
而又素嚴憚徵欲盡其言徵語愈久鵝竟死懷中

貞觀中西域獻胡僧呪術能生死人太宗令於飛騎中選
卒之壯勇者試之如言而死如言而蘇帝必告宗卿傳弈
弈曰此邪法也臣聞邪不干正若使呪臣必不能行帝召
僧呪弈弈對之初無所覺須臾胡僧怒欲自倒若爲物所
擊者更不復蘇

王義方時人比之稷卨鄭公每云王生太直高宗朝李義府引爲御史以定册立武后勳特寵任勢王惡而彈之坐是見貶坎坷以至於終

徐大理有功每見武后將殺人必據法廷爭常與武后反復詞色愈厲后大怒令拽出斬之猶回顧曰身雖死法終不可改至市臨刑得免除爲庶人如是再三終不挫折朝廷倚賴至今猶億之其子豫選有司皆曰徐公之子安可拘以常調乎

狄内史仁傑始爲江南安撫使以周赈王頊羽吴夫槩王春申君趙佗馬援吴桓王等神廟七百餘所有害於人悉除之惟夏禹吴太伯季札伍子胥四廟存焉

李日知初爲大理丞武后方肆戮胡元禮承旨欲陷人死刑今日知改斷再三不從元禮使人謂李曰胡元禮在此人莫冤死竟免之

高祖即位以舞胡安叱奴爲散騎侍郎禮部尚書李綱進諫曰臣按周禮工樂胥不過士伍雖復才如子野妙善者但爲殿鑒天下新定開太平之運起義功臣行賞未遍

高才碩學猶滯草萊而先令舞胡致位五品鳴玉曳組趨
馳廟廊固非創業規摸貽厥子孫之道高祖竟不能從
周興來俊臣羅織衣冠朝野懼懼御史大夫李嗣真上疏
諫曰臣聞曲逆之事漢祖謀疎楚之君臣乃用黃金七千
斤行反間之術項羽果疑臣下陳平之計遂行今告事紛
紜虛多實少如當有凶害馬知不先謀疎陛下君臣後除
國家良善臣恐為社稷之禍伏乞陛下迴思慮察臣狂
瞽然後退就鼎鑊實無所恨臣得效為鬼孰與有為謂
人如羅織之徒即是疎間之漸陳平反間其遂平哉遂為
後臣所構放于濱表後臣微遷途次誅楊而終嗣真
刺史中宗朝追徵後本官
武三思得幸於中宗京兆人韋月將等不堪憤激上書告
白其事中宗惑之命斬月將黃門侍郎宋璟執奏請按而
後刑中宗愈怒不及整衣屨徒跣出側門迎謂璟曰朕以
為已斬矣何以緩之命促斬璟曰人言宮中私於三思陛
下竟不問而斬朗將有竊議固請按而後刑中宗大恕璟
曰請先斬臣不然終不奉詔乃流月將於嶺南尋使人殺
之
肅宗朝太平公主用事柳渾以斜封官復襲職上疏諫曰
陛下即位之初納姚宋之計感黜斜封令以為斜封之人

不忍弃也是先帝之意忠不可遠若斜封之人不忍弃是常
月將燕欽融之流不可褰贈李多祚鄭克义之徒不可清
雪陛下何不能忍於此而忍於彼使善惡不定反覆相攻
致令君子之道長為正者銜寃附僞者得志
將何以正女教邪將何以懲風俗耶屢宗遂從之因而擢渾
拜監察御史

常仁約彈右僕射許遂良出為同州刺史遂良復職黜仁
約為清水令或慰勉之仁約對曰僕狂鄙之性假以雄權
而觸物便發丈夫當正色之地必明目張膽然不能碌碌
為保妻子也時武侯將軍田仁會貴幸侍御史張元弢不敢
而誣奏之高宗臨軒問侍御史張元弢不敢仁禧惶懼應對失次仁約曆
階進曰臣與仁禧連曹頗知事由仁禧懦而不能自理若
仁會眩惑聖聽致仁禧非當罪則臣事陛下不盡臣之恨
矣請專對其狀詞辯縱橫高宗深納之乃釋仁禧仁約在
憲司於王公卿相未嘗行拜禮人或勸之荅曰鵰鶚鸇鸛
豈衆禽之偶雀何該拜以單之且耳目之官固當獨立耳
後為左丞奏曰陛下為官擇人無其人則闕今不惜美錦
令臣製之此陛下知臣之深矣振舉綱目朝廷肅然
李義府侍恩放縱婦人淳于氏有容色坐繫大理乃託大
理永畢正義曲斷出之或有告之者詔劉仁軌鞫之義府

懶魂下正義於獄侍御史王義方將彈之告其母曰奸臣
當路懷祿而曠官不忠老母在堂犯雖以危身不孝進退
惶惑不知所從母曰吾聞王母殺身以成子之義汝若事
君盡忠吾名千載吾死不恨焉義方乃備法冠橫玉階彈
之先叱義府令下三叱乃出然後跪宣彈文云云高宗以
義方毀辱大臣言詞不遜貶萊州司戶秩滿子昌樂聚徒
教授毋巨遂不復仕進總章二年卒撰筆海十卷門人海
彥先負半千制師服三年畢喪而去

李昭德則天朝謀佞者必見擢用有人於洛水中獲白石
有數點赤詰闔請進宰臣詰之其人曰此石赤心所以進
昭德叱之曰洛水石豈盡反邪左右皆失笑昭德建立東
都羅城及尚書省洛水中橋人不知役而功成就除數凶
人獄遂罷以持正迂諍為皇甫文所構與來俊臣同日弃
市國人歡感相半哀昭德而快俊臣也

魏元忠以權寧二張反為所構云結少年為耐久朋則天
大怒下獄勘之易之以張說為證召大臣令元忠與易之
說等定是非說氣逼不應元忠懼謂說曰張說與易之共
羅織魏元忠耶叱曰魏元忠為宰相而有委巷羅織之言
豈大臣所謂則天又令說言元忠不執狀說曰臣不聞也
易之遽曰張說與元忠同逆則天問其故易之曰說往時

謂元忠居伊周之地臣以伊尹放太甲周公攝成王之位
此其狀也說泰曰易之昌宗大無知所言伊周徒聞其語
耳未知伊周之本末元忠初加秤命授紫綬臣以即宦拜
賀元忠曰無尺寸功而居重任不勝畏懼臣曰公當伊周
之任何愧三品然伊周歷代書爲忠臣陛下遣臣不學伊
周使臣將何所學說又曰易之以臣宗室故託爲黨然附
易之有台輔之望附元忠有族滅之勢臣不敢面欺亦懼
元忠冤魂耳遂焚香爲誓元忠免死流放嶺南

等謀反采璟時爲御史中丞奏請窮理其狀則天曰易之
已有恭開不可加罪璟曰易之爲飛書所逼窮而自陳且
謀反大逆法無容免請勉就鞫當以明國法易之等又
蒙驅使分外承恩臣言發禍從即入鼎鑊然義激於心雖
死不恨則天不悅內史楊再思遽宣王命左拾遺李嶠歷
階而進宋璟所進事爲國家社稷望陛下可其所奏則天
意始解乃傳命令易之就獄推問斯須特勅原之仍遣易
之昌宗就璟辭謝柜而不見令使者謂之曰公事當公言
之私見即私法無私也璟謂左右恨不先打竪子腦破而
令混亂國經吾負此恨久矣時朝列呼易之昌宗爲五郎

六郎鄭果曰公何稱易之爲卿璟曰鄭果何庸之甚若以
官秩正當卿號若以親當爲張五郎六郎矣足下非張氏
家僮號五郎六郎何也果大慙而退宋璟則天朝以頻論
得失不能容而憚其公正乃上勑璟往揚州推按奏曰臣
以不才叨居憲府按州縣乃監察御史事宜今非意差臣
不識其所謂請不奉制無何復令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
璟復奏曰御史中丞非軍國大事不當出且仲翔所犯贓
汚耳今高品有侍御史監察御史今勑臣恐陛下
有危臣之意臣請不奉制餘月優詔令副使李嶠使蜀嶠
喜宮璟曰叨奉渥恩頒公同制璟曰恩制示禮教不以儻

遣璟璟不當行謹不謝乃上言曰臣以副嶠何也恐非朝
廷故事請不奉制易之等輩璟出使當別以事誅之既
不果伺璟家有婚禮特刺殺之有密告者璟乘車舍
于他所乃免易之尋伏誅

宗楚客兄秦客貪鄙則天革命累遷內史從以驅罪流于
嶺南死楚客無他材能附會武三思神龍中爲中書舍人
時西突厥阿史那忠節不和安西都護郭元振奏請從
忠節於內地楚客與弟晉卿及紀處訥等納忠原子賂請發
兵以討西突厥不納元振之奏突厥大怒舉兵入寇甚爲
邊患監察御史崔琬劾楚客等中宗不從遷令與琬和解

俄而帝氏敗楚容等咸誅

文宗謂宰臣曰太宗得魏徵採拾闕遺弼成聖政今我得魏謇於疑似之間必極匡諫雖不敢望貞觀之政庶幾處無過之地令授謇右補闕勅舍人善為詞又問謇曰卿家有何圖書謇曰家書悉無唯有文貞公劾在文宗令進來鄭覃在側曰在人不在劾文宗曰卿渾未曉但甘棠之義非要劾也

崔顥有美名李邕常欲一見及顥至献文其首云十五嫁王昌邕叱起曰小子無禮遂不接

肅宗以王璵為相尚鬼神之事分遣女巫遍禱山川有巫者少年盛服乘傳而行中使隨之所至餧求金帛積載於後與惡少十數輩橫行州縣至華州左震為刺史震至驛門局戶不啓震命懷鑠而入曳巫斬階下惡少皆逃籍其貲民輸稅其中使送上臣請死朝廷慰奬之

李汧公勉罷領南節度至石門停舟悉搜家人犀象投水

中

德宗在東宮雅好楊崖州字常令打洛碑釘壁以觀及即位徵拜父有岸谷言及謂曰持正對見必為之加故歲餘不倦及後以劉晏事上不懌盧杞惴知上意因傾之

許孟容為給事中宣者有坐權幸相誘者拒絶之雖不大拜亦不為患

常相曹之為右丞僧廣宣問曰竊知閣下不欠拜相曹之叱曰安得此言命草奏僧惶恐而出

朝廷每降使新羅其國必以金寶厚贈唯李納判官一無所授深慕同輩所疾

雅量

狄梁公與婁師德同為相狄公排斥師德非一日則天問狄公曰朕大用卿卿知所自乎對曰臣以文章直道進身非緑緑因人成事則天久之曰朕此不知卿卿之遭遇實

即德之力因命左右取匿篋得十討通薦表以賜梁公梁公閱之恐懼引咎則天不責出於外曰吾不意為婁公所誣而婁公未嘗有矜色

唐公臨性寬仁多恕常欲吊喪令家僮歸取白衫僮僕誤持餘衣懼未敢進臨察之謂曰今日氣逆不宜哀泣何取白衫且止之又令煮藥不精潛覺其故又謂曰今日陰晦不宜服藥可棄之終不揚其過失

裴度在中書即忽亡失度命張燈舉座不曉其故夜半宴酣左右曰即復得度不答極歡而罷或問其故度曰此蓋諸脊盜即書券耳緩之則存急之則投諸水火人服其臨

事不挠

陽道州城未嘗有所畜積雖所服用不可闕者客稱其物可住可愛公輒喜授之有陳蒨長者候其始請月俸常徃稱其錢帛之美月有獲焉

韓皇為京兆尹時久旱祈雨縣官讀祝文專心記公家諱及稱官銜畢誤呼先相之名皇但慘然因命重讀亦不加責在夏日常病小瘡令醫傅膏而濡公問之醫云天寒膏硬公笑曰韓皇自貶所量移錢唐地卑嵗不協後皇在鄂州鎮嵗寒雨雪擁爐而坐謂賓客曰吾輩也須暫歸皇來代我事意甚悲之（宋稗類鈔）

右

文宗對翰林諸學士因論前代文章裴舍人素數稱陳拾遺名柳舍人璟自之裴不覺上顧柳曰陳字伯玉近亦多以字行

裴晉公為門下侍郎過吏部選人官謂同過給事中曰吾輩生老病死時至則行其私退量公不信術數不好服食每語人曰鷄猪魚蒜逢着則徒俛俾至多此輩優一資半級何足問也一皆注定未曾文宗將有事南郊前本司進相撰人上曰方清齋宜令觀此事左右曰舊例也已在外祗候上曰此應是要賞物可

向外相撲了即與賞令去又常觀鬬鷄優人稱歎大好鷄
上曰鷄好便賜汝
文宗時入閤即官有竊窺者上覺之珽退語宰相曰適省
即珽內第某人忽斜盼視朕何也裴度對曰省即卑微安
得如此欲與打着上曰此小事不打了
靖安李少師宗閔不以威重自處好與賓客飲宴談笑喜
飲酒一月臨池以荷爲盃滿酌酒密繫持近口以筯刺之
而飲未盡再舉既散有人言昨飲大歡也李曰今日言歡
明前日之不歡自今好惡一不得言
夏侯孜在舉場有王生者有宴召馬酒酣以優子祝曰二
孜同年爭不悅而去孜後及第累官至相王生自貧怒曰
閻敬在河中王生之子不知有隙憾敬與父生前書
疏希特以謁敬敬問其所欲一以帛之固辭而退
事
鄭公嘗拜掃還白太宗入言陛下欽聲山陵在外恐衆來
而竟不行何有此消息帝笑曰當時有心哀哭等哭
耳
盧尚書承慶總章初考內外官有運運風失衆虐之

曰監運損粮老中下其人容自書無言而退處置其權重
改注曰非力所及老中中飢無善容亦無媿詞又改曰罷
辱不驚考中上
李昭德為內史婁師德為納言相隨入朝婁體肥行緩事
屢頓待不即至乃發怒曰阿誰是師德弟為代州刺史辭別
師德不是田舍漢更阿誰之曰吾以不才位居宰相汝今又拜州牧叨據過分人所疾
也將何以全先人髮膚豹長蹤曰負荊今當其時者亦不
敢言但拭之而已以此自勉庶不為兄憂師德曰此所
以我愛也夫前人蚤者發於恕也汝今試之是惡前人
嗤而拭是逆前人怒也蚤不拭而自乾何若笑而授之當
武后時竟保其寵禄率是道也
皇甫德參上書言陛下脩洛陽宮是勞人也收地租厚斂
也俗尚高髻宮中所化也太宗怒曰此人欲使國家不
收一租不役一人宮人無髮乃稱其意魏徵進曰賈誼當
漢文帝之時上書曰可痛哭者三可長歎者五自古上書
率乃激切不激切則不能動人主之心激切則似謗訕所
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惟在陛下裁察不可責之則於後
誰敢言乃賜絹二十疋命歸
陸贄公為同州刺史有家僮不下馬參軍責之鞭背見血

因謂曰小吏犯公請去宪公額之曰如見官人不下馬打了去也得不去也得不去也得
去也得

袁傪之破袁晁擒其僞公卿數十人州縣大貝拳措置必生致闕下傪曰此悉百姓何足以煩人乃皆之遣去

常舟少在洛陽嘗至中橋見數百人喧集水濵乃魚著網得大龜察之橋柱舟不忍問曰幾錢可贖曰五千舟曰吾驢直三千可平於是與之放龜於水徒步而歸

任迪簡為天德判官軍中宴後至宴歡飲酣酒吏誤以醋酌迪簡以軍使李景略酷好飲酒之則死矣乃強飲之遂病吐血軍中聞之皆泣下景略又景略卒軍中皆以為主自衙佐拜御史中丞高定節度使

裴相垍嘗應公詞往稽之不第及知制誥之為禮部侍郎笑曰此非德也稽惶恐欲降階又笑曰猶下也

長慶初趙相為太常卿贊郊廟之禮時罷相十餘年年七十六衆服其健右常侍卽孝亦笑曰是僕為東府試官所送進士也

元氏之敗其女資敬寺尼真納于根庭德宗卽位召至別殿告其父死真自投于地左右掖出開者皆愕然

親之喪責其哭踴遂扶出開者皆愕然

貞觀二十年王師旦爲員外司馬州進士張昌齡王公瑾
並有文辭聲振京邑師旦著自衒鬻不知所以
及奏等第太宗恠問無實名師旦對曰此輩誠有詞
華然其體輕薄文章浮艷必不成令器臣擯之恐後生傚
傚有纖靡陛下風俗上深爲之後昌齡爲長安尉坐贓解而
公瑾亦無所成

中宗嘗召宰相蘇瓌李嶠子進見二子皆同年上曰爾宜
記所通書言之瓌子頲應
言正后從諫則聖嶠
父之心上曰蘇意

子李嶠無兒

張守珪陝州平陵人也自幽州入覲過本縣見令李元申
桑梓之禮見陝尉李桎 裴冕呼張公困尼中豈能
相救至靈寶便奏充判官冕後至宰輔

代宗寬厚出於天性幼時玄宗每座於前眺視之謂武惠
妃曰此兒有異相亦是吾家一有福天子

西涼州俗好音樂製涼州新曲開元中列上獻之顧而問
之寧王進曰此曲雖嘉臣有聞焉夫音者始之於宮散之
於商成之於角徵羽莫不根抵家籥於宮商也宮雜而少
商徵亂而加暴臣聞宮君也商臣也宮不勝則君勢卑商

有餘則臣下僭君卑則畏下臣僭則犯上蓋行之於音律
播之於歌詠見之於人事臣恐一日有播越之禍悖亂之
患莫不由斯曲也上聞之默然及安祿山之亂華夏鼎沸
所以知寧王知音之妙也
安祿山初為張韓公帳下走使韓公嘗洗足韓公足下有
黑子祿山竊窺之韓公顧而笑曰黑子是吾之貴相汝何
窺之祿山曰賤人不幸兩足皆有亦似將軍者色黑而
公奇之約為義兒深加慰勉
王琚為太常卿早起聞永興里人吹笛問是太常樂人否
曰然已後因閑樂而撻之問曰何得罪曰卦吹笛又見康
崑崙彈琵琶云琵聲多琶聲少亦未可彈五十四絲大絃
也自下而上謂之琵自上而下為之琶
裴寬尚書鎮郡西歸汴中日晚維舟見一人坐樹下衣服故
弊名與語大奇之謂君才識自當富貴何貧也舉船錢帛
奴婢與之客亦不讓語訖上船奴婢偃蹇者鞭撲之裴公
益以為奇其人乃張建封也
杜丞相鴻漸世號知人見馬遂李抱真盧杞陸贄張弘靖
李藩皆云並無將相既而盡然又大司徒杜公見張弘靖
曰必為宰相貴人效知人也
潘炎德宗時為翰林學士恩渥及異其妻劉氏晏之女也

京尹甚有故伺候累日不得見乃遺閽者三百縑夫人知之爲潘曰豈有人臣京尹願一見遺奴三百縑帛其意可知也遽勸潘公辭位于孟陽初爲戶部侍郎夫人憂惕曰以爾之材而在巫郡之位吾懼禍之必至也戶部解諭再三乃曰試會爾同列吾觀之因遍招深熟者容至夫人審簾視之既罷會喜曰皆爾之儔也不足憂矣末後慘緑少年何人也荅曰補闕韋獻公夏卿有知人之鑒人不知也因退朝於街中逢肩從弟執誼從弟渠牟用三人皆二十四並爲郎官族馬公之敵公曰今日逢三二十四郎輒欲顧目之語執誼曰汝必爲吉相渠牟曰弟未聞語渠牟曰弟當別奉主上恩而連貴公卿語卅曰三命中弟最長遠而位極旄鉞由是竟如其言

韋獻公夏卿不經方鎮唯上於東都留守辟吏八人而路公隨皇甫崖州鎛皆爲宰相張尚書賁陞給事平仲衡大夫仲行李常侍翔李諫議景儉李湖南詞皆至顯官亦知名矣

李相絳先人爲襄州督郵方赴舉求鄉薦時樊司空澤爲節度使張常侍正甫爲判官主鄉薦張公知丞相有前途啓司空曰舉人愈不如李某秀才請只送一人請衆人之資以奉之欣然允諾又薦丞相弟爲同舍郎不十年而李八

登庸感司空之恩以司空之子宗易為朝官人問宗易之文於丞相答曰蓋代時人用以蓋代為口實相見論文必曰莫是樊三蓋代否後丞相之為戶部侍郎也常侍為本司郎中因會把詩侍郎唱歌李終不唱而哂之滿席大慙歸太保皇生晓音律嘗觀客彈琴為止息乃歎曰妙哉嵇生之音也為是曲也其當魏晋之際乎止息與廣陵散同出而異名也其音生商商為秋聲天將肅殺草木摇落其藏之妥乎此所以知魏之季慢也其商絃與宮同是臣奪其君之位乎此所以知司馬氏之將篡也廣陵維揚之散者流亡之謂也揚者氏后之姓言揚后其父駿之傾移夜晋祚者也晋難興終止息如此其音哀憤而噍絃操者蹙而慘痛永嘉之亂其應此乎叔夜撰此將貽後代之知音且避晋禍託之神鬼史氏非知味者安得不傳其謬歟

吳興僧晝一字皎然以律詩晋謁蘇州恐詩體不合乃於舟杼思作古體十數篇為敵常皆不稱賞晝一極失望明日馮其舊製敵之常吟風大加歎賞因語晝云幾致失聲名何不但以所工見投而以所猥希老夫之意人各有所得非卒能致晝一伏其能鑒

駱浚者度支司書手也常健羨一雜事典題詩一絶於柯樹曰幹從茸一條青玉直葉鋪千疊綠雲低爭如鸞雀偏巢

此却是篇末不得栖會度支使巡諸司見此題問左右云
浚所為也仍與語可聽曰錢穀粗曉詞氣不卑言語古壯
人倫亦佳翌日以語巡官李吉甫遂擢為度支巡官浚請
兼巡覆官自以徵賦不敢廁士大夫之列月餘九門內勾
出數十萬貫數月關右蒲潼京西京北三輔句四百萬佐
大門却河陰斗門曹汴宿宋無水潦之患後典名郡有令
名於春明門外築室樹食客皆名人廬申州題詩云地僻
如奉石磎橫似葉舟即駱氏池館也
裴晉公為相布衣交友受恩子弟報恩奬引不暫亡失大
臣中有重德寡言者忽曰某與二人皆受裴公白衣時
約他日顯達彼此引重某仕宦所得已多然晉公有恩於
初不以輔相許晉公聞之笑曰實負初心為問人曰曾
見靈芝珊瑚否曰皆希世之寶又曰曾遊山水否曰名山
數遊唯廬山瀑布狀如天漢天下無之晉公曰圖畫高可
悅目何況親觀然靈芝珊瑚為瑞為寶可矣用於廣廈須
杞梓樟楠瀑布可以圖畫無濟於人若以溉良田激礦礎
其功莫若河之水某公德行文章度標準為大臣儀表
望之可敬然長厚有餘心無幾術傷於畏忌剸割多疑前
古人民貧杼征賦未分地不過數千里官不過一百員內
無權倖外絕奸詐晝地為獄人不敢逃以赭染衣人不敢

犯雖云列郡建國侯伯分理當時國之大者不及今之一縣易爲匡濟今天下設官一萬八千列郡三百五十四十六連帥八十萬甲兵禮樂文物軒裳士流盛於前古材非王佐安敢許人

相國牛僧孺感言仙容之後居宛葉之間少孤貧力學有志永貞中擢進士第與同輩過政事堂宰相謂曰掃廳奉候僧孺獨出曰不敢衆從其異之元和初登制科歷省郎至丞相大中初卒後白敏中入相乃奏謚曰簡

宣宗在藩邸常爲諸王所侵一日不豫鄭太后奏上若心疾文宗名見執視上見以王如意搥碎之家他日英王

嘗疾予即賜御馬金帶

李珏字待價趙郡贊皇人早孤居淮南養母以孝聞舉明經單州刺史李絳見而謂之曰日角珠庭非常人也當掇進士科明經祿薄非子終跡之地一舉不第應進士舉許孟容爲禮部擢上不釋褐署烏重胤河陽府推官判高等授渭南縣尉遷右拾遺左遷下邽縣令丁母憂廬居三年不入室免喪諸侯交辟皆不就牛僧孺爲武昌掌書記徵歸御史府常處厚秉政稱曰清廟之器當擊搏才乎擢拜禮部員外改吏部員外李宗閔爲相擢知制誥改司勳員外郎庫部郎中文宗名友翰林學士珏風格端肅儀詞

敏贍恩傾一時累遷戶部侍郎判承旨天子屢欲以爲相鄭
注以方術爲侍講學士李訓自流人入內庭珏未嘗私焉
訓注文諸貶江州刺史訓誅徵爲戶部侍郎判祠復同
日拜丞相上雖切於求理終優游不斷同列陳夷行鄭覃
請經術孤立者進用珏與祠復論地胄詞彩者居先每延
英議政多異同卒無成政但寄之頗乖而已文宗將崩以
敬宗子陳王成美爲託武宗立事由內出珏知不宣宗
即位累遷河陽三城節度使又拜檢校左
僕射淮南節度使三載薨贈司
李郡爲武宗軍節度使不治召補闕鄭魯上疏曰臣恐新
麥未登徐師必亂乞速命良將救此一方宣宗未知省奏
熟而徐師果亂上感悟嘗言曜爲起居舍人
懿宗晚年政出羣下路巖年少固位勢當路皆仇隙中
外沸騰所指未必實也初巖爲淮南崔鉉度支使除監察
十年不出京師致位宰相鉉謂巖必貴當內路十終須與
他郡一官自監察入翰林鉉猶在淮南聞回路十如今便入
翰林何能至老比日如言
定畋平溫僕射表博請遷於朝方以實至之地於是入
爲長安者且萬家魏鄭公以爲夫不亂華非久常之策爭
論數年不決至開元中六胡及叛貝地復空

太宗令衛公教侯君集君集言於帝曰李靖將及矣至徵
隱之術輒不以示臣帝以讓靖靖曰此乃君集反爾今中
夏又安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矣而求盡臣之術者將有
他心焉
閩州得玉磬名十二以獻張率東叩其一曰是晉某歲所造
也是歲餘月造磬者法月數有十三今聞其一宜於黃鍾
九尺掘之必得焉勅州求之如言而得
鄭公見秦王破陣樂則觀而不視奏善樂則觀而不聽
貞觀中有婆羅門僧言佛齒所擊前無堅物於是士女并
奏其技人聞之謂子曰非是佛齒也吾
聞金剛石至堅物莫能敵唯羚羊角破之次但取試焉胡
僧臨護甚嚴固求良久乃得見出角叩之應手而碎觀者
乃止今理珠者用此角
閻立本善畫至荊州視張僧繇舊跡曰定虛得名耳明日
又往曰由是近代佳手耳明日又往曰名下無虛士坐卧
觀之信宿其下一日不能去
高宗時薛元超為害討之輒不利乃除徐敬業為刺史發
至府賊聞新州刺史至皆繕理
幸迎敬業喜放令還單騎至府賊聞新州刺史至皆繕理
坐待敬業一無所問處他事已畢方曰賊安在曰在南岸
乃從一二佐使而往觀之莫不駭愕賊所持兵覘望及見

船中無人及無兵仗更閉營隱藏敬業直入其營內告云
國家以汝等爲會吏所害非有他惡可悉歸田里後去者
爲賊唯名其帥書以不降之意各答數十而遣之境內肅
然其父英公壯其贍略曰吾不辦此然破我家者必此兒
英公既薨高宗思平遼勳令制衣其壙象高麗中三山簡
霍去病之祁連山後其子敬業舉兵反武后令掘平之大
霧三日不解乃止

張沛爲同州任正名爲錄事劉幽求爲朝邑尉沛常呼二
公爲任大劉大皆文友玄宗誅韋氏沛兄毅中豐涉見誅
并令誅沛沛將出就刑正名時詣告在家聞之遽出曰朝
庭初有大難同州京之左輔悉何單使至害其州將請以
死守之於是勸令賣棄送沛於獄曰正名若死使君可憂
不然無患也時中貴幽求方立元勳用事居中竟脫沛於難
漸至忠在晉州之入也大理將欽緒即其妹婿送之曰以
足下之才不憂不見用無爲非分妄求至忠不納將退而
數曰九代之卿族一舉而滅可哀也哉至忠既至拜中書
令歲餘敗

高公駢鎮蜀日因巡邊至資中郡舍於刺史衙對郡山頂
有開元寺是夜黃氏昏僧衆禮佛其聲喧逕命吏候悉擒

械之来晨笈昔庶遂合將吏而謂之曰僧徒禮念亦無罪過但此事十年後當有充千數千亂我疆境以是厭之其後士人皆髡乾兵號大髡據此寺爲寨凌駕州將果叶高公之言得於資中處士王適

張九齡開元中爲中書令范陽節度使張守珪奏裨將安祿山頻失利送戮於京師九齡批曰穰苴出軍必誅莊賈孫武行法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及到中書張九齡與語久之因奏戮之以絶後患玄宗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之意談害忠良更加官爵放歸本道至武德初玄宗在城都思九齡先覺制贈司徒遣使就弔

州致祭

李相夷簡未登第時爲鄭縣丞涇軍之亂有使走驢東去甚急夷簡入白刺史曰京城有故此使必非朝命請執問果未此使過者

德宗自復京闕常恐生事方鎮有兵必姑息之惟渾瑊奏事不過輒私喜曰上不疑我

順宗風噤不言太子未立先美人有異志上乃召學士鄭絪於小殿草立太子詔絪執筆不請而書立嫡以長四字跪呈順宗然之乃定

賞譽　品藻　規箴　夙慧
容止　企羨　栖隱　賢媛

賞譽

正觀中蜀人李義甫八歲以神童至京師太宗在上林苑便對有得鳥者上賜義甫義甫答時進詩曰日裏揚朝彩琴中伴夜啼上林多許樹不借一枝棲上笑曰朕今以全樹借汝後相高宗

玄宗燕諸學士於便殿顧謂李白曰朕與天后任人如何白曰天后任人如小兒市瓜不擇其香味唯取其肥大者

陛下任人如淘沙取金剖石採玉皆得其精粹上大笑
德宗每年徵四方學術直言極諫之士至者萃於闕下上
親自考試絶請託之路是時文學相高當塗者咸以推賢
進善爲意上試制科於宣德殿或下等者即以筆抹之至
尾其稱旨者必吟誦嗟賞翌日遍示宰相學士曰此皆朕
之門生公卿無不服上精鑒宏詞獨狐授吏部試放馴象
賦上自考之稱其句曰化之乎式則必受乎来獻或遠斯
性則 感於至仁上特書第三等先是代宗時外方進馴
象世有二上即位悉令放荆山之南而授獻賦不傷於類
昇上賞其知去就

白居易應舉初至京以詩謁顧著作況況覩姓名輕視曰
米價方貴居亦不易及披卷首篇曰咸陽原上草一歲一
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乃嗟賞曰道得箇語居即
易也因爲之延譽聲名遂振

李賀以歌詩謁韓愈愈時爲國子博士分司送客歸因人
呈卷解衣旋讀之首篇送鴈門太守行云黑雲壓城城欲
摧甲光向日金鱗開却 黄命迎之

唐平程子齊昔範未舉進士日著程子申慕歸文公稱嘆
之及赴舉於主司曰程昔範不合在諸生之下當時不第
人以爲屈庾尚書承宣知貢舉程始咎第以試正字從事

涇原軍李逢吉在相位見其書特薦拜右拾遺竟因逢吉
湮厄而沒其立身正若能清談樂善士多附之與堂弟李
信州虞相善又交裴夷直皆士林之望也
元稹在鄂州周復為從事稹嘗賦詩命院中屬和周簪劣
見稹曰其儁以大人往還高謬獲一第其實詩賦皆不能
稹曰遽以實告賢於能詩者
劉侍郎三復初為金壇尉李衛公鎮浙西三復代草表云
山名北固長懷戀闕之心地接東溟却美朝宗之路衛公
嘉歎遂辟為賓佐時杭州有蕭協律悅善畫竹家酷貧白
居易典郡嘗敘云悅之竹舉世無倫頗自秘重有終歲求
其一竿一枝不得者又遺之歌曰餘杭已客多驅貧其中
甚者蕭與殷天寒身上猶衣苫日高甑中未掃塵悅拿老
多病有一女未適他日病且亟謂其女曰吾聞長史劉從
事非有通家之親復無舉薦之力欲自衆為賢侯幕府
必有足觀者今知未婚吾雖未識嘗以書託汝三復覽其
書數日未決會夜夢有黃衣使致葉一束於其門翌日言
於衛公公曰蕭蕭也此固定矣三復遂成婚
白敏中在翰署未有知者惟李衛公器之多所延譽然而
無資用以奉僚友衛公遺錢十萬俾為酒肴會省閣諸公
宴已有日時秋霖涉旬日智拔意冒外求官未得將欲出

京来别惠與敏中同年士閤者告以方候朝宰緣以他適
對惠駐車呼書叙闊遊之困敏中得書嘆曰士窮達當有
時命苟以僥倖取容未足發吾真豈有美饌上邀當路豪
貴而遺登第故人家邇令名惠先宴既而朝客来聞與惠宴
衆人咸去他日見衛公問来者誰敏中具對公留惠留於
推引衛公亦稱云此事真古人所為惠自後以評事先拜
而敏中以庫部郎中入翰林為學士未逾三年為丞相
大中末諫官献疏請賜白居易謚上曰何不讀醉吟先生
墓表卒不賜謚夫敏中在相位奏立神道碑使李商隱為
之
宣宗嘗鄭僕射光鎮河中封其妾為夫人不受表曰白屋
同愁已失鳳鳴之侶朱門自樂難容烏合之人上大喜問
左右曰誰教阿舅作此好事對曰光多任一判官白謝者
掌書記上曰表記尤佳便好與翰林一官論者以為不由
進士又寒士無引援遂止
光德劉相宗望舉進士朔望謁鄭太師從黨閤者言剌裴
侍郎贊後至先入從容乃召劉秀才劉相告以主司在前
不敢升坐陽拜于副墀上鄭公降而揖焉鄭公佇立日送
之又方回乃言贊白大好及第舉人贊唯唯明年為門生
令孤滈弟澄皆好文自楚及澄三世掌誥命有綸科場中

父爲丞相未得進高出訪鄭侍郎即道遇大丑投國學避
之偶廣文生吳畦從容父之畦袖卷呈高由是出入高家
高薦畦于鄭公遂先高一年及第復至郡守
懿宗嘗行經延賓庫見廣廈錢帛山積問左右誰爲庫侍
臣對曰宰相李德裕以天下每歲度支備用之餘盡實於
此自是以來邊廷有急支備無之上曰今何在曰頃坐吳
湘貶崖州上曰有如此功徵罪豈合誅譴由是劉鄴進表
雪遂許加贈
劉仁表劉允章門生初允章知舉仁表與李都善即訪之
而謂都曰儀之其爲朝廷委任何以見押少霽責乎都歎
薦其所知者允章迎謂之曰謂不言牛孔安得歲歲須入
先是牛孔數家憑勢力每歲主司爲其所制故允章以云
適中都所欲言者都中編也厥其性之以與允章稚
熟都納焉即孔紆也復授允章以文二軸焚之且太半曰
此可以與否允章佳賞比及卷首乃仁表也允章踧其輕
薄而辭之都公是遭罹者柰何復聽讒言乎於是皆許
之仁表後爲華州趙憓幕嘗飲酒憓命歐鳴休作録事酒
不中者罰之仁表酒不能滿飲林罰之仁表曰鄂渚尚書
解取録事不辭況一生時允章鎮江夏仁表皆自謂也
華相誡家素賤李忠求者有請院兄弟與誡熟誡至李氏

子書室中諸子賦詩識亦為之頃有李至觀諸子詩又見識所作稱其最美識初亦避之李問曰此誰作也諸子不敢隱乃曰某叔頃来畢識丞才作也識遂出見既而李呼左右責曰何今馬入池中踐浮萍皆聚蘆荻斜倒怒甚左右莫敢對識曰萍聚只因今日浪荻斜都為夜来風李大悅遂留為客

劉仁軌為左僕射戴至德為右僕射人皆多劉而鄙戴有老父陳牒至德方欹下筆老父問左右此是劉僕射否曰是戴因急就曰此是不解事僕射却將牒来至德笑令授之戴在職無異跡當朝似不能言者及薨高宗嘆曰吾喪至德無復聞讜言在時事有不是者未嘗放過因索其前後所陳章奏閱而流涕朝廷始重之

相國劉公瞻甘先人諱景本連州人少為漢南鄭司徒掌牋禮因題商驛側泉石司徒奇之勉以修進俾前驛換麻衣執贄見之禮後解薦權進士第歷臺省贍孤平藝雖登科第不預急流任大理評事日饘粥不給掌於安國寺相識僧處謁食器所業文數軸置在僧几上致仕劉賓客遊寺見此文卷甚奇之怜其貧屢厚有濟鄙又知其連山人朝無引援謂僧曰其閑廢能為此人致宰相邇後授河中少尹嘗希僚有貴族浮薄者蔑視之一旦有命徵入崙君張

莲而餞之輕薄客呼相國為尹公曰歸朝作何官職相國
對曰得路即作宰相比部官大笑之在席亦有畏言者自
是以水部員外知制誥相次入翰林以至拜相王屋庭一上人細治之
鄭愚尚書廣州居人雄才奥學擢進士第楊歷清顯聲稱
南節經過魏公當禮遇鄭舉進士時未嘗以文章及魏公
門此日於客次換麻衣先輩所業魏公覽其卷首尋已賞
歎至三四不覺曰真錦半臂也又以魏公故相令員軍
儀庭參不得已而授之魏公曰文武之道備見之矣其敬
服形於辭色也或曰鄭公因醉眠左右見一白猪蓋柱征

南吐蛇之類

郭曖尚昇平公主盛飾文士即席賦詩公主帷而觀之
李端中宴詩成云董奭首荀令偏憐小傳粉何郎不解愁衆
稱妙絶或謂夙構端曰頴試一吟錢起云請以起姓為韻復
云新開金埒教調馬旧賜銅山許鑄錢曖出名馬金帛為
贈是席端為首送王相鎮幽朔韓翃為首送劉相巡江淮
錢起為首

獨孤郁權相子婿也歷掌內外制有美名憲宗歎曰我女
婚不如意與孔戣為華州刺史奏江淮進海味道路擾人
并其類十數條後上不記其名閤裴晉公亦不能對久之

方省乃拜然嶺南節度有異政南中士人死於流竄者子女悉爲嫁娶之

呂元膂爲鄂岳都團練使夜登城女墻已鍵守者曰軍法夜不可開乃告言中丞自登守者又曰夜中不辦是非雖中丞亦不可元膂乃歸明日擢爲書記

品藻

姚梁公與崔監司在中書梁公有子喪在假旬日政事委積處置皆不得言于玄宗曰朕以天下事本付姚崇以卿坐鎮邪俗及梁公出頃刻間決遣盡畢時齊平陽爲舍人在旁見之梁公自以爲能頗有得色乃問平陽曰余之爲相比何等人齊未及對梁公曰何如管晏曰不可比管晏管晏作法雖不及後猶及其身相公前入相所立法令施未竟悉更之以此不及梁公曰然則竟如何曰相公可謂救世之相也梁公投筆曰救世之相豈易得乎時齊平陽善知古事姚作相凡質疑問難皆此二人因歎曰欲知古事問高仲舒欲知今事問齊澣即無敗政矣

玄宗西幸駕及古界靈武遣至房綰新除丞相玄宗於馬上看除目顧左右謂裴士淹曰亦不是賊手士淹低語曰請陛下勿復言上色少愧

玄宗西幸嘗欝欝不悦多與裴士淹並馬語語及平日之
事時亦解頤上曰李林甫之材不多得士淹曰誠如聖旨
近實無傷上曰但以姤賢嫉能以此至敗士淹曰陛下既
知何故久任之豈唯身敗兼亦誤國計今日之事林甫所
啓也上愀然不樂

喬彝京兆府解試時有二試官彝日午叩門試官令引入
則已醺醉視題曰幽蘭賦不肯作曰兩人相對作得此題
速改之乃改為渥洼馬賦奮筆斯須命就其辭甚工便欲
首送京兆尹曰喬彝崢嶸甚以解副薦之 尚書

白舍人初到錢塘令訪壯毋獨開元寺僧惠澄近於京師
得此花始栽植於庭欄園甚密他亦未知有也時春景方
深惠澄設油巾帶覆其上壯毋自東越分而種之也會稽徐
凝自富春來未識白公先題詩曰此花南地知誰種憨悃
僧門用意栽海燕解憐頻毗睨胡蜂未識更徘徊虛生芍
藥徒勞妬羞殺海棠不敢開唯有數苞紅幞在含芳待
舍人来白尋到寺看花乃命徐生同醉而歸時張祐撓舟
而至甚若踈誕然張徐二生未之習隱各希首薦焉中舍
曰二君論文右廉白之闔閭穴較勝負於一戦也遂試長
劔倚天賦餘霞散成綺詩既解送以疑為先祐其次耳張
祐詩有地勢連專岳河流側壤関多士以陳后主日月光

天德山河壯帝居比徙有前名矣祐題金山寺詩曰樹影中流見鍾聲兩岸聞雖基毋潛云塔影挂青漢鍾聲和白雲此二句未爲佳也祐觀徵四句及宮詞白公張三作徵詩以定王右丞多則未敢優劣也王維詩曰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忽過新豐戍還歸細柳營回看落鴈處千里暮雲平張祐詩曰晚出禁城東分圍淺草中紅旗開向日白馬驟臨風背手抽金箭飛身控角弓萬人齊指處一鴈落寒空白公又以宮詞四句之中皆四對何足奇乎然徐生云今古常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徐疑賦曰旗閃閃而星懸定將夏於丘處馬寧帷中分易禮於盧鄭如我明公爲甚惟偏黨平張祐曰廣韻九奏非瑞馬之至音荆玉三枚行良工之必監且洪鍾韶擊瓦缶雷鳴衆聾糾繩復可定分祐遂行歌而過疑亦敲枻而歸二生終身優仰不隨鄉賦者乎先是李補闕林宗杜致中牧與白公聲下較文其言元白騷外雜而惟清苦者見嗤因茲有恨也白爲河南尹李爲河陽令道上相過尹乃乘馬令則有輿從非趨事之禮嘗謂樂天爲喧喧公聞者皆笑樂天之名稍減白曰李直木林宗也吾之衛子也其鋒不可當後杜舍人之守秋浦與張生爲詩之交酷愛祐宮詞亦知錢塘之歲自有是非之倫悵不平之色爲詩二

首[redacted]已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又云如
何故國三千里盧唱歌辭滿五管○暴平裴相兄弟二人俱
有盛名世謂俠不如儔儔不如休休好釋秉善隸書所在
寺額多書之
隋吏部侍郎高孝基主選見梁公房玄齡蔡公杜如晦恃
然降階與之抗禮延入內廳食甚恭曰二賢當為王霸佐
命位極人臣然杜年壽稍減於房耳願各孫相託正觀
初杜薨於左僕射房位至司徒秉政二十餘年
太宗稱虞監博聞得行書輸詞藻忠直一人而兼是五善
寶客皆同穆氏兄弟寶客皆異以此為優劣穆氏兄弟四
人賛賞賞時謂賛俗而有格為格賢美而多為酥員
為醍醐賞為乳腐言最為九固也
德宗晚年絕嗜欲尤工詩臣下莫及每御製奉和而退笑
曰排公在○杜太保在淮南進崔寧清詩百篇上謂使者曰
此惡詩馬用進時人呼為淮勑惡詩
盧肇黃頗同遊李衛公門下王起冊知貢舉訪二人之能
或曰盧有文學黃能詩起遂以盧為狀頭黃第三人
規箴
太宗常率洛陽頗見可欵多治隋氏舊宮或縱畋遊魏徵

驟諫上忻然罷曰非公無此語

肅宗五月五日抱小公主顧山人李唐曰念之勿忤唐曰
大上皇亦應思陛下肅宗泣涕是時張氏已用事不由已
矣

陽城爲諫議大夫憲宗欲用裴延齡爲相城曰白麻若出
我必裂之而死憲宗以爲難竟不相延齡

國子監諸生猥雜陽城爲司業以道德訓諭有違親三年
勿歸覲自天寶九年置廣文館至元和中堂宇虛搆材
木積主者或盜用之

雖使實物即立得杜邠公諫疏及其成功多邠公力也諫疏以軍興心故憂略同崖中則務前禮省中多士二日趣不一致言遺補相惜御史同僚亦撰順聖樂以進每宴必使奏之其曲將半綴皆伏而一人舞於中央舞罷笑談詼諧亦有爲壯妙號爲武順聖樂

夙慧

上官昭容者侍郎儀之孫也儀之得罪婦鄭氏填宮遺腹生昭容其母將誕之夕夢人與秤曰持之秤量天下文士鄭氏無其男也及生昭容視之云秤量天下豈是汝也口

中啞如應曰是
玄宗善八分書將命相皆先署御札書其名於案上會太
子入侍上以金甌覆其名以告之此宰相名也汝庸知其
誰即射中賜若危酒肅宗拜而稱曰非崔琳盧從愿平上
曰然因舉甌以示乃賜危酒是琳愿皆有宰相望上倚
為相者數矣竟以宗族蕃盛咐託者衆不能用之
蘇瓌初未知顗常處顗於馬廐中與庸僕雜行一日有客
詣瓌候於客次顗擁篲庭除無問遺落一文字客取而視之
乃詠崑崙奴子詩云指如十挺墨耳似兩張匙客異之良
久瓌出客猶留言詠以其詩問瓌何人豈非足下宗族之
孽也瓌備言其事客驚訝之請瓌加禮收舉必蘇氏之令
子也瓌稍稍親之有人獻兔縣於廊廡之下乃名顗詠之
曰兔子死閑草將來掛竹竿試將明鏡照無異月中看瓌
讀詩異之由是學問日新文章蓋代及玄宗平內難旦夕
制誥綸綍無非顗之所出時稱小許公云

訖六七十年間天下大理河
清海晏物殷俗阜安西諸國悉平為郡縣置開遠門亘地
萬餘里入河 賦稅滿右藏東納河北諸道租庸充滿左
藏財寶山積不可勝計四方豐稔百姓樂業戶計一千餘
萬米每斗三錢丁壯之夫不失兵器路不拾遺行不齎粮

奇瑞豐委重譯麕止人物欣然感思登仙告成上猶惕厲
不已揭讓数四是時彭城劉晏年八歲献東封書上覽而
奇之命宰相出題就中書試張說源乾曜咸相慰薦上
以晏間生秀妙引於內殿縱六宮觀看楊妃坐於膝上親
爲畫眉總髻宮人投花擲菓者甚多拜爲秘書正字張說
問曰居官以来正字幾何晏尋聲對曰他字悉正獨朋字
未正說聞而異之
燕文正公弟其女婦盧氏嘗爲舅盧公求官候公下朝而
問焉公不語但指榻床籠而示之女拜而歸室書其夫曰
舅得簽事矣
開元中有李幼奇者以藝干柳芳念有韻詩芳便暗記題
之於壁謂幼奇曰此吾之詩也幼奇大驚徐曰相戲耳此
君所念詩也因謂幼奇更念他新著文章皆遍能記
開元初路州常敬忠十五明經擢第数年通通五經上書
自舉云一遍誦千言勅赴中書考試張燕公問曰學士能
一遍誦千言十遍誦萬言乎對曰未曾自試燕公遂出書
非人間所見也謂之曰可十遍誦之敬忠危坐而讀每遍
畫地為記讀七遍起曰此誦已得燕公曰可滿十遍敬忠
曰若十遍即是十遍誦得今七遍已得何要滿十燕公執
本觀覽不暇而敬忠誦畢不差一字見者莫不嗟嘆即日

聞奏引對賜綵衣一副兼賚物拜東宮衛佐仍直集賢待
講毛詩百餘日中三改官爲同輩所嫉中毒而卒
天寶中漢州維縣尉張陟應一藝自舉日試萬言須中書
考試陟令善書者二十人各操紙執筆就席環庭而坐但
占題目身自巡歷依題口授言訖即過周而復始至午後
詩成七千餘字仍請滿萬宰相六七千可謂多矣何必須
萬具以狀聞勅賜縑帛拜太常寺太祝廣文館時號張萬言
常皐鎮西川進奉聖樂曲兼樂工舞人曲譜到京於留邸
校閱教坊人潛規得先進之
李衛公幼時憲宗賞坐於前吉甫每以敏捷誇於同列武
相元衡名之謂曰吾子在家所嗜何書惠裕不應翌日元
衡具告吉甫歸以責之惠裕曰武公身爲宰相不問理國
調陰陽而問所嗜書其言不當所以不應
宣宗強記默識宮中廁役之賤及備灑掃者數十百輩一
見輒記其姓字或將有所指念必曰名某人令措某事無
一差誤者宮官宮婢以爲神簿書刑獄卒吏姓名紛雜交
至經覽多所記初守杭州視事數日名都押衙謂曰不到
都未能記諸走使當直將卒九錢人對曰直者三百乃令
以紙一幅大書其姓名貼於閤每人閱過日此一閱至三
考未嘗悞喚人者（杭州端午競渡於錢塘弄潮先數日

於湖沂列舟舸結綵爲亭檻東西豪高數丈其夕北風飄
泊南岸消官至湖上大將懼之事消問競舟凡有幾令齊
往南岸每一綵舫繫以三五小舟號令齊力鼓棹而引之
候忽皆至
湖守飲餞客有獻木瓜所未嘗有也傳以示客有中使即
袖歸曰禁中未曾有宜進於上頃之解舟而去郡守懼得
罪不樂欲撤飲官妓作酒者五白守曰請即中盡歡其
度木瓜經宿必委中流也守從之會送中使者還云果遺
爛弃之矣郡守甚言名問之曰使者既清必泳貯以行
初因沸觀則笋插之此物芳脆易損必不能入献守命
有司加給取香錦面賚之
弘農楊羊幼祇六歲時就學歸候入家乃父友也二人又
入彈碁次見楊氏子戲之曰爾能爲丈人詠此句否楊答
時乂手詠曰魁形下方天頂凸二十四寸窓中月父友驚
撫其首遺以梨栗曰爾後必有文年十八一上中進士第
有詩集六十卷性情急累官居幕府主人同列多 不容同
列有固護之者與詩云蝦蟆欲喫月保護長教圓又云心
明外不染月向懷中圓又云羅幃若不卷誰道中無人其
辭多此志其實有志行在青州幕奉使出得疾不許醉
服藥而卒

太宗使宰文士及割肉乃以餅拭手帝屢目之士及佯爲不悟更徐拭而後啗之

太宗令虞監寫列女傳以粧屏風未及閱卷乃闇書之一字無失

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名見時長孫太尉無忌李司空勣於朝堂立語李戲之曰吾見時人所倚何樹嘉隱云松樹李曰此槐也何言松嘉隱云以公配木何得非松長孫復問吾所但取其鬼木耳李歎曰此小兒猶爾何得如此聰明嘉隱應聲曰朝頓尚作宰相倚爾何疑復能矯對耶嘉隱曰何須矯對

崔相慎由豪爽廉察浙西有兎棺寺持法經僧爲門徒或有術士言相國尚上氣色有貴子問姓娠之所在夫人洎媵妾聞皆無所見相國徐思之乃召曾侍更衣官妓而示術士云果在此也及載誕日服下有文

僧名因命

小子謀食而已此人豈享富貴者乎幽求聞之拂衣而出盧令遽下階捉幽求衣伸謝之幽求竟去盧回謂

諸即官曰輕笑劉生禍從此始盧令竟爲宗紀所排左遷
金州司馬六月中宗宴鴈十五日酺酒間裴潛目於秘第
幽求忽來詣潛直入臥內戴撥耳悄予着白襴衫底着短
緋白衫靴潛手曰裴三死生一決言訖而去潛大驚不測
其故謂其妻曰僕竟坐與將非類此子恐禍在須臾明曰
時去清明九日中宗小祥百官奉慰少帝是日月華門至辰巳
後方開傳聲曰斬決使劉相公出衣黃金甲佩橐鞬統萬
騎兵士白刃耀日自宗紀及邪黨前時輕笑者咸受戮於
朝又嗖兵部員外郎裴潛潛服慄而前幽求目相識否潛
荅曰不識劉曰幽求請公便公本官知制誥赴中書上任
其夜九制誥百餘首皆幽求作也自爲拜相白麻云前朝
邑尉劉幽求志貫日義勇橫秋首建雄謀果成大業可
中書舍人荅知機務賜甲第一區金銀器皿十床細婢十
人馬百匹錦綵千段仍給鐵券特恕十死翌日命金州司
馬盧齊卿京兆少尹知府事載初中常侍所著姓系劉氏
卷中
玄宗爲潞州別駕入覲京師尤自卑損暮春豪家子數輩
游昆明池方飲次一戎服臂鷹疾驟至前諸人不悅忽一
少年特酒觴倡曰今日宜以門族官品自言酒至上大聲
曰曾祖天子相王臨淄王子某諸少年驚走不

敢復視乃連飲三銀船盡一巨鬴乘馬而去

玄宗幸大山回車次上黨路逢父老負擔壺漿遠迎上親加存問受其所獻賜賚有差父老舊識者上悉賜酒與之話舊所過村鄉必令詢問或有喪疾俱令弔卹百姓欣然乞願駐蹕及車駕過金橋（橋在潞州御路榮轉上見數十里旌旗嚴整羽衛整肅謂左右曰張說言我勒兵三十萬旌旗千里挾上黨止于太原真才子也左右皆稱萬歲遂詔吳道玄常無忝陳閎等令寫金橋圖其望容及上所乘馬照夜白陳閎主之橋梁山水車輿人物草樹鷹鳥器仗帷幕吳道玄主之大馬（駒騄牛羊（駱駝猫狗鵝之類皆無忝主之其圖謂之三絕上爲皇猶時風神秀異英姿邁於朝堂叱武攸暨我國家朝堂汝安得恣蜂蠆而狠顧耶則天聞之曰此兒氣槩終當是吾家太平天子

玄宗在藩邸時每歲戲於城南常杜之間嘗因逐兎意樂忘反與其徒十餘人饑倦休息於大樹下忽有一書生跋扈奇之及與語磊落不凡問姓名王琚也自此每遊必過其舍或語多合上意乃益親之及常氏專制上憂其密言之琚曰亂則殺之又何慮焉上遂納其謀平國內難累月琚爲中書侍郎預配饗

玄宗洞曉音律絲管皆造其妙制作調曲隨意即成如不

加意尤愛羯鼓橫笛云八音之領袖諸樂不可為比（有紫玉笛之說天寶故事）常遇二月初詰旦巾櫛方畢時雨晴景氣明麗殿庭柳杏將拆上曰對此景物豈得不為他判斷乎左右相目將令備酒獨高力士遣取羯鼓上臨軒縱擊一曲名春光好（自製神氣自得及顧柳杏皆已發拆指而笑曰不嗄將我天公可乎嬪嬙侍臣皆稱萬歲又嘗製秋風高每至秋空迥徹纖埃不起即奏之必遠風徐來庭葉墜下其神妙如此

玄宗起涼殿拾遺陳知節上疏極諫上令力士召對時暑毒方甚上在涼殿座後水激簷車風颯衣襟知節至賜坐石塌除霤沉吟仰不見日四隅積水成廉飛泊生內舍凍復氷眉麻節飲陳體生寒慄腹中雷鳴再三請起方許上徧拭汗不已陳縱及門遺洩狼籍逾日使故謂曰卿論事宜當勿以已方萬乘也

玄宗性俊邁不好琴會聽琴正弄未畢光琴者曰待詔出矢發龍戚自是旃然伏于流今百餘年矣按旃然即濟水溢而為災遂名旃然左傳楚涉濟于旃然即其地

武后朝嚴安之挺之昆弟也安之為長安兵曹權過京北

至今爲寮者賴安之術焉挺之薄妻而愛其子嚴武年八歲詢其母曰大人常孚玄
英未嘗慰省其母何至於斯母曰吾與汝子母也以汝
尚幼未知之也汝父薄行嬾其母悽咽武亦愼惋候父出玄
自後相弃爲汝父離婦焉挺之歸驚愕視之已斃
英方瞳武持小鐵鎚擊碎其首及挺之歸驚愕視之已斃
矣左右曰小郎君戲運鎚而致之呼武曰汝何戲之
甚武曰焉有大朝人士孚其待妾困辱兒之母乎故須擊
致非戲也父曰真嚴挺之子武年二十三爲給事黃門明
年雍陝西蜀累於飲筵對賓客聘其筆札杜甫拾遺乘醉而
言曰不謂嚴挺之有此兒也武恚目父之曰杜審言孫擬
將襆髮賓合坐皆笑房太尉綰亦徵有所誤憂悚成疾武母
恐害損賢良遂以小舟送甫出峽李太白爲蜀道難乃爲
房社之危也曰劒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所
守誠非人化爲狼與豺杜甫自作閬中行豺貌當路無他
遊從或謂章佩大夫璩爲陳拾遺雪嶽陳子昂適高侍御
適與王江寧昌齡申宽當時用爲義士李翰林作詩朝右聞
之疑嚴武有劉馬一作劉之志文爲刺史章彝因小罪遂杖
殺後爲彝外家報怨嚴氏譖徵頗太師魯公刻姓名于石
或致之高山之上或沉之大洲之地而云安知不有陵谷

之變耶

劉司徒玄佐滑州匡城人嘗出師經其本縣欲申桑梓之禮於令令辭曰不敢玄佐歎恨久之先是陳金帛數匡將遺邑僚以其無知而止時鄉里姻舊以地近多歸之司徒不欲以私擢居將校之列又難置於賤卒盡署為將判官此職列假緋衫銀魚外視榮之實處在散冗其類漸衆久之有獻啓訴於公者乃署他職

憲宗七歲德宗抱置膝上戲曰改是何人乃在我懷中對曰是第三天子德宗大喜

鄭大穆郎中為金州刺史致書于襄陽于司空頓傲睨無君僚之禮書曰閣下為南溟之大鵬作天中之一柱鸞騰則日月暗搖動則山嶽頹真天子之爪牙諸侯之龜鑒也大穆孤幼二百餘口飢凍兩京亦郡俸薄尚為衣食之憂溝壑之期斯須至矣伏惟賢公息雷霆之威垂特達之顧賜錢一千貫絹一千匹器物一千兩石奴婢各十人且曰分千樹一葉之影即是濃陰減四海數滴之泉便為高澤于公覽書亦不嗟訝曰鄭君所須咨依來數一半以戒旅之際不全副其本望也又有匡廬齊山人遺童子賫書乞買山錢百萬公遂與之仍加紙墨衣服等又有崔郊秀才者寓居於漢上蘊有文藝而家貧嘗與姑婢通其婢端麗解

音律漢南之最也姑負鄧南婢於連帥愛之以類無雙無寶即降
太保愛妾至今猶盡觀之給錢四十萬郊思之不已即強就府署頗一
見焉其婢因寒食果於從事家還值郊立於柳陰馬上連
泣誓若山河崔生贈之以詩曰今宇王孫逐後塵綠珠垂
淚滴羅巾候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或有寫郊
詩於于公座公覩詩令召崔生左右莫之測及見郊曰侯
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是君製也四百千小哉
何惜一書不早相示遂命婢同歸至於幃冕詹匣悉為贈
餘之物有客自零陵來稱戎昱使君席上有善歌者公遽
命召焉戎不敢違命月而至及至令唱歌歌乃戎使君送
妓之詩其辭曰寶鈿香娥翡翠裙妝成掩泣欲行雲憑憑
好取襄王夢莫向陽臺夢使君公曰丈夫不能立功業為
異代之所稱豈有奪人愛姬為己之嬉娛以此觀之誠可
寓身於無人之地遂以綿帛贖行旨書謝零陵守

李尚書翔潭州席上有舞柘枝者顏色憂悴斂袂而進
當筵而贈詩曰姑蘇太守青娥女流落長沙舞柘枝滿坐
綉衣皆不識可怜[illegible]臉淚雙垂李公詰其事乃故姑蘇臺
舊中丞愛姬之女也李公曰吾與尚族其姻舊矣速命更
其舞即延入與韓夫人相見夫人吏部之婿頎其言語清楚宛有
冠盖風儀遂於賓榻中選士嫁之舒元輿侍郎聞之贈李

公詩曰湘江舞罷忽成悲便脫蛮靴出絳幃誰是蔡邕琴
酒客魏公懷舊嫁文姬李尚書初守盧江有重繫者當大
辟引慮之時啓曰昔於群小專習一藝頗於貴人之前試
之乃曰長嘯也公命緩繫而聽之曰不謂蘇門之風出於
赭衣之下遂蠲其罪後鎮山南夜聞長笛之音而瀏亮不
絶問是何人之吹也且云府獄重囚今明日引来官吏遞
相允恕夜使囚徒為樂罪累必深及至公曰汝之吹竹已
其能少不事農桑可為伶人耳卒歲而伶恐之使令奔
去

李相紳督大梁日間鎮海軍進健卒四人一日當龍二
曰沈萬石三曰馮五千四曰錢子濤悉能扳擲角觝之戲
翌日於球場內搞勞車老牛筋皮為衆狀瘤甓之裔甓酒鐏
也盛一斗二升多以補瓷瘤為之或銅鑄也坐於地茵大伴令食之萬石等三
入視矣堅麁莫敢就食獨五千睒目張口兩手捧衆如虎
嗜肉丞相曰真壯士也可以撲殺西城健胡又令試於觝
戲倉龍等亦不利獨五千勝之十萬之衆為之披靡於是
獨進五千倉龍等退還本道語曰壯兒過大梁城北門常
宿鑰不開開必有事公命閉之累子营騷動軍府萬悉誅
之自此遂安也

李公既治淮南宋吳相之獄而持法清峻犯之者無有有

嚴張之風也按吏奸豪潛形匿迹然皆於獨見察佐裴胄
諫之李元將評事及第後嘗僑寓江都李公鸞旅之年
每止於元將之館而叔呼之榮達之後元將稱爲姪皆不
祝也及爲孫子方似相容又有崔巡官者居鄭圃也與丞
相同年之舊特遠来謁纔到客舍不意家僕與市人有競
詰其所以僕曰宣州館驛崔巡官下其僕市人皆抵極法
令捕崔至曰昔常識君到此何不相見也崔生叩頭謝曰
適憩旅舍曰已暹晚相公尊重非時不敢具陳卑禮伏希
哀怜獲歸鄉里遂縻留服罪笞已二十送過秩陵時人相
謂曰李公宗叔雖爲孫子故人忽作流囚邑人罹禍度江
淮者衆主吏啓曰戶曰逆亡不少丞相曰汝不見楊麦乎
秀者在下比糠隨流者不必報来自此一言無踰境者
白居易元相詩曰問勸迈辛酒開吟短李詩且曰辛大丘
度性迈嗜酒李二十紳短而能詩辛氏即君即丘度之子
也来謁丞相問李公曰小子每憶白二十二丈詩曰問勸
疇昔酒開吟二十丈詩李曰辛大有此狂兒吾敢不存舊
矣九諸官族快辛氏子之能忤丞相之受侮有一曹官
到任儀質頗似府公府公見而惡之書其狀曰着青把笏
也請科錢覩此形骸足可傷嗟左右皆竊笑焉又有宿將
有過請罰且云老兵倚恃年老而刑不加若在軍門一

百也決竟不免其刑凡所書判或是卒然故趍事皆鴻神
破膽矣初李公赴薦常以古風求呂化光温謂齊名照及
第恭曰吾觀李二十秀才之文斯人必為卿相果如其言
詩曰春種一粒粟秋成萬顆子四海無閑田農夫猶餓死
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中土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先是
元相廉察江東之日修龜山寺魚池以為放生之名戒其
僧曰勸汝諸僧好自持不須垂釣引青絲雲山莫厭看經
坐便是浮生得道時李公到鎮遊於野寺觀元公詩笑曰
僧有漁罟之事必投於鏡湖後有犯者逐不恕後為二絶
而示之云剃髮多緣是代耕好聞人死惡人生祇緣說法
無高下爾輩何勞尚世情汲水添池活白蓮十千鬱鼠盡
生天凡庸不識慈悲意自葬江魚入九泉忽有老僧謁額
所来俱有區別海内服其才俊
李衛公佐武宗平上黨破回鶻自矜其功於平泉莊置構
思亭伐羣木以自旌
李丞相回少嘗遊華懷王氏別墅王氏先世仕宦子孫以
力自業待之甚厚回深德之及貴王氏子賣家諜来
謁不得通於金吾鼓舍伺丞相出拜于道左久之方省曰

故人也遂廩餼之逾旬以前街除大理評事取告身面授舊制大理寺官初上名寺僚或在朝五品以上清資保識王氏本耕田宗無故舊復邀回言之回問有狀乎對曰無又曰有紙乎曰無柚中何物取即告身曰中書侍即兼禮部尚書平章事李回識仍謂諸曹長曰此亦五品以上清資也

宣宗聖政中向頠伏外舍屋際有倚竹一竿可見者止尺餘去御馬百步外遂命去横綜止挾矢曰朕以法制威天下而党羌寇敢来干我連年兵不解我今射此竹卜其吉否左右皆悦馬訖上褒曰發洞其竹分而為二矢貫

忠武軍[illegible]下見五六人[illegible]水不衰與諸人[illegible]

[illegible]有門諸[illegible]

[illegible]有[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昂笑語輕脫[illegible]

所任何官對曰諸即不敢新授宣州[illegible]

而去一席皆觀[illegible]

已請[illegible]

即宣表為永相制書[illegible]

書侍[illegible]

[illegible]孫飛公朝宴酒酣樂闋顧群公曰無忘不[illegible]
之澤因緣寵私致位上公人臣之貴可謂極矣公[illegible]
曰退公勞素有大[illegible]封越公或對曰不如或曰過之公曰吾言[illegible]
所不羨越公越公之貴也老而無忌之貴也少
鄭公[illegible]詞擊門閥進其選[illegible]謝曰李光弼二健元也遭遇
[illegible]大師光弼頹廿未聘從事[illegible]當時幕[illegible]因從容次盛衰二
多偶立微功豈可言[illegible]來名族已選得一[illegible]也諸[illegible]不見[illegible]方
名容詞[illegible]
[illegible]金鼎[illegible]公[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問將軍勛業[illegible]石其[illegible]立跡[illegible]盟功後二年收石堡城收[illegible]
島皆有奇數
馬司徒討李懷光自太原引兵至寶鼎不營問其地名曰
埋壞大喜曰擒賊必矣

容止

開元中燕公張說當朝文伯冠服以儒者自處玄宗嫌其
異已賜內樣巾子長腳羅襆頭燕公服之入謝玄宗大喜
玄宗早朝百官趨班上見張九齡風儀秀整有異於衆謂
左右曰朕每見張九齡精神頓生
裴僕射遵慶二十入仕累折上巾子未嘗隨俗樣凡代之

移易者五六而公年九十時尚幼少所業者令中子有僕
射樣
韓晉公久鎮浙西所取資佐隨其所長無棄得人嘗有故
舊子弟援之與語更無他能召之謁而觀之畢席端坐不
旁視不與凡坐文言後數日著紫隨軍令監庫門使人視
之每入惟端坐至夕斂言察吏卒無敢濫出入者
李相國程為翰林學士以歲階前日影為入候公性懶每入
必逾八磚後號為八磚學士
鄭珣瑜為河南尹送迎中使皆有常處人吏窺之馬足差
跌不出三五步議者以珣瑜為河南尹可繼張延賞而重
厚堅正前后莫有及
大中十一年正月一日含元殿受朝太子太師盧鈞年八
十有樂懸南步而及敗墀稱賀上前舉止中禮士大夫歎
之十二年正月朝含元殿受朝太子少師柳公權亦年八
十復為百官班首自樂懸南步至殿下力已委頓及上尊
號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公權誤曰光武和孝御史彈
之罰一季俸世譏公權不能退身自止
薛調季璠向年進士調選次姿貌入
號為敏調寬恕而璠猜忘論者以時人所稱協其性也劉
元輦罷江夏入朝以風雨留

其風韻去而復留者數
調爲翰林學士郭妃悅
頃之暴卒時以謂中鴆
四十三年豈常有言哉
杜相審權鎭浙西性寬
久習於慎密在鎭三歲
嘗易處雖大臣經過亦
故不還私室端默斂衽
將軍令下簾或自頃無
簾至地方捲退進止雍容
杜審權爲小杜相
魏僕射元忠每立朝必得
路侍中巖風貌之美爲
吏隱咸曰以技樂自隨
雖衛玠潘岳不足爲比
巾之脚以異于衆也閭
非路侍中邪比至鬻豚
正路侍中不如用之比
由斯以官妓行雲等十
宴贈行雲等感恩多詞

今描于倡樓也

江淮客劉圓常謁江州刺史崔沆稱前拾遺沆引坐勸曰諫官不可自稱司直評事可矣須吏他客至圓稱曰大理司直劉圓沆甚賞之

李銛錡從父弟也爲宋州刺史聞錡反牀慟哭悉驅妻子婢奴無老幼量頭爲枷自拘於觀察使朝廷憫之薄貶

天寶已前多刺客李汧公勉爲開封尹鞫囚有意氣者感勉求生縱而逸之後數歲勉罷官客行河北偶見故囚迎歸厚待之告其妻曰此活我者何以報德妻曰僕縑千疋可乎曰未也二千疋可乎亦曰未也妻曰大恩難報不如殺之　故囚心動其僮哀勉密告勉被衣乘馬而遁比夜半百餘里至津店津店老父曰此多猛獸何故夜行勉因言其故未畢梁上有人聲下曰幾誤殺長者乃去未明携故囚夫妻二首而至示勉

田神功自平盧兵使授淄青節度觀察皆偏裨時部曲神功平受其拜及此前使判官劉位已下數人並留在院神功待之亦無降禮後因閑宋州見李光弼與郭使打毬聞判官張倏至光弼答拜神功大驚歸幕呼劉位問之曰太尉今日見張郎中來與之答拜是何禮也位曰判官慕容使主無受拜之禮神功曰公何不早說遂令巡諸判官謝

之曰神功武將起自行伍不知朝廷禮數誤受判官等拜
判官又不言成神功之過令還諸公拜遂一一拜之
包誼江湖人下第遊漢南劉太真相會辯難劉辭屈責其
不敬誼擲盃中其額後太真為禮部侍郎誼應舉太真覽
其文卷於包侍郎詰之家初甚驚嘆爻視其名迺包誼也
遂默然至出牓宰相欲有去留面問太真擬一名太真不
能對忽記誼之姓名遽言之遂中第
魏僕射本名真宰武后朝被誣搆下獄有司將出之小吏
聞之以告魏魏喜曰汝名何曰元忠魏遂改從元忠焉

進士張鷟僕陽王東之曾孫也時初落第兩手捧登科記
頂之曰此千佛名經也其企羨如此
盧杞令李揆入番揆對德宗曰臣不憚速使恐死於道不
達君命上惻然欲免之謂盧相曰李揆暮年母使杞曰和
戎之使且須愔練非揆不可且使揆去向後差使小於揆
年者不敢辭遠使矣揆既至番長曰聞唐家第一人李揆
公是否揆曰非也他那人李揆爭肯到此恐其拘留以此
謾之也揆門第第一文學第一官職第一揆致仕東都大
司徒杜公罷淮海也入洛見之言及頭頭第一之說揆曰
若道門戶有所自承餘裕也官職遭遇爾今形骸周悴

看即下世一切為空何第二之有
苗給事子續應舉次而給事以風語澁而心中至切臨
試又疾亟續乃為狀請許入試否給事獨能把筆淡墨為
書曰入其父子之情切如此其年續及第
隆相贊受淮南尉吏部侍郎不與碩少連擬與江淮一尉
不伏竟得之顯其聽而自吟曰選皆流渰渰來砌樹陰陰
後罷相　在假日勑下不謝官又貶為忠州司馬大
官降勑日令朝謝但恐私忌　亦須出入始了
開元以後不以姓名而可稱者燕公許公魯公不以名而
打有名未開府建元州庄名永房太尉郭令公崔太尉楊
言徒登忠州楊崖州段太尉位卑而名著者李北海王江
寧李館陶鄭廣文元魯山蕭功曹獨孤常州崔比部張水
部梁補闕常蘇州二人連呼者岐薛燕許大手筆　李杜姚宋
亦曰蘇步蕭李文華元和後不以名可稱者李太尉常中令裴晉
公曰太傅賈僕射路侍中杜紫微位卑名著者賈長江趙
渭南二人連叫者白元又有羅鈴吉網酷吏負推常狀能又
有四選四函
于良史為張徐州建封從事每自吟曰出身二十年白髮
衣猶碧日暮倚朱門從朱汚袍亦公聞之為奏章服焉
韓僕射皐為京兆尹常相貫之為畿甸尉及貫之入為相

皐為吏部尚書每至中書常異禮以申故吏之敬
韓皐家自黃門以來三世傳執一笏經祖父所執未嘗輕
授於僕人之手歸則別置于臥內一榻以示敬慎
趙昭公以舊相為吏部侍郎考前進士杜元頴宏詞登科
及鎮荊南又奏為從事杜公入相昭公復掌選至杜出鎮
西川奏宋相申錫為從事數年杜以南蠻入寇貶刺循州
遂卒宋以宰相被誣謫佐開州後數年昭公始卒公凡八
在銓衡三領節鎮皆帶府號為尚書惟不歷工部其兵部
太常皆再任年八十七薨宛其間未嘗遇重疾儉素壽考為
朋友之德
身不由科第嘗知貢舉三年門下所出諸生
相繼為公相號得人之盛
趙郡李氏元和初三祖之後同時一人為相藩南祖吉甫
西祖絳東祖而皆第三至大和開成間又各一人前後在
相位德裕吉甫之子固言藩再從弟皆第九珏亦絳之近
從
李尚書羣有宗人庶子同名俱出於姑臧公而人謂尚書
為文章李羣庶子為門戶李益而尚書尚兼門地焉嘗姻
族間有禮會尚書歸笑謂家人曰大堪笑今日席兩个
座頭總是李羣

李太師逢吉知貢舉牓或未放而入相禮部尚書王播代
放牓及第人就中書見座主時謂好脚迹門生
陽城爲朝士家苦貧常以傘木枕質錢數萬人爭取之
李愿司空兄弟九人四有土地愿爲夏州徐[redacted]泗鳳翔宣
徐泗鳳翔澤路魏博六節度聽爲夏州靈武河東鄭滑魏
博邠寧七節度一門登壇受鉞無比焉
胡尚書証河中人大傳昭公鎮河中尚書建節赴振武備
桑梓禮入謁持刺稱百姓献昭公詩云詩書入京國旌旆
過鄉閭榮之進士趙嘏著鄉籍一篇奏河東人物之
盛皆實録也
鄉中趙氏軒冕文儒最著曾祖父相父世掌綸誥檜[redacted]
五人進士及第皆歷臺省盡少傳洪[redacted]盡尚書簡辭弘正
簡求皆其姑子也時稱[redacted]出外家敬氏先世亦出自河中
人物名望皆謂至盛檜舊鄉籍載之
楊僕射於陵在考功時與李師稷及[redacted]第至其子相國嗣
復知舉門生集候僕射而李公在座時人謂之楊家上下
門生世有姑之[redacted]與姪之女壻謂之上下同門蓋以此況
也
李相石庾尚書承宣門生不數年杰[redacted]佐魏博軍因奏事特

賜紫而庾尚衣緋令詞李侍御將紫底緋上座主
李相宗閔知貢舉門生多清雅俊茂唐冲薛庠來都時謂
之玉箸
柳公權與族 璟開成中同在翰林時稱大柳舍人自相
父即中芳已來奕世文學居清列人在名場淹屈及擢第
首冠諸生當年宏詞登高科十餘年兩掌綸誥侍翰苑性
喜汲引後進出其門者以誠明待物不妄然諾士益附之
開成三年書判考官刑部員外即紀于公崔相群門生也
紀于及第時於崔相新昌宅小廳中崔見座主及為考官
私頭孫河南數先於鴈門公為丞紀于封鴈門
文宗自大和乙卯歲后土感感不樂事稍聞則必有歎息
之音會幸三殿東亭見橫廊架三軸上指謂盡工程修已
曰此開元東封圖也命內臣懸於東廡無下舉玉如意指
張說輩歎曰使吾得其中一人則可見開元之理
文宗為莊恪太子選妃朝臣家子女悉令進名中外為之
不安上知之謂宰臣曰朕欲為太子求汝鄭間衣冠子女
為新婦扶出來思舍翰翰地如聞朝臣皆不願與朕作親
情何也朕是數百年衣冠無何神堯打朕家事羅訶去遂
罷其選

馮河南宿之三子陶韜圖兄弟連年進士及第連年登宏詞科一時之盛無比大和初馮氏進士十人宿家兄弟叔姪亦八人焉

李右丞庾年二十九為尚書右丞宣宗好儒多與學士小敘從容議論發杜自題曰鄉貢進士李某或宰臣出鎮賦詩以贈之凡對宰臣及上言者必先整容貌易衣盥手然後召見語及政事即終日忘倦

宣宗愛羨進士每對朝臣問登第否有以科名對者必大喜便問所賦詩賦題并主司姓名或有人物優而不中第者必歎惜之嘗於禁中題即賞進士李道龍宦官知自

文宣二宗始

宣宗尚學尤重科名大中十年鄭顥知舉宣宗索登科記顯表曰自武德已後便有進士諸科所傳前代姓名皆是私家記録臣等委當行祠部員外郎趙璘採訪諸科目記撰成十三卷自武德元年至于聖朝勑封翰林自今放榜後仰寫及第人姓名及所試詩賦題目進入仰所司逐年編次

李其為中丞奏孔尚書溫恭相商為監察御史孔為中丞李在外多年除宗正少卿歸而為丞即每論集時人為盛事

大中九年沈侍郎詢以中書舍人知舉其門生李彬父敖爲萬年令同年有起之會合部李郎中嶠時在座因戲諸進士曰今日極盛畢與賢座主同年謂彬州李侍郎也衆皆以爲異是日數公皆詣賓客馬尚書審則文彬州座主楊相國之同年也舉座異之張不疑進士權第宏詞登科當年五府交辟江西李中丞疑東川李相回淮南命到府未幾以協律郎奉不疑娶崔氏以不協出之後娶顏氏

東夷有識山川者徧禮五岳一拜而退惟入關望華山自稱西門步禹步拜禮至山下仰望歎詫七日而去謂京師衣冠文物之盛由此而至

崔起居雍少有令名進士第與鄭顥齊名士之遊其門者多登第時人語爲崔雍鄭顥世界自起居郎出守和州遇龐勛寇歷陽雍弃城奔浙西爲路巖所構賜死雍兄明序福兄弟八人皆進士列甲乙科當時號爲點頭崔家澹容貌清瘦明白擢第升朝崔鉉辟入幕先是朝中以流品爲朋甲以名德清重者爲首咸通中李都爲大龍甲頭沙汰名士以經緯其伍消澹兄弟也澹在品中以消強侵爲麤率不取焉消早屈歆見取其黨皆避之

瑯琊王氏與太原皆同出於周瑯瑯之族世貴號雞頭王

氏太原子弟爭之稱是已族然實非也太原自號鉅鏤王氏崔氏博陵與清河亦上下其望族博陵三房第二房雖長今其子孫即皆拜第三房子弟爲伯叔者蓋第三房婚娶晚遲世數因而少故也姑臧李氏亦然其第三房皆受大房第二房之禮清河崔氏亦小房最著崔程出清河小房也世居楚州寶應縣號八寶崔氏寶應本安宜縣崔氏憲捧八寶以敵勑改名焉程之姊北門李相嶽之夫人嶽乃姑臧小房也判鹽鐵程爲楊州院官舉吳兗卿嶽爲得人竟亂罷之任程累郡無政績小杜相聞程諸女有容德致書爲其子讓能娶焉程初辭之爲人曰崔氏之門若有一杜郎其何堪矣而杜相堅請不已程不能免乃於寶應諸院取一姊姪嫁之其後讓能貴爲國夫人而程之女不顯

進士舉人各樹名甲元和中語曰欲入舉場先問蘇張蘇張猶可三楊殺我後有東西二甲東呼西爲笊籬言其無藝也開成會昌中又曰鄭楊段薛灸手可熱又有溥徒厚徒多輕侮人故裴沁待御作笑人賦之後有環伯常羅甲宣曰 聖值都雅識郎命通又有大小二甲又有注已甲又有四字甲言梁輝軒庭又四凶甲又芳林十哲言其數宦官文遊若劉幷任江泊李

巖士蔡鏇秦輔王之徒鏇與巖士各將兩軍書題求華州
解元時謂對軍解頭大和中又有杜顗賓紃蕭嶼極有時
稱為後來領袖杜昇伯拾遺賜緋後應舉及第又拜拾遺
時號着緋進士鄭延昌相公為京兆尹無知貢舉
白居易葬龍門山河南君盧貞刻醉吟先生傳於石立于
墓側相傳洛陽士人及四方游人過矚墓者必奠以巵酒
故塚前方丈之土常成泥
崔魏公鉉與江西李使君侍
隱同在李相臣襄陽幕中鉉
自下追入不二年拜丞相隱時在幕為李相草賀書白賓
筵初啓留陪樽俎之歡將幕未移已在陶鈞之下杜佑權德輿

李玨仕斗崗猶
使主同為相

鄭裔綽為浙東觀察奏侍御史鄭公綽為副使幕客與府
主同姓聡名者甚寡
咸通末鄭渾之為蘇州録事談銖為饒院官鍾輻為院巡
俱廣文時湖州牧李超趙蒙相次俱狀元二郡地土相接
時為語曰湖接兩頭蘇連三尾
蘇員外粹與弟冲俱鄭都尉顗門生後粹為東陽守冲
為信陽守欽相見境上本府許之兩郡之守携賓客同府
王出省俱自外郎兄弟之榮少比
范陽盧自興元元年癸亥德宗幸梁洋二年鮑防侍郎

知舉至乾符二年乙未崔沆侍郎知舉計九十二年而二
年停舉九十年中登進士者一百一十六人諸科在外而
爲字皆聯子所不聯者不十數人然而世謂盧氏不出座
主自唐来唯景雲二年考功員外郎盧逸知舉後無繼者
常都尉保衡嘗恠之感通十三年盧莊爲閤長都尉欲以
知禮部莊七月卒盧相携在中書以爲耻廣明元年乃追
既盧渥中丞入知舉牡經後崇巢犯闕天子幸蜀常昭
蔵矣即於蜀代之放十二人
閑中貞元已前未有進士觀察使李錡始建庠序請獨孤
及爲新學記云漫胡之嬰化爲青衿林藻弟縕與歐
陽詹覩之歎息相與結綬登科第
薛元超謂所親曰吾不才富貴過人平生有三恨始不以
進士擢第不娶五姓女不得修國史
高宗承貞觀之後天下無事士官侍郎儀獨持國政常凌
晨入朝循 水堤步月徐巒詠云脉脉廣川流驅馬歷長
州鶴飛山月曙蟬噪野風秋音韻清景群公望之猶若神
仙焉
玄宗既誅韋氏擢用賢良華中興之政依貞觀故事有志
者莫不想太平中書令姚元崇侍中宋璟御史大夫畢構
河南尹李傑皆一時之選時人稱姚宋畢李焉

開元二十三年加朱王已下官勑宰臣入集賢院分寫告
身以賜之侍中裴耀卿因入書庫觀書畢既而謂人曰聖上
好文書籍之盛自古未有朝宰元儒學徒雲集官家設
教盡在是矣前漢有金馬石渠後漢有蘭臺東觀宋有總
章陳有德
天寶十五載正月安祿山反陷洛陽王師敗績闔門不
守車駕率蜀次馬嵬驛六軍不發賜貴妃死然後駕發行
至駱谷上登高平馬上謂力士曰吾蒼惶出狩不及辭宗
廟此山絶高望見秦川吾今遠辭陵廟下馬東向再拜嗚
咽流涕諸扈從皆泣力士曰吾取張九齡之言不至於
此乃命中使往韶州以太牢祭之既而取長笛吹自製曲
曲成復流涕詔樂工録其譜至成都乃進譜而請名上已
不記頃左右曰何也左右以駱谷望長安索長笛吹出對
之良久上曰吾省矣吾因思九齡可號為謫仙怨有人自
西川傳得者無由知其本末但呼為觀南神曲其音怨切
動人大曆中江南人盛傳隨州刺史劉長卿左遷睦州司
馬祖筵聞之長卿遂撰其詞意頗自得蓋亦不知事之始
詞云晴川落日初低惆悵孤舟解携鳥去平蕪遠近人隨
流水東西白雲千里萬里明月前溪後溪獨恨長沙謫去
江潭春草萬裏君後台州刺史竇弘餘以長卿之詞雖美

而與本曲意興不同復作詞以廣不知者其詞曰胡塵犯
闕衛開金輅提携王顏雲雨比時消散君王何日歸還傷
心朝恨暮恨回首千山萬山獨望天邊初月蛾眉獨自弯
弯

德宗初登勤政樓外無知者望見一人衣緑乘驢戴帽至
之尹名萬年捕賊官李銘使促求訪李尉守立思之曰得
必及出入鈐事所由於春明門外數里内應有諸司舊職
事後藝人悉搜羅之而緑衣者果在其中詰之對曰某天
寶故方樂工也上皇當時數登此樓每來鴈必集樓上號
隨駕老鴈其自罷居城外更不復見群鴈盛集又覺景象
宛如昔時必知天子在上悲憶且欲泣下於是勅盡收此
輩却係教坊李尉亦爲京尹所擢用後至郡守

貞元四年劉太真作郎公守京兆府公暇會賓僚於前軒
獨坐貢闈裏愁心芳草生J公昨夜事應同此時情

大和九年侍士良誅王涯鄭注上或登臨遊幸雖百戲列
於前未嘗少悦往往瞪目獨語左右不敢進問題詩云輦
路生春草上林花發時憑高何限意無復侍臣知更於殿
内脩壯丹楹足憑欄誦舒元輿壯册賦云俯者如愁仰者
如悦開者如語合者如咽久之方省元詞不覺歎息泣下

時有宮人沈阿翹為上舞河滿子詞聲態宛轉曲罷錫以
金臂環乃問其從來阿翹曰妾本呉元濟女元濟敗因入
此宮
王太尉播少貧居瓜洲寄食多為其所薄及登第榮顯掌
鹽鐵三十餘年自劉忠州之後無如播者後鎮淮南乃遊
瓜洲故居賦詩感舊李衛公出在蜀關而致和其詩嵩
播
宣宗嘗憲宗常卑青龍寺命複道開便門至寺昇眺遍感
者久之
杜鄠公丞公上進狀請洛府馬部判云臣每見官銜有駙
馬字悽感難勝
太宗謂梁公曰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
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嘗保此三鏡用防已過今
魏徵殂逝一鏡亡矣
太宗聞虞監亡哭之慟曰石渠東觀之中無復人矣
杜羔有姪其父為河北尉卒母非嫡經亂不知所之羔常
抱終身之感會堂兄兼為潞府判官鞫獄於私第有老婦
辨對見羔出入竊謂人曰此少年狀類吾夫詰之乃羔姊
也自此迎歸又往求先人之墓邑中故老已盡不知所詢
館於佛寺日夜悲泣忽視屋柱煙煤之下見字數行挑而

視之乃其父遺迹言我子孫若求吾墓當於某村某家問之羔號哭而往果有老父年八十餘指其丘壠遂得歸葬

栖逸

宣州當塗隱居山巖即陶真白鍊卅所也鑪迹猶在後佛舍有僧名彥範俗姓劉雖為沙門而通儒學邑人呼為劉九經顏曾公韓晉公劉忠州稷監寧獨孤常州皆與之善名執經受業者數十人年八十猶強精神僧律不虧唯頗嗜飲酒亦不亂學者有携壺至者欣然受之每飲三數盃則講說方鋭所居有小圃嘗采茶為鹿所損衆勸以短垣閑之諸名士悉為運石其感穆兵部贊事之敬謹嘗得羨酒密以小甕壹置其懷中累石之際白師曰有少好酒和尚飲否笑而滿引徐謂穆曰不用般石且來聽書遂與剖析奥旨日至多不倦人有得穆兵部遺彥範書者其辭云某偶忝名宦皆因善誘自居班列終日塵冗侍座下獲聞微言未知何時復遂此事遥瞻水中月嶺上雲但馳攀想而已和尚薄於滋味深於酒德所食僅同嬰兒所飲或如少壯常恐尊体有所不安中夜思之實懷憂恋其誠切如此月日之下稱門人姓名狀和尚前

元和初南嶽道士田良逸將舍弘有道業遠近稱之號曰

蔣田天資高峻虛心待物不爲表飾吕侍郎渭楊侍郎憑觀察湖南皆師事之潭州旱祈雨不應或請邀楊曰田先生豈爲人祈雨者也不得已迎之良逸蓬髮弊衣欣然就舉到郡亦終無言出岸幘跣髮已具而天陰晦弟子請先生祈晴良逸亦無言出岸幘跣髮而坐左右整冠偃扶而昇壇亦遂晴霽嘗有村老持一筆絹來施良逸對衆便着坐客或不介意楊憑嘗迎至潭州良逸方洗足使到乘小舟使行侍者以履襪追及於衡門即於門外坐靴襪着犢車無人在旁楊自京尹謫臨賀尉使使候之遺以銀器良逸受之便憑付門人使還良逸曰報汝阿師不久即歸勿憂也未幾楊果移杭州長吏良逸未嘗干人人至亦不送不記人官位姓名第與吕渭分最深後吕即中温爲衡州刺史因祭嶽候先生告以使君侍即之子及温入良逸下繩床撫其背曰你是吕渭兒子耶温泣伏降階良逸亦不止其真率如此良逸每寺中皆呼良逸爲小師良逸常日負兩束新以奉母或自有故不及往即弟子代送之或傳寺衆晨起見一虎在田嬾門外走以告嬾嬾曰母恠應是小師使致柴耳將君舍弘有操尚時人以爲不及良逸然二人齊名常兄事良逸舍弘善符術後居九真觀會使弟子至縣市齋

物不及期遽詰其故云於山口遇猛虎當道不去以故遲滯含弘曰吾居此庵已多時何敢如此即以一符置所見處明日虎跡符下含弘聞之曰吾本以符却之豈知遂死既以害物安用術爲取符焚之後不復留意及有歐陽平者行業亦高兄事含弘而道業不及也歐陽曾一夕憂三炉自天而下若有呵詰潜告尺曰二先生不久去矣我繼之俄而田良逸死含弘大笑焉桐柏山陳寡言徐虛符馮雲翼三人皆含之弟子也陳徐在東南品地比田蔣而馮在歐陽之列周自幼入道善相法亦爲南嶽之冠

江南多名僧貞元元和以來越州有清江清晝婺州有乾後乾輔時謂之會稽二清東陽三乾

白居易爲傅分司東都以詩酒自娛著醉吟先生傳以自叙盧尚書簡辭有別墅近伊水亭榭清峻方冬與群從子姪同登眺萬洛既而霰雪微下說鎮金陵時江南山水毎見居人以葉舟浮泛乾食旅米鱸魚念之不忘遂巡忽有二人衣裘笠循岸而來牽引蓬舡江頭覆青幕中有白衣人與衲僧糲坐船後有小竈安銅瓶而炊卅角僕夫[redacted]爇

訢流過於檻前聞舟中吟笑方甚盧歎其高逸不知何人從而問之乃岩居易與僧佛光自建春門往香山精

舍

李瞻漢之子有文學氣兒淳古非其人雖富貴不交也累遷司封郎中歸茅山徵拜給事中不就后兩京亂竟不罹禍

李尚書褒晚年脩道居陽羨川石山後長子名為吳興次子昭為常州當時榮之

唐吳郡陸龜蒙字魯望舊族也其父賁廣進士甲科歷東從事侍御史家于蘇臺龜蒙幼精六籍弱冠攻文與顏萇戊日休羅隱吳融為忘形友性高潔家貧思養親之祿與張傳為吳興實録四十卷松陵集十卷笠澤叢書三卷丞相

李公蔚廬公簡景重羅紹威皆相善歲仰高文黃閣令無主清山竟不焚盖有徵聘之意唐末以左拾遺授之詔下之日實終代三年贈右補闕兵侍郎融立傳貽史官右補闕常袞撰碑文給事中顏兖書皮日休博士詩名著於吳中陸未許之一日方下詩篇作詩五千首裴喬方干新製詩筆近貫休之所作也詩在襟靈中爾安奇怪乃下官教方干能以詩道為已任還劉夢得詩來有詩云百首如一首卷初如卷終識則不能劉禹錫能乃陸之比也

天寶之亂元結自安墳率隣里南投襄漢保全者千餘家
乃舉兵宛葉之間有城守十餘年寇不能攻天寶中禰中行子
崔趙公皆問徑山曰弟子出家得否徑山曰出家是大丈
夫事非將相所爲爲
大曆中初關東飢疫人多死槩陽人郭損率有力者每鄉
爲一大墓以棄弃尸謂之鄉墓翁然有仁義之聲損廬藏
用之甥不仕鄉里號爲雪竇居先生
竟陵僧於水濱得嬰兒者育爲子弟稱長自筮得蹇之
漸繇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乃姓陸氏字鴻漸名羽
有文學多意思性嗜茶鑿縣爲窑偶人
號陸鴻漸竟一部得一鴻漸市人沽茗不利輒灌注之羽
於江湖稱竟陵子於南越稱桑苧翁貞元末卒
韓愈好奇嘗與客登華山絕頂度不可下返發狂哭爲
遺書華陰令百計取之乃下
陽城告夏縣科諫議大夫鄭鋼居關鄉拜右拾遺李周南
居曲江拜校書門時人以爲轉遠轉高轉近轉畢也

嬰嫉

高祖乃煬帝文人煬帝以圖讖多言姓李將王毋排斥之

而後因大會煬帝曰上呼爲阿婆而上不懌歸家色猶摧沮后怪而問久之方說帝曰某爲阿婆而后喜曰此可相賀公是襲唐公唐之爲言堂也阿婆而是堂主大悅上都崇勝寺有徐賢妃粧殿太宗嘗召妃妃不至怒之因進詩曰朝來臨鏡臺粧罷且徘徊千金始一笑一召詎能來

狄仁傑爲相有盧氏堂姨居午橋南別墅未嘗入城仁傑伏臘每脩禮甚謹嘗雪後休假候盧氏安否適見表弟挾弧矢携雉兔來歸羞味進於堂上頃揖仁傑意甚輕傲仁傑因啓曰某今爲相表弟有何欲願悉力從其意姨曰吾止有一子不欲令事女主仁傑慙而去

玄宗柳婕妤有才學上甚重之婕妤妹適趙氏性巧慧因使工鏤板爲雜花象之而爲次結因婕妤生日献王皇后一正上見而賞之因勅宮中依樣刻之當時甚秘後漸出遍於天下乃爲至賤所服婕妤生延王肅宗母見延王則語左右曰我與王兄第中更相親外家皆閥中貴族蓋柳氏亦盛人物甚高方與公康城公皆北人有傳矣睦州俊邁風格特異自隋之後家富於財嘗因調集至京師有名娼曰嬌陳者姿質俱美爲士之子所奔赴睦州一見因求納焉嬌陳曰第中設錦帳三十重則奉事終身矣本

易其少年乃戲之也豈曰遂如言載錦而張之以行嬌陳
大驚且嘗且奇特竟如約入柳氏之家執僕媵之禮節操
爲中表所推玄宗在人間聞嬌陳之名及名入宮見上因
泣稱痼疾且老上知其不欵背柳氏乃許其歸因語之
玄宗在禁中嘗稱阿瞞亦稱鴈壽安公主是曹野那姬所
生也以其九月而誕遂不出降常令衣道衣主香火小字
玉娘玄宗呼爲師娘時代宗起居上曰汝在東宮甚有
令譽也因指壽安曰玉娘是鴈女後可與一名號及代
宗在靈州遂命蘇潑尚之封壽安公主也
刑部郎中元沛在安邑坊之西之妹賢而有文學著女儀
一篇亦曰直言鄭既寡居奉道受籙於吳筠先生清苦壽
考長子曰卓有名官歷省郎刺史國子司業次子察進士
及第累佐使府後隱居廬山察之長子憐好道不仕次子
弄殷官戲綠衣秉簡謂之參軍椿天寶末參軍將布思伏
法其妻配掖庭爲善優因使隸樂工是日遂召參軍椿上
及侍宴者奏樂公主獨悅頻眄不視上問其故公主遂

諫曰婦中侍女不少何必須得此人使阿布思真逆人也
其妻亦面刑人不合近至尊之座果宪横又豈忍使其妻
與群優雜處為笑謔之具哉妾雖至愚深以為不可士亦
憫惻遂罷戲而兒何布思之妻由是贊重公主即柳氏
母

郭子儀鎮汾陽時殿中柳并為掌書記時柳君有母汾陽
王每因大讌嘗誡左右曰柳侍御太夫人就棚可先来告
及趙夫人與至王降堦與侍君曰子儀幼孤不識奉養今日幸忝恩寵踰望雖為富盛
實無侍御之業因嗚咽久之又曰若太夫人許見顧子儀
之家當使南陽夫人以下執爨子儀自捧饌具趙夫人以
清潔自居終不往

劉玄佐貴為將相其母月纫縗一疋示不忘本每親玄佐
視事見賜公走階下退必語玄佐貴為將相吾向見長官
曰事卑敬不覺恐悚思汝父為吏本縣時常畏長官汗慄
今爾當廳據按侍之亦何安也因喻以朝廷恩寄之重須
務捐軀故玄佐終不失臣節

陸相贄知舉放崔相群相群李夫人謂群曰子弟成長盍置莊園乎公曰今年已置三
十所矣夫人曰陸氏門生知禮部陸氏子無一得事者是

陸氏一莊荒矣群無以對
穆宗大漸內臣議請郭太后臨朝太后曰向者武后妖嬖
幻惑高宗遺親庶政及中宗踐阼豪掩聖德遷行遷逮幾
於革命賴宗社威祐神器再復每聞其說未嘗不疾首痛
心柰何今日吾兒厥世卿等驟興此議我家九人與武氏
同派先祖汾陽王有社稷大勳我外氏一門閥赫奕我禮
嬪帝室非復嬪嬙之比豈可污穢營繼悖逆者耶今皇太
子聰孱卿等各宜慎擇耆德親侍左右遠屏邪佞勿令近
密宰相任重德名賢內官須勿干時政吾所願也遂取制裂
之時太后兄劉任太常卿聞其議密進疏於太后曰果徇
此請當率子弟納官爵歸田園太后覽疏泣曰我祖盡忠
於國餘慶鍾於我兄
劉異赴汾寧安平公主辭以異侍女從宣宗曰此何人也
曰劉即音聲人上吉安平不妬碩左右曰與作主人不令
與宮娃同處
李尚書景讓少孤母夫人性嚴明居東都諸子尚幼家貧
無資霖雨久宅墻夜隤僮僕修築忽見一甕實之以錢
俾僕等來告夫人戒之曰吾聞不勤而獲猶謂之災士君
子　所慎者非常之得也若天實以先君餘慶憫及未亡
人當令諸孤學問成立他日為俸錢入吾門此未敢取乃

今閉如故其子景溫景莊皆進士擢第並有重名位至方鎮景讓最剛正奏彈無所避初夫人嫡居猶未中年貞幹嚴肅姻族敬憚訓曏蜀諸子必以禮雖貴達稍怠於審思對以循杖之景讓除浙西問曰何日進發景讓忘於審思對以近日夫人曰若此日吾或有故果行如何讓惶惧夫人曰汝今貴達不須老母可矣命僮僕斥去衣擿于堂下景讓時已班白矣搢紳以為美談在浙西左押衙因應對有失杖死既而軍中洶洶將為亂大夫人乃候其入衙中坐廳中叱景讓立廳下曰天子以方鎮命汝安得輕用刑如衆心不靖汝為上負天子而令垂白之母羞辱而死使吾何面目見汝先人於地下公皆感泣命杖其背賓客大將拜泣乞之良久乃舍之

被黜即於其兄中書侍郎朝廷知是景讓弟非自私科

太宗嘗罷朝怒曰會須殺田舍漢文德皇后謂帝曰誰觸忤陛下帝曰曩過魏徵每進輒不從屢不自得后退而具朝服立於庭帝驚曰皇后何為后曰妾聞主聖臣忠今陛下聖明致魏徵得直言妾備數後宮安敢不賀

高宗乳母盧氏本滑州總管杜才幹妻以謀逆誅故虜沒

入官帝既即位封燕國夫人品第一盧既籍恩寵屢訴
杜氏臨亡復請與丈夫合葬帝以獲罪先朝亦不許
之
隴西李知璋妻崇陽鄭氏鄭不見重知璋為江夏尉因醉
杖殺人母其子入復讎知璋平與鄭以牀拒門讐者推窓而
入鄭急以身蔽知璋讐手承及右臂既落復伸左臂讐復
斷之猶以身代夫犯方懍然讐者以刀鑿其腹胎出於外
而隕乃害知璋及其二子州司以聞坐死救十人
太宗造玉華宮於宜春縣徐充容諫曰妾聞為政之本貴
在無為切見土木之功不可無遂北闕初建南宮墾微會
未逾時玉華創制雖復因山籍水非架築之勞損之又損
頗有無功之費終以茅茨示約猶興采石之疲假使和顧
取人豈無煩擾之弊是以卑宮菲食聖主之所安金屋瑤
臺驕主之作麗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
身願陛下使之以時則力不竭而用而息之則人晉悅矣
充容名惠孝德之女堅之姑也文彩綺麗有若天生太宗
崩哀慕而卒時人傷異之
蜀之士子莫不沽酒慕相如滌器之風陳會郎中家當
壚為業為不掃官街吏歐之其母甚賢勉以脩進不逮不
要歸鄉以成名為期母歲舉粮紙筆衣服僕馬皆自成都

齋至中都助業後業成入韻惟塘娘賦大行元和元年及第李相固言覽報狀處分廂界收下酒旆闔其戶家人猶之遂巡習登第實聖善將奬諭之力也後為日中令婿西川副使連典彭漢兩郡而終

尚書左丞相李廣有清德其妹蜀妾妻也妾方秉權嘗造廣延至寢室見其門簾甚弊乃佟潛度廣狹以麁竹織成加緣飾將以贈廣三携至門不敢發言而去

江左之亂王陰刷鄒待徵妻薄氏為盜所掠密以待徵官告託於村媼而後死一李華為哀節婦賦以行於世

苗氏其父大師也男張河東也夫延賞也子弘靖也婿

常太尉也衣冠婦人之書無如苗氏者

此書篇目皆準毛說當為四卷不知何時合為三卷

申亦闕捷悟篇逸四篇附於卷末

已非完書滿康熙壬申秋日何焯書

唐語林卷第三終

唐語林雖非善本然是牧翁架上故書
經其點閱者又從泰興季氏散出而余
得之沈氏書肆（沈字扶搖八家樓）者也康熙丙申端陽節
假余以先君子忌辰不出因理書冊漫記
以留示壽餘義門潛夫